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日 俄 戰 爭 簡 史

陸軍大學印



169
K313.43
7



3 1799 8372 5

三十三年
定 日俄戰爭簡史

緒言

古人有言，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况兵凶戰危，戰場上之戰術，決非平時僅就講堂上或疆地上之研究，即可完成，良以戰術非同科學，但依數量，得以計出。其數量以外，心理作用所及之影響甚大。而欲解決此形而上之問題，則須借前人之戰蹟，以資借鏡。故戰術與戰史，有重大關係，不知戰史，即不足以言戰術。

故吾人欲增進戰術能力，則平時須與戰史相互研究，使戰術之種種方式，得戰史之證例，不至成爲紙上空談。同樣戰史之教訓使形成戰術原則，亦不至如沙渥伊夫大將之憂，空歷二十餘戰，而於實際戰術，毫無所得。

古來名將皆致力於戰史之研究，以增大其識見。如普之聶得力大王，法之拿破崙，德之毛奇，美之甲克遜，中國之關岳等是也。其他見諸史籍者，尙不一而足。彼身經百戰之名將，猶津津以戰史研究爲重，吾人又豈可不奮勵者歟。

復言「將帥之價值，胆大而頭腦明敏者，上也。頭腦不明敏，而有斷行力者，次也。頭腦明

敏，而斷行力弱者，又其次也」。吾人研究戰史，對於此等要素，允宜隨時注意，以資一己之修養。蓋不問古今，不論中外，赫赫赫赫之榮冠於頭上者，非由其物質之優越耳。

研究戰史最要之方法，通常由戰史以觀察戰跡，其對於戰鬥勝敗，有重大關係者，爲統帥之人格——能力——軍隊之精粗——編制——裝備——戰法——地形——時機等，固可勿論。其由不預期之種種素因，尤於近代國民性之變化，外界勢力所生之感想，均應切實研究，以求得正確之教訓。其次即在戰身處於局中，將實際之感想，映於自己之腦海，雙肩担起重責，以對當前之問題。或以超然立於局外，以冷靜之頭腦，推究其原因。以清激之眼光，窺探其秘奧。務宜力避皮相觀察，而僅以成敗爲依歸也。

例如一八五九年，澳軍因敗於法軍之突擊戰術，遂崇拜鎗刺。及六十年戰役，鎗刺無靈，澳軍又爲普軍射擊之戰術所敗，法軍鑑於此役，又以火器之威力，優於鎗刺。至七十年戰役，兼專探防勢以連戰皆北。於是攻擊精神，又風靡一時。及南阿戰爭，射擊戰術，忽然勃興，白兵幾失其光輝。日俄戰起，白兵之價值，又震動世界。迄乎戰近，對火器熾烈之兵器，若徒具無謀之攻擊精神，亦徒招無益之犧牲而已。第一次歐戰初期，法軍非備嘗此苦乎。最近意阿戰爭，阿皇亦蹈此覆轍，致遭敗亡。又日俄之戰，日軍之包圍攻擊，屢告成功，俄軍行之，轉又失敗。故研究

戰史，若僅以成敗爲依歸者，是刻舟而求劍，終無所得也。昔趙括徒讀父書，不求原理，而卒爲秦敗，吾人能勿鑑諸。

又研究戰史，僅資爲典範之解釋者，亦未爲可。蓋典範所示，雖爲吾人之準繩，然昔日金科，未必能爲今日玉律。吾人應遠徵過去，近察將來，隨時勢之推移，而求適合此等之活用。方活研究戰史之目的也。

關於日俄戰史研究之注意

一、西諺云，「勝利者不容批判」，蓋以一勝即可飾百過。然此乃以成敗論人，不足取以爲法。日俄之戰，日軍雖獲勝利，其運動是否全般適當，抑尚有僥倖成功者。吾人於研究上，均當一一推求，而加以確實之判別。俄軍失敗，其爲統帥之謀略不善耶，戰術思想之不統一耶，軍隊之素質不良耶，抑別有原因之所致耶。吾人亦當一一推究。以明其癥結所在，而引爲鑒車也。

二、日俄兩軍之素質，其優者，吾人應如何取法，其劣者，吾人應如何避免，在在均宜注意討究。

三、戰鬥不能悉按計畫實施，譬如挽曳力，則有挽曳抗力之抵拒。在戰鬥之抵拒，依敵而生，及由我軍內部而生，是以戰史研究，每有感及。吾人若於作戰間，對此情況，爲何如手。此亦

爲研究日俄戰史，同時應注意之一點也。

四、時代遞遷，物質競進，戰略與戰術上之趨勢，亦隨以變易。日俄之戰在中日戰爭之後十年，而在歐洲大戰之前四年，其間之繼往開來，足以啟迪於吾人者不尠。尤宜加意研究，懲前毖後，收集其經驗之種子，而爲將來開燦爛之花也。

五、日俄戰役，敵方將領皆非天才人物，惟其是中人，其功與過，才足以啓發吾人。蓋不世之才，代不時出，且其行動，可使人贊美，而不易仿效者也。

三十三年
審定

日俄戰爭簡史

第一章 戰爭之原因（參看附表第一）

一 戰爭之主因

俄國橫跨歐亞兩洲，以侵略爲國是。當彼得大帝時，即築首都於聖彼得堡。（即今列寧格勒）冀於芬蘭灣上，得一俯瞰歐洲之門戶，乃以長期冰結，遂不得不轉求於南方，故遺言又欲以君士坦丁堡爲都，（即今伊斯坦堡），擬由黑海以出地中海。嗣於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見扼於英法，志不得逞。乃略中亞細亞，欲向波斯—阿富汗等邊境出海。然此又直接危險印度之安全，復爲英人所拒。西進政策，於以失望。遂轉東而進，志在吞併我國東三省及朝鮮，以掌握太平洋之霸權。同時日本明治維新，國勢亦蒸蒸日上，亟於擷取朝鮮及我國東三省，以其島國之根本，移置於大陸之上。雙方政策，正相抵觸。至一八九一年，俄皇亞歷山大，得汪國財政上之援助，開始建築亞伯利亞鐵路。日本大感不安，深恐朝鮮及東三省爲俄侵略，因急向大陸伸張勢力。於一八九四年，（中國光緒二十年），乘朝鮮內亂，出兵佔據鮮京。卒啓中日之戰。及中國戰敗，放棄對朝鮮之宗主權，割讓台灣，及遼東半島，以予日本。俄國又爲之大受



衝動。蓋在俄國方面，去一柔弱之朝鮮，與酷愛和平之中國，而來一積極之隣如日本，自屬不利。乃提出抗議，並拉攏德法，以爲聲援，迫使日本退還遼東。同時爲支持此項抗議，乃增加艦隊之實力，並將阿穆爾軍區之部隊，宣佈動員。日本經數度之躊躇，乃忍痛將遼東歸還中國。三國又促日本退兵，日本仍向中國要求賠償。俄國又僅與中國一萬五千萬盧布，以爲對日之賠款，日俄之際，由是深矣。

俄聯德法，代中國索還遼東，固在阻止日本勢力向大陸進展。尤在市恩中國，以達其開拓領土之野心。故於一八九六年，以共同防日爲言，與中國締結密約，獲得東清鐵路建築權。繼又以遼東艦隊，及良好軍港，於一八九八年，乘德佔膠州，英租威海，又向中國租借旅大。是昔日強使日本退還中國，今又取而代之，並築設南滿鐵路，以直達旅順。新興之日本，豈能默爾而息乎。戰機之伏，至是益深。

是時中國在朝鮮之勢力，已蕩焉無存，日本可視朝鮮爲囊中物矣。乃螳螂捕蟬，黃雀又隨其後。即日本在鮮之勢力，又爲俄人奪去。夫日本之安全，固與朝鮮有關，而朝鮮之安全，尤與東督有關。俄欲據有東省，必伸足於朝鮮，而日本將爲所制焉。因之亦必起而抵禦，故日俄之戰，至是更不能免矣。

二、戰爭之近因

日俄之戰，既有一觸即發之勢，而實是時復有爲之作導線者，即中國庚子之亂是也。中國自受日俄侵略，引起列強角逐。加以各地教徒，武斷鄉曲，又引起人民排外之心。至一九〇〇年，（中國光緒二十六年）遂發生義和團之變。東省密邇平津，因此延及。俄國藉此大舉出兵，挾奉大將軍增祺，以轄合三省。於是東三省，遂全落於俄人掌握之中。

當是時也，英人方有事於南非，獨力不能制俄。乃與德國訂立協約，申明開放門戶，保全領土之旨，通知俄日英法意奧六國。五國皆獲屢承認，惟俄國主張該協約之效力，僅及於英德勢力範圍，而東三省不在其內。其獨據之心，昭然若揭。德國在東方關係較遠，遂承認俄之主張。英國則宣言否認。日本亦贊成英議。俄卒不悛，和議既開，猶堅持東三省事，由中俄兩國另議。又藉口兩宮尙未回鑾，無從交涉。遷延時日，而實欲促中國訂立密約。嗣英美德奧意日諸國，皆向中國警告，中國爲各國所憾，而俄人亦爲所牽掣，密約終未能成。

俄國欲併吞東省之野心，既爲各國所非難，乃復與中國締結分三期撤兵之條約。及第一期撤兵後，至第二期即不依約履行，另提七項要求，大體將東省歸其保護。英德日又向中國提出警告，俄復騰其要求撤回，而另提出將東省專業歸兩國共同經營之要求，仍圖獨據滿洲。事爲駐京日

本公使偵知即通知駐京英華公使，復向中國提出警告。俄又未得逞，第二期撤兵之約更不履行。

一九〇二年，俄國在朝鮮又獲得鴨綠江沿岸森林之採伐權。於是由俄皇極密奏發索倍白拉索夫。在鴨綠，圖們兩江，組織大規模之採木公司，以爲對朝鮮經濟及政治侵略之先鋒。圖又向朝鮮要求租借龍巖浦，鮮廷因受英日警告，不敢遽允。俄人乃強築砲台於其上，改其名曰尼古拉。駐屯軍隊。並於紫東龍巖浦間，架設電線。復以現役軍人任龍巖浦警察署長及公司經理等職。日本自退還遼東以後，十年整備，至是羽毛已豐。已可與俄一戰。且臥榻之旁，寧能容他人鼾睡，戰爭遂終於不免。

第二章 日俄兩國戰前之情勢

一、日本戰前之情勢

嘗俄人佔據東省，日本大感威脅，於是主張滿韓交換論者。反其說者。則以爲日本人口增加，勢不能不圖殖民於外。而世界沃土，已悉爲白人所佔，其能容日人殖民者，滿州東三省朝鮮以外，惟有南美。但南美若移民過多，必與土人衝突，而爲美國門羅主義所干涉，故能容日人移民者，僅有東三省與朝鮮。然朝鮮亦不過能容數百萬人而已。移民者，百年之大計，規模豈容如此狹隘。故爲日本生存計，東三省決不容放棄也。況俄人若據東三省，必不能忘情於朝鮮。即謂

俄能忘情，亦必日棄朝鮮而後可。否則日據朝鮮，自俄人視之，如日磔利刃於其所據東三省之側，而又橫亘於旅順及海參威之間，以阻其海上聯絡，未有能自安者也。況辭廷夙與俄暱，又安係其不助俄以排日乎。此反對滿韓交換論者之說也。夫若其實行滿韓交換，誠與日本之侵略政策背馳。然以日本是時與俄國開戰，究屬險事。故其國民雖竭力主戰，以滿韓交換爲非計，並組織對俄同志會，努力喚起國內輿論，要求政府，催促俄國撤兵。其憲政本黨，亦開大會，誓警告政府，使對俄外交，勿稍退讓。而政府尤遲遲其行，蓋未能全忘情於滿韓交換之論也。及後各政黨又激於政府對俄交涉之遷延，一致議決採取斷然之處置，是時有在朝鮮之日僑與俄艦上兵士惹起衝突，雙方均死傷十餘人，於是日本民情益爲憤慨。及至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議院開會，提出彈劾外交性弱案，政府因以解散議會。民情益加憤激，主戰之論，已如火燎原，不可遏止。

二、俄國戰前之情勢

俄國士大夫，對於遠東之主張，亦分兩派。一主急進。一主和緩。急進派，以俄皇之樞密參贊倍索白拉索夫爲領袖，海軍大將阿萊克協葉夫和之。和緩派，以陸軍大臣苦魯巴金上將爲領袖，外務大臣拉姆資妥夫及財政大臣維特和之。倍索白拉索夫爲謀採木公司利益之擴張，力主積極

侵略滿州與朝鮮。苦魯巴金則以戰略上之關係，認爲西伯利亞鐵路尚未完成，俄在遠東一時尙不能與日作戰，不僅不應干涉韓國內政，即商業亦應暫行放棄，以免引起戰禍，雙方爭持甚烈。但倍索白拉索夫爲俄皇所信任，且大公中亦多爲其奧援者。苦魯巴金雖持異議，亦無如之何。而阿萊克協葉夫因附和倍索白拉索夫不旋踵而膺遠東總督之職，且與採木公司發生經濟上之關係。

倍索白拉索夫更事擴張其營業，維特助之，移撥軍事費用以經營大連，使成商業之中心。致旅順防禦工程，轉因軍費縮減，遲遲不能竣工。

倍索白拉索夫更請調精兵一連，駐屯鴨綠江口，以保護其採木之權利。且謂一旦與日作戰，此項軍隊，即可利用鴨綠江天險。以阻止日軍。苦魯巴金則謂以此少數軍隊，遠駐韓邊，與主力不能相呼應，易爲日軍消滅，徒損國威，無補事實，堅執不可。然以遠東總督阿萊克協葉夫偏袒採木公司，以爲即使衆寡不敵，亦可退守分水嶺諸山，以與後方部隊聯絡。倘日本進攻旅順，則分水嶺之兵，可由側面斷其歸路，終派往焉。

阿萊克協葉夫，更過信俄國遠東艦隊，足以制壓日本海軍。以爲東自仁川，西至威海，皆爲俄艦勢力所及之地。日本陸軍，僅能在仁川以東之朝鮮海岸登陸。由此進至鴨綠江，道路遙遠，且又崎嶇狹隘，人行尙且不易，何況車馬，及其他軍需品之搬運乎。俄軍依庚子所得之經驗，不難

被短期間集中十萬兵力于滿洲，故足以與日對抗。

駐在遼東之將領，既一味虛驕，國內急進派之聲勢，因亦愈壯。遂造成劍拔弩張，岌岌不可終日之局面。苦魯巴金上將爲慎重起見，於一九〇三年六月親遊日本，以觀虛實。於歸途中，製成一表，以明示其注意方之所趨，及國家武力應指之方向，如附表第一。

苦魯巴金上將抵旅順，於七月六日，召集駐中鮮各公使，及遼東總督，道勝銀行總理，駐東省各軍之參謀長，開會討論對日政策。各方意見，初不一致。阿萊克協葉夫總督，主張以強硬之態度對日。苦魯巴金上將，獨不謂然。歸後，即上奏俄皇，力主於梁南滿及旅順，其奏文大要如左；

「帝國在遠東之經濟利益，並不甚巨。因帝國之工業生產，在國內市場，尙未充溢。故在目前，既無過剩之虞，即無與人爭奪市場之需要。」

「東省少數企業，如木材煤炭等，其成立與否，於帝國全部經濟，無甚影響。不當因此，而冒戰爭之危險。」

「帝國在東省建設之鐵路，於國際貿易性之希望，仍爲期尙遠。因目前在該路所能獲得國際貿易重要性之大批貨物，仍經海道運輸。該路所運者，不過旅客，茶，絲，郵件，及少量貨物而

出。」

「若以旅順爲鐵路線之起點，及據點，則必以該路有國際費昂昂性爲條件。若爲維護僅有地方性之南段路線，出此巨資以修築旅順，備軍艦，駐守軍三萬，爲帝國之經濟利益計，竊以爲尙不需此。」

「因此帝國爲何而必與日本或中國發生戰爭乎。爲維持其專制上，政治上，及經濟上，並不需要之關東州而戰，而犧牲，其得失足以相抵乎。」

「帝國於十七，十八，十九諸世紀之戰，皆敵寇內犯，先民捍衛國土而戰。爲皇帝，爲信仰，爲祖國而死。」

「但在本世紀，若有遼東問題，而發生戰爭，軍民雖仍矢忠以奉行皇帝之旨意，勇敢捐軀，以謀最後之勝利。但欲其明悉戰爭目的之重要性，則不可能。而前代臣民爲自衛而戰，其忠勇奮發之氣，欲求之於今日，亦不可能。」

「人民不明其目的，且受極大之犧牲，則政府敵黨，易乘機以起紛亂。」

「依上所陳各原因，遂發生如下之問題。即應否避免遼東之戰爭。應否將旅大及東清路之南段，交還中國，同時換得北滿之特權，並獲得二萬五千萬盧布之贖金費。」

「如此，帝國可與日本，免去因朝鮮問題而起戰爭。與中國，可免去因奉天問題而生不睦。結果，不僅致帝國之和平，且將造福於世界。」

以上乃抽檢俄陸軍大臣苦魯巴金上將東巡後上奏俄皇之長篇奏章。可見其對日仍生和緩。乃此奏甫上，倍索白拉索夫即追踪而來，極力向各方遊說，推翻苦魯巴金之主張，當時俄國要人，多與遠東實業發生關係，一旦放棄，與本身利益，不無損失。故均力助倍索白拉索夫，使政府重加考慮，結果，不僅不撤回住在滿韓之軍隊，且在滿韓更擴張其經濟勢力，以與日本爭雄。

第三章 日俄戰爭之準備

一、日本戰爭之準備

自中日戰後，日本極力擴張軍備，復精究各國軍事，派遣軍官留學德、法、英、美，海陸軍各學校，亦間有派赴俄國者，對於滿洲地方，尤在縝密之調查，並佈置間諜。又專與滿洲人民，連絡好感。

日本軍官，勤而好學，對各種軍事學識，均有造詣。凡歐洲各種軍事。及其他文化，其有可取者無不輸入國中，再由參謀本部，及海軍部，參照本國軍事情形，以採擇施行。

日本陸軍之訓練，係採用德國操典，充滿攻擊精神。但頗謹慎周到，按步不苟，且全國之軍

專教育統一。故當時其軍隊皆成節制之師。至其海軍，則步武英國，其根據地，皆有大船塢，可以容納大戰艦。此外尚有魚雷艇根據地，及建有防禦工事之海港數處，均可供海軍使用。

日本之種族單純，其國民皆富於忠君愛國之心。加以國民教育，注重軍訓，又承武士道之遺風，國小面迫，人人皆有危亡之懼。故莫不明瞭國家有備戰之必要，上下一心，爲其武力之後盾。至其外交上之準備，因恐法爲俄助，獨力不足禦俄，遂極意見好於英。適英人鑒于德之不足恃，深感對遠東，有另謀與國之必要，乃於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成立英日同盟。約中申明「承認中韓兩國之獨立，英對中國，日對中韓之利益，如因他國侵略，而受損害時，各得執行必要手段。因此與一國開戰，同盟國須嚴守中立，若所戰之國，有一國或數國加入，同盟國即當出兵援助，」云云。

協約既成，日本舉國歡欣，蓋英在遠東，利害關係雖切，究不似日人有生死存亡之感也。

二、俄國戰爭之準備

俄人建築西伯利亞鐵路，至一九〇三年，始達貝加爾湖。其環湖鐵路，尙未建築。運輸力。每日往來，僅可得兩列車，每列亦不及二十輛。是時東清鐵路，亦建築未完。

俄國對於遠東最初兵力，僅有步兵十營，騎兵十連，哥薩克步兵兩營，砲兵五連，工兵一連。

，及海參威砲兵若干。一八九五年，中日戰後，俄國爲情勢所迫，始向遼東逐次增加兵力。至一九〇二年，共擴爲步兵三十一營，騎兵十五連，砲兵三十二門，工兵一營，及要塞砲兵三營。此外尙編有鐵路隊五營，護路隊二萬五千人。

一九〇三年，遼東局勢益爲緊張，俄國遂積極增兵。計向遼東方面輸送步兵三十八營，復在其本國境內，新編砲兵三十一營，以之擴充西伯利亞各師二營制之團爲三營制，每營計增至十二營，計此時俄國在遼東兵力，已增至一百〇八營。

俄國以爲對日作戰，屬於次要。故僅以此責，委諸後貝加爾，阿穆爾，烏蘇里，及西伯利亞之各哥薩克部隊。以上皆非精銳之軍，且多缺額。

俄國武力之指向。本在其西境國防，與國內之安穩。對於遼東方面之防禦，建設頗少。且狃於往昔之勝利，輕視日本。以爲日人僅精於織巧之技，而忽略其國力之澎漲。與其武力之增厚也。

俄國軍政，極爲腐敗。軍餉既薄，上官又從而剋扣之，當時駐在滿洲之兵，多有聽其自營生業。名在伍而實不在伍者，致缺額甚多。且俄國種族錯雜，國民之教育程度亦低，均不知國家與切己之關係。又以種族之惡感，政治思想之不同，有不願爲國家效力者。

俄國高級指揮人員，均不能應付現在戰爭，及現代軍事學之要求。其原因由先前軍隊之習慣，高級指揮人員，均認為無求學之必要。將官可教人，而自已不必再學。故為將官者，每不思補充其知識。結果小部隊之戰鬥動作頗佳，而大部隊之戰鬥指揮則常劣。

純粹之軍事科學，在軍隊中不受重視。故其發展，均在軍隊之外。與軍隊幾乎無關。而軍事當局，亦從不知設法，令高級將領，擴展其目光，增大其智識。

平時高級將領，每勞形於職務。例如準備上官之校閱，及所屬部隊之軍需庶務等。故有許多將領，或迎合上意，以應對為功。或循規蹈矩，以無過為上。至戰時則皆手足無措，安得隨機應變，以指揮若定乎。觀一九〇六年，普魯巴金上將退休時之告別書，可以知其梗概矣。其告別書大要如左：

「吾人之敗，除兵力之不足外，且有其他重要原因，吾人坦白以道之。吾人之過亦已多矣，身為高級指揮官，於戰時既未克改善我軍隊之精神，及物質之缺點，又未能充分發揮我軍之優點。

「物質上之缺點甚多，為世人所盡知者，如連中人數之寡，起初山砲之缺乏，空中炸裂砲彈之不足，機關槍及其他器材與運輸手段之不良等。」

「精神方面之缺欠，吾所欲爲諸君告者，即軍隊訓練之雜異，戰術訓練之低劣，戰鬥動作之零星，戰鬥前敵情判斷之不明，特別於攻擊戰中缺乏機先，部隊長官，缺乏獨立性。官兵作戰之勇氣不揚，圖功之慾不烈。下目兵士。上目長官，皆之不顧一切必達目的之決心。結果毋過小挫折，即半途而廢，未能再接再厲，以竟全功。」

官注有時未能以身作則，督促前進，反先自退却，此種先期之退却，有時竟影響及軍，非但無相互之鼓勵，而反速其退却。

「然言之，於大小官長之中，頗乏勇敢堅決之士，排除萬難屢戰而豪氣不減者。」

「諸君因往日之經驗，必深知近代戰鬥之苦境，一戰每延續數日，精神及體力，當若何緊張。諸君又必深知各種技術之重要。凡此種種，皆足使諸君於精神物質兩方面，皆宜猛進而不可少懈。」

「對於各位團長，吾尤有欲言者，即諸位皆深知團長在戰鬥中之重要。有時戰鬥全局之命運，竟決於某團之行動。有時同一團也，但給以智勇之長官，則其戰鬥之成績，每有驚人之變易。因此不僅對團長之職務，當慎選其人。即對團長者，亦當夙夜不懈，在精神及體力兩方，導其部下，至於至善之境。」

「至今各團長，仍有致意於案牘，及庶務之工作，忽視戰鬥之訓練，未能與部下官兵，熟識而善教之，此爲吾人所可引以爲遺憾者。雖然，此亦不能過咎團長也，有許多上官，實對於團長之職務，輕重倒置。」

結果團長每勞形於軍需方面，如部隊衣食之搜求，及各種基金之積蓄等。對於部下官長之銜格，每不能清楚，對於士兵，則更不待言。今後各項雜務，如服裝給養彈藥輜重等，皆須交由軍佐處理，軍官方可專心盡力於戰術之訓練，非如昔日爲辦公之官僚，或倉庫之看守。而軍隊之教練，特別士氣之涵養，亦必另有可觀。

特別敬請諸君注意者，即精密研究部下之個性。吾人缺乏特立獨行之士，故當搜求之，鼓勵之，汲擢之。昔日每有正直之士，因鋒棱過峻，致爲長官所不喜，遂久而無聞。可憐骨之輩。毫無主張，善迎上意者，反致顯達。成績考察之不明，黜陟賞罰之不公，此皆生致命之結果。凡我同儕，當銘座右。」

除上摘錄普魯巴金上將所云之外，俄軍且不善聯合各兵種之動作。雖有許多官長，爲本種之專家。但與他兵種聯合，即不能指揮。結果，小部隊之單獨行動，頗佳。而大部隊之聯合運動則劣。蓋高級長官，無指揮大部隊之準備也。

俄國之提典，爲一九〇〇年頒佈最新之提典。但軍隊迄未吸收其精義。蓋各管區司令官，對於所部，大都各自爲政，因此軍隊無統一之教育。

俄國海軍將領，驕矜之習，亦與陸軍同，試讀海軍少校謝米諾夫所著「功罪錄」一書，述及遠東總督阿萊克協葉夫之態度，即可推知當時驕兵悍將之情形。其書曰；

「苟艦長真心愛護其戰艦，則艦中雖有極細之缺點，亦不可稍予忽視。彼應即時報告長官，亟圖補救，以免陣陣發生障礙。蓋最小之缺點，每足引起最大之不幸也。然而碇泊旅順之艦長，若照此原則履行其職務，則將被認爲「不適宜之屬吏」，其行爲於長官有所不便。蓋遠東總督，極不願聞彼所轄之艦隊，有何缺點，故彼在任一日，各艦長必須於報中說明其中一切盡善盡美，以便總督轉奏俄皇，彼所率艦隊，準備完整，隨時以可作戰，而克奏膚功也。」

俄國外交，因鑑於英日同盟，亦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二日，繼英日之後，通告各國，「俄法兩國在遠東利益，受侵犯時，兩國政府，得取防衛手段。」蓋將俄法同盟之效力，擴充至遠東方面，以抵抗英日同盟。至於對於西歐其他各國，均未盡獲得親善。故其西境國防，毋敢稍懈，即高加索，及中央亞細亞之兵力，亦未敢移動。

第四章 日俄戰前之交涉

一、交涉之經過

英日既締結同盟，日軍之聲勢驟壯，是時國際間對俄強佔東三省，已激起公憤，日本即乘機對俄提出交涉，時在一九〇三年六月也。其提出要項（一）日俄應互相尊重中韓兩國之獨立，及領土之完整。對於兩國工商業，彼此互守機會均等主義。（二）俄認日對韓之卓越利益，日認俄對東三省經營鐵道之特殊利益。（三）以不違反第一條爲限，日對朝鮮，俄對東三省，不妨得締約國之商工業活動。朝鮮鐵路延長至東三省南部，與中東路，及山海關，牛莊，鐵路相接時，俄不得阻碍。（四）爲保護第二條所述利益，日對朝鮮，俄對東三省派兵時，不得超過必要之數，事定即撤。（五）俄認日對朝鮮改革，有與助言及助力，並含軍事上援助之意。

俄國此時，對於日本提出之交涉，其外務大臣拉姆齊安夫，始則託言將從俄皇出巡，不於請示。繼謂關於遼東之事，須徵求遼東總督之意見。繼又請移至東京，由駐日俄使羅善當談判之任，並請由俄國亦作一提案，與日本提案，同作交涉基礎。日本不得已允之。十月上旬，羅善至旅順與安列克塞夫總督會商後，提出對案，其第（一）條，但言尊重朝鮮之獨立，保全其領土，第（二）條，限於不違反第一條，承認日本在朝鮮之卓越利益，而於日第五條對朝鮮之改革，限於民政，並刪去軍事上援助之語。第（三）條，俄承認不阻碍日本在朝鮮之商工業營業。限于第一條，不

反對日本保護商工營業之行為。第(四)條，對派兵事，亦僅言朝鮮而刪去東三省。以下第五、六、七條，爲俄國自提出者。第五條，限日於朝鮮領土，不得爲軍路上目的使用。於朝鮮沿海，不築有碍自由航行之軍事工程。第(六)條，以北緯三十九度以北朝鮮之地，爲中立地。兩國軍隊，皆不得侵入。第(七)條，日露東三省及其沿海，全在日本利益範圍之外。

由是雙方將提案往返修改，終如鑿柄之不相入，是時，俄國又擴張遠東總督權限，得指揮阿穆爾，關東省之陸軍，及太平洋之艦隊。宣戰講和，皆許使宜行事。駐東亞之外交官，皆聽命焉。九月，又要求中國延長撤兵時期，且增加遠東兵力，至是局勢益爲緊張。

十月間，拉姆查妥夫已從俄皇遊歷法德而歸。日本駐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往訪數次，皆不得要領。至一九〇四年，一月，俄使始覆文，對(五)(六)兩項始終不讓步，交涉至此，遂告停頓。

二 交涉之決裂

日俄交涉之經過，已略如上述。至一九〇四年二月一日，仍無和平解決之方法。同時日本參謀本部，又得左之情況。

一、俄國艦隊之主力，集中於旅順口，而一部在海參威，均各整頓戰備。其巡洋艦及砲艦各一雙在仁川。

二、俄國增加艦隊，已航進紅海，五六星期之後，可與其主力艦會合。（該艦隊到達紅海南部後，又受歸航之命，即復歸波羅的海）。

三、在關東州之西伯利亞第三旅，（步兵二營砲兵若干）奉命監視鴨綠江。已於二月二十一日出發至遼陽附近，並在遼陽徵集車輛，將糧食被服，運至鳳凰城，又於東三省收買中國馬匹一萬頭。

四、俄軍分爲南方軍及北方軍，計劃集中於南滿洲及烏蘇里。又其準備派往遠東之軍隊，在歐俄有第十、第十七、兩軍團，預備步兵第五十四、六十一、七十一、七十八、之四旅。在西伯利亞，有步兵第一、第二、第三之三師，哥騎兵四團，預備砲兵若干。其集中計劃，似於遼東半島，及烏蘇里南部，各集中西伯利亞步兵四旅，及第三十一、三十五師之各一旅。（計步兵四十八營）在哈爾濱、齊齊哈爾間，集中預備師四師（步兵四十八營砲兵二十連）及西伯利亞預備部隊。（步兵六十一營騎兵十二連砲兵若干）在海拉爾集中一軍團。（步兵二十四營騎兵十二連砲兵十一連工兵一營）在赤塔集中一軍團。（步兵二十四營騎兵一十四連砲兵十三連）。

在貝加爾湖以東之兵，集中於東三省及烏蘇里，且以西伯利亞全部之預備步兵八團，編爲軍團。又新增西伯利亞第九旅，將原有步兵旅，改編爲師，並將去夏派來之步兵第三十一師之一部

，終爲戰時編制。所需兵員，均由歐俄方面補充。

五、由一月二十三日，每日運送軍需品七列車至遠東，現仍在運送中，其軍隊輸送，預定由二月四日開始。

六、俄國參謀部長，及陸軍大臣，已製成作戰計劃，呈准俄皇。又俄皇以議和宣戰之全權，委於阿萊克協葉夫總督。該總督雖決心戰爭，而欲遷延時日，以待增加艦隊之到來，及西伯利亞第三軍團之編成，與旅順壘塙之竣工。

日本京上遞情報，已得知俄國之真相，深以及今。圖，噬臍何及，是時由意大利購人之巡洋艦（日進，春日）二隻，已渡過新加坡，可脫出俄國在紅海艦隊之攻擊，乃由參謀總長大山巖侯爵，奏請日皇與俄斷絕國交，四日，經日皇裁可。五日，對俄送致最後通牒。六日日本海軍即開始出動。

第三章 日俄兩國兵力編制及武器

一 日本之兵力及編制

日本軍隊爲徵兵制，人民凡滿二十歲至四十歲，皆有服兵役之義務，先充常備兵，其中又分現役與預備役。陸軍現役三年。海軍四年，預備役，陸軍四年又四個月，海軍三年，預備役滿，

退爲後備兵五年，再退爲國民兵。其編制以師爲戰略單位，其步兵一師兩旅，一旅兩團，一團三營并附以騎兵一團。（三連）砲兵一團（兩營共六連）工兵一營，及其他獨立作戰各機關，及輜重等，計一萬二千五百人，全國祇爲七師，自中日戰後，三國迫遼遼東，忍辱負痛，認軍備之擴張，爲不可緩，即以中國中法賠款，爲擴張軍備之費，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三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已由七師增至十二師，又近衛師一師，共十三師，戰時則或二或三師爲一軍，其八數亦倍於平時。

十三師之外，有騎兵一旅，野戰砲兵六團，戰時則附屬於軍，此爲現時軍砲兵之濫觴也。惟騎兵馬匹寡少，大部皆購自澳洲，故騎兵之行動，常爲乘馬之步兵，其砲兵動作頗佳，但以馬匹不良，致其運動性亦受影響。

日本常備兵數，共約十六萬，預備五十一營，騎兵十七連，砲兵十九連，共約五萬。後備兵即國民兵，數皆倍於預備兵。故當時日本全國陸軍之數，約在四十萬左右，其軍政則掌于陸軍大臣軍令則屬於參謀本部，東京置中東西三部都督。東部都督，轄第一，第七，第八師管區。中部都督轄第三，第四，第九，第十師管區，西部都督，轄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師管區。

其海軍亦與陸軍同時擴張。至一九〇三年，軍艦六十九隻，七萬九千噸，增至百三十八隻，二十七萬噸。計一等戰艦六，二等戰艦三，一等巡洋艦六，二等巡洋艦九，三等巡洋艦七，三等海防艦十，一等砲艦二，二等砲艦十四，通報艦四，驅逐艦十九，水雷母艦一，水雷艇六十二，海軍現役三萬一千餘人，其中在各艦者，一萬六千餘人，除在鎮守府，及各要塞。預備役四千餘人，後備役約二千人。海軍之行政，掌於海軍大臣。其軍令則屬於海軍軍令部。至其海軍之根據地，在日本海方面，則有舞鶴軍港，在黃海方面，則有佐世保軍港及吳軍港。在太平洋方面，則有橫須賀軍港。皆設鎮守府。其他對馬，門司，大湊，函館等處，皆有水雷艇之根據地。東京，浦賀，大阪，神戶，長崎等處，皆有船塢及造船所。（此為商民所設立者）於修理船舶，頗為便利。

二 俄國之兵力及編制

俄國之制，國民服役之期限為二十三年。自二十二歲至四十三歲。其在歐俄，充常備五年，預備十三年，後備五年，在亞洲，則常備七年，預備十年，後備六年，在高加索，則常備三年，預備五年，後備十五年，在克薩哥，則常備三年，預備十五年，後備五年，其編制以軍團為戰略單位，一軍團有步兵二師，（一師兩旅一旅兩團一團四營一連四連）騎兵一師，加以砲

兵，工兵，築城兵，電信隊，架橋隊，鐵道隊，馬匹補給隊，合計官兵共萬八千六百八十三人，馬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匹，砲一百一十門，全國共三十一師，分爲二十九個團，（故有不足兩師之軍團）而在西伯利亞者二。此外又有近衛兵，芬蘭兵，哥薩克兵，高加索兵，皆爲特別編制。又有補充隊，要塞守備兵，鐵路守備兵等。故俄國陸軍之數，實甲甲內。（戰時可擴充至四百萬）（全國分軍區五十二，皆有司令，而直轄於陸軍大臣。又俄國參謀本部屬於陸軍大臣之下。

其海軍有戰艦二十八，一等巡洋艦十門，二等巡洋艦十三，三等巡洋艦十，海防艦十，一等砲艦四，二等砲艦二十七，驅逐艦二十九，水雷母艦十，水雷艇一百〇七，官兵凡四萬人。海軍艦隊有兩，曰波羅的海艦隊，曰黑海艦隊，曰裏海艦隊。（以屬於波羅的海艦隊編成）曰太平洋艦隊，除黑海艦隊，其他大尼里海峽封鎖，無出海之望外，餘皆可作戰於東洋者也。而太平洋及波羅的海兩艦隊，爲全艦隊之中堅，其總噸數，約八十餘萬噸。海軍最高長官曰海軍元帥以皇族正之海軍大臣爲之佐。

各海皆有軍港，分一、二等，一等有司令長官，二等有司令官。其太平洋艦隊，原以海參威爲根據地，築設二等軍港。內部設備，亦組具規模，惟由冬至春，須結冰三閱月，軍艦行動，必先以碎冰船或碎水塊，殊多不便，自一八九八年，攫取旅順，該港嚴冬不凍，固極力設備。乃因

擴張探木公司而經營大連，竟將旅順之軍事預備費，由五千六百萬磅，減至一千六百萬磅，致海岸堡壘，雖略修備，陸地正面則多未築成，其他設備，亦多不能完整。

當俄人諒有旅順，即改訂其海軍擴張之計劃，爲一等巡洋艦二十隻，裝甲巡洋艦十二隻，七千噸巡洋艦十二隻，三千五百噸巡洋艦十二隻，預定七年完成，即一九〇五年也。

俄國海軍，又分海戰陸戰二部，在海稱艦隊，在陸稱海軍團。海軍團自七至十五連，（一連一百五十人）一戰艦四連，除各以艦之大小爲差。

俄艦服務人員，雖較日艦爲長，而俄艦一部份，僅爲預備隊，每年入大海操練一次，計二十日，其餘時間，則泊淀泊港內，等於「浮家泛宅」而已。

三 日俄兩軍之武器

俄軍之武器，其步槍口徑爲七米里，製造頗精，至今紅軍仍沿用之。日軍之步槍口徑爲六米里五，現時亦沿用之，但似嫌口徑過小，浸澈力不大。然由大體上言之，雙方步槍，可稱爲伯仲。

日軍野砲口徑爲七生的五，係明治三十一年式架退速射砲。俄軍野砲口徑爲七生的六，係一九〇一年造，爲最新式之野砲，射程比日造大一千米以上，射速亦多致發。俄軍曾以之參加歐

戰。現在蘇聯紅軍，仍沿用之。惟此種野砲，於設計時，乃預備在平原上使用，故仰角極小，且無榴彈。故在滿洲山地作戰，不能射擊死角，且不能施行間接射擊。

日軍之山砲口徑爲七生的五，架退山砲，俄軍無山砲，此亦爲俄軍缺點也。

俄軍步兵每千人，平均有砲三門至三門半。日軍則較多。

機關槍當時爲新興之武器，雙方均少。但日軍於開戰之初，始行增加，爲保式繫繩機槍，彼時俄軍僅有八挺，但於首次諸戰中，發揮大效力，故其後雙方皆積極增備。

俄軍機關槍始爲馬克沁式（二輪砲架且有防鏢口徑爲七米厘五）至戰役後半期，則採用馱載式及馬特森式兩種。

手榴彈，迫擊砲等，於俄日戰場中，方始誕生。至其他技術方面，如電信，電話，信號器材，輕便鐵道等，先時俄遜於日，其後亦相當矣。

是役重砲雖已出現於戰場，但未發揮偉大功效。

第六章 作戰地之狀態（參看日俄兩軍戰地一覽圖）

一 山地及平原

東三省東部多山，形勢險峻，人口無多，且皆聚居山谷之中，鳥道羊腸，艱於行旅。西部則

爲開闢之平原，多大村落，四圍築成土牆，無異錐形要塞，故在當時之火器，于作戰上，每可依爲據點，以行攻守。

二 人口及物產

東三省西部爲平原，其人口頗稱富庶，且大部爲農民，出產爲大小麥，草秣極多，而高粱尤爲特產之物，莖頗堅勁，高可沒騎者之頭，故在軍事上之行動，亦極關重要，因可隱匿一切之動作。又農民于收穫時，刈成斜鋒，直豎地面，步兵經過，極感困難，騎兵則更無論矣。

三 海岸及河流

遼東半島之海岸，在旅順大連附近，其側面爲鴨綠江口，及遼河口等處，皆便于登陸。朝鮮灣方面之海岸皆淺。例如龜子窩等處，海船距岸百餘米，即須停泊。冬季沿岸，除大連旅順外，餘皆結冰。約兩閱月，不能航行。

主要之河流爲鴨綠江，及遼河。鴨綠江位于日軍由朝鮮前艦之途中。爲天然之障礙，在九連城附近之兩岸爲平地，寬約五千米，江流其中，最寬爲五百米。但支流頗多，其間島嶼縱橫，又北岸平地之外，即爲山嶺。

遼河流于平原，舟行頗利。其中帆船如林，東省穀類，皆由此帆船運至營口。故遼河于軍事

之運輸上，極關重要。

運河及太子河，與其附近之地面，一並而論，則均爲戰術上之障礙物。

四 道路及橋梁

東省道路，均隨天候而變化。除舊時之公路外，隨處均可通行。惟春夏過雨，則泥濘不堪，官道尤甚。至于橋梁，僅官道有之。其他各處，縱有橋樑，遇雨則山水奔注，即被衝毀，故少有架設之者。

第七章 日俄兩軍之作戰計畫（參照附圖第一）

一 日本軍之作戰計劃

俄國陸軍之全兵力，大于日本兵力七倍。然據日本參謀本部之判斷，俄軍得使用于遠東者，不能超過全兵力七分之一。蓋其對於歐洲，巴爾幹，中央亞細亞各方面，及其本國內部之情勢，不能不有所顧慮。加之東部西伯利亞之給養力，及鐵道輸運效能，其戰鬥員僅能達二十五萬內外而已，日本得使用于海外之戰鬥員，殆與之相等，可望始終以對等兵力相交戰也。其製定之作戰計劃大要如左。

朝鮮爲日本國防上有重大關係之地域，決不容他國插足其間。故由時局之推移，倘不幸與俄

國開戰，必先將朝鮮全部佔領，以堅固日本軍之立脚點。依海軍軍令部之判斷，俄國艦隊若集中於旅順，以待其增援隊之到來，則海戰之決，須在長時日之後。然徒待海戰結果，遷延日久，俄國陸軍必乘機利用地勢之便，由北方侵入朝鮮以逞其侵略之野心。是于日本形勢最爲不利。故宜預爲設法，不待海戰結果，即派遣一部陸軍于韓國京城，以佔先制之形勢。是非冒險之處置，蓋海戰雖未決，我海軍尙得確實扼守朝鮮之海峽也。依上述理由，對俄作戰，分爲二期。

第一期 鴨綠江以南之作戰期，以完全對朝鮮爲軍事的佔領爲限。

第二期 鴨綠江以北，在東三省之作戰。

第一期作戰略記如左：

一、先發徵發隊，派遣至朝鮮京釜南路上，準備兵站之設置。

二、臨時派遣隊，（步兵五營山砲一連）增加鮮京及元山之駐屯軍，對敵小企圖，持續佔領

京城，以待後續部隊之到着。

三、令第十三師動員，進據朝鮮。

四、海面之情況至許可時，令近衛師，第一師進入朝鮮。

上爲一九〇四年（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二月開戰以前，迄統帥部成立之時，作戰方針如此。

其計劃之範圍，主在佔領朝鮮爲止。開戰之始，復決定向滿洲及烏蘇里之作戰方針如左。

- 一、以三師佔領朝鮮。但在制海權未完全獲得時，先以一師佔領鮮京。
- 二、以東三省爲主作戰地。陸軍之主力，使用于此。先向遼陽，求敵野戰軍主力，而攻擊之。
- 三、以烏蘇里爲支作戰地，使用一師牽制該方面之敵。實行以上計畫，選定上陸地及軍隊如左。

一、以近衛師第二師第十二師爲第一軍，由朝鮮登陸。

二、以第九第十第十一師，及騎兵砲兵各一旅爲第二軍，由大孤山上陸。

三、令第八師由羅津灣上陸。

總之統帥部在開戰之初，所能預定之作戰範圍，概如前記。至對於旅順，其爲監視，抑爲攻略，及應佔領庫頁島等，皆屬以後問題，故未決定作戰計劃。又應如何使第一軍，及第八師之作戰協調，亦須俟以後之狀況而定。

二 俄國軍之作戰計畫

俄國軍備，向以對西境作戰爲主。其部隊之配置，動員之計畫，皆以此爲準據。故對於東亞，不甚措意。自一九〇一年以後，東亞之風雲愈趨愈緊，稍稍顧及，設置沿黑龍軍管區司令部

，及關東州司令部。至一九〇三年八月，擴張遼東總督權限，統轄遼東全軍，始製成具體之作戰計劃如左。

日軍上陸作戰，得使用之兵力，約爲十師。（其餘三師守備國內，）欲得比日軍優勢之兵力，除遼東軍外，須派遣西伯利亞軍管區二師，歐俄兩軍團，及堪察加軍管區之四師。（合計十五師）但在作戰之初，日本軍二倍于我，必取攻勢。其主作戰地，當在東三省南部。對海參威，不過僅爲示威之運動而已，故南部烏蘇里之兵力，宜極力減少，而集中大兵力于遼陽——海城附近爲要。日本軍備于俄國艦隊之勢力，適於朝鮮沿岸元山津，鎮南浦之線上陸。若然，即以一與團集中鴨綠江附近，依據鴨綠江及分水嶺之險，遲滯日本之前進。在海城——遼陽集中主力，可脅威向旅順進攻之日本軍側背，以和緩其攻擊，而誘致于北方。

此持久戰之間，俄軍之增援隊，可逐次到達東三省。開戰後七個月，即可得比日本軍優勢之兵力。待日本軍主力進擊東省北部，雖可預期於吉林附近拒止，然當確實不容其進至察哈爾濱。故當于吉林——伯都訥——哈爾濱之地區，施設防禦工事，以企圖在此決戰。依上述理由，遼東軍之配置如左。

野戰軍 指揮官李鴻章中將

日俄戰爭簡史

遼陽——海城間，獨立第一軍，（由西伯利亞第一第二第三軍團及其他之部隊編成計步兵六十營騎兵六十五連砲百八十門工兵一營）

但以步兵十八營，騎兵二十九連，砲七十六門，工兵一營，守備鴨綠江方面，並任魏子儒之警戒。

拉子多里拉伊——波西圖間，配置步兵八營，騎兵六連，砲兵三十二門，工兵一連。（地雷連）增援軍，指揮官白爾地爾靈上將。

西伯利亞第四軍團，歐俄第十七軍團，及堪察尼軍管區之騎師。（計步兵一百六十四營騎兵三十六連砲三百五十二門）先集中於哈爾濱，為獨立第二軍團。

以上總兵力為步兵二百三十二營，騎兵一百〇七連，砲五百六十四門。歐俄之軍隊到着，即以西伯利亞第四軍團編入獨立第一軍團，以第十第十七軍團，及堪察尼軍管區，編為第二獨立軍

要塞守備

旅順，配發步兵十四營，騎兵一連，砲六門，（五生的七口徑）要塞砲兵二營，要塞工兵一連。

海參威，配置步兵八營，要塞砲兵一營，要塞工兵三連。

哥尼利斯克 步兵一營，（動員時擴爲二營）要塞工兵二連。

以上總兵力，計步兵十二營，哥騎兵一連，砲六門，要塞砲四營，工兵六連

後方地區之防禦

各要點配置步，騎，砲，各部隊。又爲保護鐵路，配置護境兵團，及鐵道兵二旅。

第八章 日俄宣戰前陸海軍之行動

一 日本陸軍韓國之佔領

日政府於二月五日，既對俄送致最後通牒，即派遣木越少將，率步兵四營，（屬於第十二師之部隊）爲臨時派遣隊。佔領鮮京，以爲爾後之作戰根據地。該臨時派遣隊，於五日夜，在佐世保乘輪。翌日，由海軍瓜生少將，率第一艦隊之第四戰隊與第二戰隊之「淺間」艦担任掩護，向朝鮮仁川航進。

先是碓泊在仁川之日艦，則有「千代田」。（二等巡洋艦總噸數一千四百三十九噸）俄艦則有「瓦利牙古」，（二等巡洋艦總噸數六千五百噸）「朝鮮人號」。裝甲砲艦總噸數一千二百三十噸）「千代田」碓泊之地點，密運朝鮮人號而「瓦利牙古」則遠在其向港外之前方。是「千代

田」已如在核心。乃僅此風雲緊急之際，俄艦軍官，猶樂其太平好夢，日唯置酒高會，毫無備戰之心。六日，千代田艦長海軍上校村上裕一，奉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無線電令，「即準備出港與第四艦隊相合。」上校以出港者爲俄艦得知，必遭不利。因於七日夜半，保持靜肅，乘暗起錨，俄英艦之遮蔽，冒險駛行。但俄艦竟未察覺。

「千代田」既駛出仁川港外，即向南航進。八日午前十時，在牙山南方，與瓜生戰隊相會。報告仁川狀況。瓜生司令即向各艦發下命令，分別部署。並用信號通報木越少將，「運送船到遠錨地，軍隊即迅速登陸」。午後二時頃，各艦更向仁川前進。四時頃，達八尾島。在仁川右西方約七海里，適俄艦「朝鮮人號」因送達駐韓俄使機要文件赴旅順，由港內駛出，恰與日艦相值。乃以全速力向日艦航進，接近日軍運送船約一千米距離，日水雷艇即向之開始砲擊。此爲日俄戰爭開始第一砲也。「朝鮮人號」一見日艦發砲，復向錨地駛回。

同日午後五時三十分，日本第四戰隊各艦，悉逐仁川錨地，即掩護陸軍開始登陸。當時仁川錨地，除俄艦「瓦利牙古」「朝鮮人號」及商艦「生加利」號外，尚有英、法、意、美及鮮艦等。翌九日午前一時三十分。日軍登陸完畢。瓜生司令通牒俄艦「瓦利牙古」艦長海軍上校魯斗乃夫。「限其本日午後一時出港，逾時即於港內施行砲擊。」同時並將以上趣旨，通告英法美等國艦長。

「請於本日午後四時以前，停錨於安全之地」。各艦長以交戰國軍艦，均不應碇泊中立國港內，各艦無變換錨地之理。且於港內交換砲火，亦更與國際法不合。法艦長「商南」偕意艦長赴英艦會商，聯合答覆。但公理究不若強權，會商結果。終使俄艦出港。同日午後零時，俄艦啟碇出港，軍樂大作。先奏國樂，繼奏英法意國樂，以示友好。各艦亦均歡呼致敬。是時日艦已先在港外佈置就緒，專待俄艦出港，即施行襲擊。零時三十分，俄艦駛抵八尾島北方約四海里之處，橫上圍高揭戰旗，以示戰鬥之決心。「朝鮮人號」位於「瓦利牙古」之左舷側，兩艦相並，徐徐向日艦而來。是日天明氣清，微風和暢，而波浪不興。雙方相距約七千米，日艦即向「瓦利牙古」發砲發砲。「瓦利牙古」亦即還射。但俄艦終以衆寡不敵，「瓦利牙古」艦體受創，雖極力應戰，終不能支，急退回仁川。「朝鮮人號」亦繼之而退。瓜生司令命「淺間」還擊，遙見「瓦利牙古」艦體左傾，知受巨傷，即停止發砲，反轉針路，與各艦相合，假泊於菲里浦島（在八尾島西北約三海里）附近。

俄艦因受重創，退至仁川舊錨地。艦長魯斗乃夫士校檢查艦體，創痕滿布，知已不堪再戰。因與各將校會商，決議破壞本艦。因將負傷官兵移送至法國軍艦，他之乘員，亦一律離艦。但以錨地狹隘，暴波恐危及隣艦遂沉沒之。「朝鮮人號」雖無損傷，至是已孤掌難鳴。遂亦自行爆沉。

。商船「生加利號」，則破壞汽爐，縱火焚燒，至夜間沉沒。

二 日本海軍旅順之夜襲、參照附圖第四第五)

日本聯合艦隊作戰計畫，擬先聲設在黃海及朝鮮海之俄國艦隊，再進攻海參威，以殲滅俄國太平洋艦隊，控制由韓國至日本海之制海權，第一艦隊第四戰隊，派赴仁川，第三艦隊，扼守朝鮮峽，以警戒海參威，東鄉司令長官，自率第一第二第三戰隊，向旅順方面航進。八日夕，遼東半島附近。當第一、第二、第三、驅逐隊，向旅順口。第四第五驅逐隊，向大連灣。偵察敵蹤，並施行襲擊，主力艦隊，俟第一、第二、第三驅逐隊出發後，仍就預定航路，向旅順港前進。此際在旅順之俄艦，悉在泊港外，施行各種訓練。其在海參威之俄艦，亦連日用碎水船破壞水塊，準備出港，與旅順艦隊成犄角之勢，並擬出沒日本海，以牽制日本之海軍。乃在旅順之遠東總督阿萊克協葉夫，不備對日艦之急進及襲擊，毫未顧慮。即召還駐鮮俄使，亦於八日夕始行電達。且因連日演習，在海上亦未布設水雷防禦網，及其他警戒。八日夜，主力艦在港外裝載煤炭，突於甲板上，遙見火光熒熒。即令驅逐艦二隻，前往偵察。並令「若遇日艦，即速回航報告，不得對敵發砲」。

是日爲俄國聖母馬麗亞命名之婦人慶祝節。適太平洋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司塔爾克之夫人

亦名瑪麗亞。因召集海軍各主要官佐夫婦，及總督府高級幕僚，在陸上大開宴會。其他陸軍官佐，亦集會於某軍醫夫人之處。一時兩方男女賓客，觥籌交錯，正如蘇處危堂，尙不知其將有覆巢之禍。而是日艦隊及砲臺之官兵，亦一律放假，紛至劇場，酒館，青樓，咖啡店，遊戲場等處尋樂。歡呼之聲，充滿街市。

夜十時半，日本第一第二第三驅逐隊，達旅順港外。因旅順要塞探照燈閃爍海面。遙見俄戰艦六隻，巡洋艦五隻，驅逐艦水雷艇等，均排列港外。夜十二時，日驅逐隊以全方向俄艦突進，達三千米距離。遇俄驅逐艦二隻，其航行針路，約爲東北，旋又回轉艦首向西而去。日驅逐艦亦未向之射擊，惟益加猛進。及至距俄主艦隊約四百米之時，三隊十一隻之驅逐艦，一齊發射水雷，轟擊四起，俄艦大驚，不知所措，亂射猛擊，秩序紛擾，以致子彈悉落海中，無一命中。其先派往偵察之驅逐艦，亦駛回報告旗艦云，「在海上發現日本驅逐艦」。此際俄戰鬥艦「烈特威膽」，「太子號」，及巡洋艦「巴拉達」，已爲日燈魚雷中傷矣。

是時在陸上之陸軍主要將領，及其夫人等，方在跳舞。忽聞港外砲聲，以爲係夜間演習，舞跳如故。須臾砲聲續起，且愈趨愈激。又聞警急號音四起，始知受日艦夜襲，紛紛如鳥獸散。陸上軍隊，亦匆促進入警戒線。其中有忘帶彈藥者，有假借未道者，更有二三砲台，彈丸火藥，均

未準備。據俄國某將校記事云，「當時日艦若急以陸戰隊登陸，俄軍幾無抵禦之方。」云。

日驅逐隊任務既遂，遂各就歸路，奏凱而回。第四第五驅逐艦隊，駛抵大連，不見敵蹤隻影，亦各就歸航。翠九日午後，均達仁川港附近。

九日晨，遠東總督奉到俄皇電令云，「戰爭開端，當使在日本，而日軍在朝鮮及元山以南登陸，對之不必有何處置，惟日艦越過北緯三十八度，不問其陸軍行動如何，應即攻之。」此電令到達旅順，已在日襲擊之後，失去攻擊之時機矣。

第九章 日俄之正式宣戰

一、日皇宣戰詔書之概要

二月十日，日皇下詔宣戰，其大要「朝鮮存亡，實爲帝國安危之所繫，但俄國雖與清國訂有盟約，及對於列強，屢次宣言，依然佔據東三省，終將吞併之。東三省歸俄領有，則朝鮮無法保全，遠東和平，益不可望。故朕際此時機，切望妥協而解決時局，以維持和平於恆久。命有司向俄提議，亘半歲之久，俄國未曾表示互讓之精神。事已至此，帝國欲依和平交涉，而求將來之保證，今日祇有求之於旗鼓之間而已。」云云。

二、日皇宣戰詔書之概要

同日俄皇亦下詔書宣戰，其大要「關於朝鮮事體，日本提議修改兩帝國間現存之條約，亦會予以同意。然在該問題尚未議妥之時，日本不待接到我政府回答之提議，即知照我國，斷絕商議及外交關係。且並未預爲聲明此種斷絕外交關係辦法，即令其水雷艇，突然襲擊碓泊旅順口俄國艦隊。朕接到遼東總督報告後，即命其以平戈應日本之挑戰」。云云。

第十章 日俄宣戰後之中鮮

一、中國之情勢

日俄既正式宣戰，中國輿論，大半祖日。蓋以俄人侵略之情勢已著，而日尙未然，冀藉此以姑舒目前之患，而徐圖自強。當時清政府內閣，爲慶親王奏勸，願欲助日攻俄。譚經英、美、諸國公使協商，僉以中國如助日本，必惹起世界之紛爭，咸起阻止。日本公使內田康哉，亦力勸中國守局外之中立。中國遂於同月十三日向日俄二國，發出如左之通牒。

日俄失和，朝廷以友邦之故，持重邦交，奉上諭守局外中立之例。所議辦理方法，已通飭各省地，責成該將軍嚴守中立。東三省所在之城池官衙民命財產，兩國均不得損傷。原有之中國軍隊，彼此不相侵犯。遼河以西，凡俄兵撤退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駐紮。各省邊境，及外蒙古，均照局外中立之例辦理，不使兩國軍隊稍有侵越。如有闖入界內者，中國自當竭力攔阻。不得視

爲有難和乎。但東三省外國駐紮之軍，尙未撤退各地，中國國力所不及，恐難實行局外中立之例。然東三省疆土權利，兩國無論孰勝孰敗，仍歸中國自主，不得佔據。兩國皆履歷承認，日外部之覆文如左。

除俄佔領地方之外，日本當與俄國出同樣之舉措，以尊重貴國之中立。帝國與俄國以干戈相覓，本非出於侵略。若當戰局告終，犧牲貴國，藉以獲得領土，殊非帝國本意。至在貴國領域中其屬重要之區，臨時有所措置，則一以軍事上必要之原因，非敢有損於貴國之主權也。

同時日本又通牒英、美、德、法、奧、意，要求其保證俄國不破壞中國之中立。各國皆贊同。美國又向日俄二國勸告，「畫定交戰之地，不侵犯東三省行政。」於是三國公認交戰之地，限於滿洲以東，以其西爲中立區域。

二、朝鮮之情形

朝鮮爲日本大陸作進之根據地，中立之局，當然不能維持。註瀛城俄使巴甫羅福，以二月廿一日下旗回國，日使林權助即迫使辭廷與日本締結同盟。於二月二十三日簽訂議定書，大要如左。日本確實保障朝鮮之獨立，皇室之安寧，及領土之完整。倘因第三國侵害，或因內亂，使朝鮮或領土陷於危險時，日本可速取臨機必要之處置。朝鮮爲東亞和平之保障，以丁卯日，

以十分便利。並得臨機佔用軍路上必要之地點。

，日鮮同盟既成即宣布廢棄俄鮮間一切條約。日皇並遣伊藤博文爲專使，赴鮮慰問鮮皇。至是朝鮮遂爲日本釜中之魚。

第十一章 作罷經過

第一節 日軍在韓國及遼東半島南部之作戰並向遼陽前進（附圖第一）

第一款 開戰當時之狀況

一九〇四年一月八日俄國命令極東及西伯利亞軍隊，準備動員，且增加鴨綠江河畔之兵，二月四日，俄國艦隊，遊弋港外時，日本始決定先以陸軍急派往韓國，以求先制之利，二月四日午後九時半，即電令韓國臨時派遣隊出動，翌五日，乃致俄國最後通牒，同日午後四時，命令第一軍諸隊動員。

由少將木越安綱指揮之韓國臨時派遣隊（係由第十二師每團抽調步兵一營共三營。）於一月五日午後四時由肥前早岐乘船，二月八日，到達仁川上陸，直入漢城。

聯合艦隊，六日，以主力由佐世保出發，向旅順前進，以一部在對馬海峽扼制海參威，又以一部掩護向仁川輸送之陸軍，八日夜，主力已得以水雷戰艦旅順之俄艦隊，此爲兩國交戰之第一著，

翌九日，聯合艦隊再攻旅順，又在仁川之千代田及瓜生戰隊擊沉俄艦，「瓦利牙古」「朝鮮人鷲」二艘。

第一款 日軍韓國之佔領及第一軍向鳴綠江右岸前進

一、日本第一軍之集中。

日本大本營因其艦隊擊破仁川之俄艦，得壓迫旅順俄艦退入港內，即命第十二師「師長爲井上瀟中將」在仁川上陸，該師主力，自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六日，在仁川開始上陸，遂突於韓國京城附近集結，其一部即向平壤前進。

在此期間，大本營命令在廣島集結之第一軍（司令官爲大將男爵黑木爲禎）之主力，近衛師第二師，由宇呂出航。三月十一日，即在鎮南浦上陸，與巴進出平壤及其北方之第十二師會合，至四月一日，軍之大部，已在清川江左岸地區開進完畢。

四月七日，全軍開始向滿州附近前進。四月二十一日，集結完畢即在鳴綠江渡河之準備，其第一軍於前進之路，派淺田支隊（以近衛步兵第一團爲基幹，由淺田信興少將指揮）。自義州道上，佐佐木支隊（以步兵第十四團爲基幹，由佐佐木直少將指揮），自昌城道上，掩護軍之運動，淺田支隊於軍開進完畢後，歸還建制，佐佐木支隊，於四月二十日到達昌城。二十

八日，被主力方面招致其屬於淺田支隊加瀨騎兵上校之集團騎兵（第一軍所屬騎兵部隊之集成）。三月二十八日，在定州附近，與俄米司淺益少將之騎兵衝突後，將其擊退，又米司淺據之騎兵，於二月下旬，曾向平壤方面，派遣一部，此騎兵於二月二十八日，在平壤北方，爲日騎第十二團之將袴斥候所驅逐，並壓迫於平壤七星門附近，當時在平壤日兵站部之先發員，與任掩護兵站之步兵排到達，及在同地居留之日本人義勇隊四十七名，共任警戒，於是俄之騎兵與七星門日之排槍交戰之時，即向北方退去，此爲陸上兩軍交戰之第一次也。

在此期間，日大本營將於遼東半島南岸上陸之第二軍，自四月二十日以來，在宇品大阪開始乘船，逐次運至大同江口集結，以待機上陸。

二、鴨綠江之戰鬥（附屬第一）

日第一軍，自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佔領鴨綠江右岸，對於俄之東部支隊，作開始渡河運動，第十二師，於二十九日夜，在安平河口，驅逐微弱之俄軍，三十日，向栗子園東方高地前進，掩護軍之主刀渡河，軍主力三十日開始砲擊，五月一日，拂曉前，佔領綏河左岸地區，即繼續攻擊前進，各師於午前九時三十分，佔領自華子溝九連城一帶高地，向蛤蟆塘之線追擊，並以一部將安東縣佔領，俄軍東部支隊，先向鳳凰城退却，五月四日起，更向分水嶺附近一帶之高地線退

却，迄六月初旬，駐是地之日第一軍於鴨綠江右岸地區整頓諸隊後，繼續前進，五月十一日，至鳳凰城附近集結兵力作爾後之準備。

三、俄軍之配置（附圖第二）

一九〇四年二月間，俄軍在南滿方面之配置如左：

米司淺靠少將指揮之前進騎兵（騎兵十三連），向韓國派遣。

東部支隊（步兵八營，騎兵四連，砲二十四門）。

在鴨綠江河畔。

南部支隊（步兵八營，騎兵八連，砲八門）。

大石橋、營口、蓋平、海城附近。

監視貔子窩至大東溝沿岸（騎兵五連）。

遼河支隊（步兵四連，騎兵六連，砲四門）。

在遼河大灣附近。

關東州守備隊（步兵十八營，騎兵一連，砲二十四門）。

在旅順附近。

軍主力（步兵十六營，騎兵三連，砲四十八門）。

在遼陽。

俄軍此時已失去制海權之大部，因此日軍不僅得以佔領韓國，且在遼東半島到處可以上陸，俄遠

東總督阿萊克協葉夫上將，當時遊俄皇之命，將旅順守備隊步兵十八營，增加為二十七營。

當時俄軍李涅維慈中將，任滿洲軍臨時之指揮，三月二十七日因苦魯巴金上將任為滿洲軍總司令

官，到達遼陽，故調李涅維慈中將爲烏蘇里軍管區總司令官。

苦魯巴金上將判斷已入韓國之日軍，不在四師以下，四月一日。乃與遼東總督商定，以西偵科亞第一軍團之第六師。增加鴨綠江方面。截至四月下旬（即鴨綠江戰門前夕）俄軍之配置如左：

1. 東部支隊（扎齋利慈中將）之主力。有步兵二十一營半，騎兵一十二連，砲七十二門之主力，在安東縣九連城附近，以一部任自鴨綠江上流碧潼附近起，經鴨綠江口，大孤山，迄魏子窩嶺岸之警戒。

馬德利陶夫支隊，由遼仁縣，抵安洲，襲擊日軍兵站線，其東部支隊之增加隊，有步兵一營，大砲十二門，係由奉天向鳳凰城前進，又步兵二營，大砲四門，由奉天向賽馬集前進中。

2. 南部支隊（司塔爾耳貝爾格中將）有步兵二十四營，騎兵六連，砲七十門，在營口，大石橋，蓋平，熊岳城附近。

3. 遼河支隊（高沙靠夫斯基少將）步兵約有二營，騎兵十連，砲六門，位置沿大灣附近。

4. 總預備隊，有步兵二十七營，騎兵二十連，砲九十門，在遼陽及海城附近，奉天守備隊，有步兵二營，騎兵半連。

第三款 日軍遼東半島南部之佔領

一、第二軍之上陸及南山之戰鬥

日本大本營望其第二軍進出於鴨綠江附近，牽制俄軍，自不待言，更欲以一軍在遼東半島上陸，使與第一軍策應，搜索俄軍而攻擊之，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五日，即以命令規定第二軍之戰鬥序列，其任務在大沙河口附近上陸，佔領後，作為根據地，爾後與第一軍策應，搜索俄軍而攻擊之，日第二軍（軍司令官大將男爵奧保鞏）由宇品大阪乘船，其主力於四月三十日，在大同江集結（第三師第三師）與旅順第三次閉塞（五月三日）連繫，五月十三日，未受俄軍之妨害，于大沙河西南岸發見石附近上陸完畢，當時，第一軍正向鳳凰城附近前進中。

第二軍司令官因欲迅速佔領金州附近，以便大連灣附近形成確實之根據地後，作為北進之準備，故自五月十三日起即開始前進，十六日，在十三里台附近，驅逐少數俄軍，扼制金州半島之地頸，五月二十六日，對於據守南山附近約一師之俄軍，開始砲擊後，即攻擊前進，但地形堅固，兩翼為海限制，除由正面攻擊外別無其他手段，俄軍抵抗亦甚強烈，日軍損害頗大形成攻擊頓挫之狀態，此時日軍司令官不願損害，作孤注之一擲，在死傷迭出下拚命驅其兵士前進突擊，卒將南山攻下。

二、日軍獨立第十師之編成

日本大本營，分兩路其第一、第二、兩軍間之廣大間隙，恐爲敵軍所斷。乃編成獨立第十師，（師長中野男爵川村景助）使在大孤山附近陸上，在第一軍第二軍之間地帶行爲與該兩軍協同動作，進攻遼陽之俄軍，該師，即於五月九日，由神戶乘船，十九日，開始在大孤山上陸。至是日軍在遼東半島南岸立脚已稍形穩固，爲準備北進軍與旅順攻擊軍之編成，即將第五第十師編入第二軍戰鬥序列。

三、俄軍之內線作戰計劃

五月二十三日，俄國阿茨克協葉夫總督，擬定攻勢作戰方案，即乘日軍分離於東方南方之際，俄軍以內線作戰之態勢中轉移攻勢先擊破其任一個。

第一案總督對於旅順方面，擬暫採取守勢，對於鳳凰城方面之日第一軍，則先乘機於鴨綠江左岸了然後以其主力救援旅順，第二案以一部據守山地，拒止鳳凰城之日第一軍，掩護左側背，而以海城附近所置之南部支隊，救援旅順。若魯巴金上將，則因俄軍未集中完畢以前，對任何方面採取攻勢，均感危險，二者意見相左，若魯巴金上將親會總督磋商，亦無結果，五月三十一日，總督得俄皇之同意，命若魯巴金上將速赴援旅順，且與以注意，須增派四十八營之兵力，（此日經芝罘接到旅順報告內稱：旅順防禦困難，請速派兵三、四師，騎兵一師之請。）

五月下旬，俄軍在滿洲之位置如左：

1. 林年空普支隊之主力（騎兵十七連半砲六門）。

在城廠。

一部（步兵三營，砲八門）。

在松頭分水嶺附近。

2. 東滿支隊（凱列爾中將指揮之步兵二十八營半，騎兵十三連半，砲五十門，）（主力在狼子溝

3. 米司徒達支隊（騎兵十七連，砲六門）。

在鮑岩。

4. 南部支隊（司塔開耳貝爾格中將指揮之步兵三十四營，騎兵二十三連，砲百門，）（主力在海

城，一部在大石橋）。

5. 軍總預備隊（步兵七營，砲二門）。

在海城。

又（步兵二十七營，騎兵八連半，砲七十八門，）

在遼陽。

除以上之外，馬德利陶夫支隊（騎兵一連乘馬兵二隊），在懷仁，又有遼河支隊，奉天省營隊等之小部隊，旅順約有守兵二師。

以上合計，約有九師。

日本軍對於此方俄軍，亦約有九師。

四、日本第三軍之編成及旅順攻略之決定。

當時俄國艦隊之主力，蟄伏於旅順港內，作待機之姿勢，其勢力亦不可侮。然對港內之俄艦，除由陸上覆滅其根據地之外，別無他策，又日軍欲迅速佔領大連以爲將來滿洲日軍諸軍之總策源地，於是日本大本營，於六月四日，以其第一、第十一師，編成第三軍（軍司令官大將男爵乃木希典），使攻旅順軍寨，第二軍即將大連西方地區之守備，交於第三軍，該軍則準備北進，同日俄阿萊克協葉夫總督，奉到俄皇勅令「旅順之命運，現已陷於千鈞一髮之危機，轉務滿洲軍攻勢之時機，亦已成熟，救援旅順之重責，著著魯巴金上將負之，著魯巴金上將奉命後，即於七日決定左之部署。

一、旅順救援軍，以司塔開耳貝爾格中將，指揮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步兵第三十五師歐俄步兵

第二旅，而第四軍團之一團，計步兵三十五營，騎兵二十二連，砲百門南下救援旅順。

二、以西第四軍團，任營口熊岳城間之守備。

三、對於日本第一軍，以本部支隊，守備分水嶺（海城——岫岩道上）養馬集之線。

四、總預備隊以步兵第五師在遼陽以西伯利亞第二軍團之一旅，位於海城。

第四款 日軍向遼陽前進并滿洲軍總司令部之編成

八兩月之前，向遼陽平野前進，經破俄軍主力，因此決定左之概要計劃，六月十九日，即下防禦之命令。

一、命第一軍立派一師，向草河口附近前進，依其掩護，在通遠堡附近集積糧秣。

二、命獨立第十師，以其主力駐紮岫岩附近，在同地附近，集積糧秣。

三、命第二軍向蓋平附近前進，若將該處佔領後，即派強大之先遣部隊前進，着將大石橋營口佔領。

四、命第九師增加於第三軍，必壘時，再將野砲兵第二旅增加。

此時日軍大本營爲隨作戰之進步，而將在滿洲作戰之各軍統一指揮，增設滿洲軍總司令部任命大石元帥爲總司令官，上將兒玉源太郎爲總參謀長，六月二十三日總司令部正式成立，自此在滿各軍均在大石岩統一指揮之下。

二、瓦房溝戰鬥及第四軍之編成

日軍第二軍，于六月十三日，自普蘭店大沙河之線出發，取斷然攻勢，十五日，於瓦房溝附近，與司塔開耳貝爾格中將指揮之旅順救援軍發生戰鬥，大破之，十七日，向瓦房溝及其西北地區竄進，第六師，此日以其先頭部隊與軍會合，俄旅順救援軍，已向熊岳城以北退走。

日軍第二軍于瓦房溝戰鬥後，更擬即向蓋平前進，但因兵站輸送不繼，未能實行，然接大本營副令，亦有冒險與友軍策應之指示也，二十一日，已向李官村河之線前進，是時，熊岳城已於二十一日，爲日軍騎兵一部佔領，因之第二軍司令官乃與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協商，擬於熊岳河河口起運糧秣，全軍自二十四日起，即準備向蓋平前進，但據艦隊通報，海面現有不穩之狀況，故運糧糧秣，祇暫時中止，加之，陸上之運搬力，不能隨軍前進，不得已乃於現地停止，于是大本營已策定之作戰計劃，殆難按時實施矣。

日軍第一軍，於六月二十三日，自鳳凰城附近出發，同二十九日，佔領北分水嶺摩天嶺及新開嶺之線後，更以第十二師繼續向細河沿河附近前進，軍主力，則暫駐前記之線，準備爾後之前進。獨立第十師，則攻擊分水嶺附近之俄軍，將其擊退後，再準備爾後之前進，六月二十七日，已佔領該地，六月三十日，以獨立第十師，及後備第十旅，編成第四軍（軍司令官爲上將野津道貫）在第一第二軍之中間策應。

三、俄軍之作戰指導

俄軍自得利寺戰敗後，至六月二十三日前後，編成對南方正面之新設備，其概要如左。

一、阿庫耶斯他少將，步兵十營，騎兵七連砲二十四門。

守備分水嶺附近。

又步兵十四營、騎兵十二連、砲七十門。在海城附近，爲軍之豫備。以上兩部，屬於扎蘇利慈中將之指揮，日本軍若向岫岩—海城方向前進，則以南部支隊集合海城附近，且兼一部之豫備。

二、扎魯巴葉夫中將，步兵十八營、騎兵四連、砲三十門。守備由岫岩通大石橋蓋平之道路，如受強大敵軍之攻擊時，則向大石橋退却。

三、米司浦蓋支隊，騎兵十四連，砲六門，任下哈塔附近警戒。

四、司塔開耳貝爾格中將。步兵二十四營、騎兵七連、砲五十四門。主力在蓋平大石橋間，兼一部位置其東方。

五、沙姆索開夫少將。騎兵十八連，砲六門，任熊岳城附近警戒。

六、步兵十六營、砲四十八門，在大石橋附近，對岫岩蓋平兩方面，作爲豫備。

七、步兵二營，砲八門，守備營口。

在此之前，苦魯巴金上將。判斷日本第一軍將由鳳凰城向岫岩方向移動，遂決心向岫岩方向採取攻勢，阿萊克協葉夫總督，亦於此時訓令苦魯巴金上將（六月二十日）謂日本第一軍，已顯然與我接近，此時對於南方宜暫取守勢，而對岫岩方面之日軍，應向之攻擊。

苦魯巴金上將。六月二十五日，關於對於離岩方向之攻勢，已有所區處，但二十六日翌日在新羅備未完成之前，忽接日軍向連山關東進之報，爲顧慮左側背之危險，遂命東部支隊回浪子山之線撤退，又離岩方向扎蘇利慈中將之部隊，已作步步防戰之退却，南部支隊，已區署向大石橋附近退却，而六月二十九日，於柞木城海城間之地區，爲攻擊日本第一軍，乃準備步兵四十六營，騎兵十八連砲百五十門，更施行威力偵察，冀繼日軍詳情後，再行攻擊，於是即向分水嶺方面試攻，（柞木城東方爲分水嶺，試攻係由列尾耶斯他木少將實施之，）但無所獲，且二十八九兩日，天降大雨，大軍運動困難，遂中止軍攻擊。

七月五日，苦魯巴金上將。集合諸將於大石橋將討論兩中作戰，即決定日本軍之主方，若向海城或向遼河方面攻擊，則南部兵團，應速向大石橋或向海城退却，七月八日，南部兵團，已向大石橋南方地區退却。

七月九日，日軍第二軍，攻擊蓋平而佔領之。

當時苦魯巴金上將。思量東方正面若敗，南方正面，雖得勝利，然於側背之顧慮上不得不行退却，而於大石橋之防禦，亦多不利，如向內地以北退却，固又須放棄營口，同時並有許多不利之舉發生，然作戰上以軍之集中，是爲主要，故十一日，乃將其登報告總參謀長陸軍大臣。曰：大

石橋已殘，置有方之笹衛，濠城障地，築結爾伯利亞第一、第二、第四、軍團，期待第十七軍團到來，以期必勝，「遠東總督以濠城退却爲不利，次日即與如左要旨之訓令。

鑿掘近遠遼陽之黑木軍，實爲目前之急務，故應集合優勢之兵力，行勇敢之攻擊，務破驅逐於鳳凰城或分水嶺高地線以外，更須堅固佔領其山嶺，又對南方若在柞木城濠城附近，築結兵力八十營，則足以拒止日本第六師，且可將營口收歸我手，又若將黑木軍擊退，後可留有利之要隘，其餘兵力，可決心以之攻擊南方，如此不惟可以尊從聖意，且得實行救援旅順也。」

翌（十二）日。普魯巴金上將基茨石之訓令命令東滿兵團，向黑木軍攻擊，爲遠東兵團長凱利爾中將。自七月十六日夜半運動開始，約以二師之兵力，向摩天嶺及其南北之障地，實施攻擊，然日本第二師主力，於七月十七日，將俄軍擊破而向藍河河谷退避，日本第二師，由北分水嶺方面前進，經十八十九兩日激戰之後，在橋頭附近，將東支隊之一旅（一混成旅隊），擊退而佔領該地，因而在此方面之俄軍，概向藍河方面退却。

四、日俄兩軍之戰鬥經過作戰指導

大山元帥七月十九日，訓令其第二軍司令官，謂在大石橋攻變開始之前應即次第準備整頓，攻擊濠城之俄軍時，須第二第四兩軍，協同動作，至向二道溝東高坎之線前進之時期，當再指示

二十日，調令其第四軍司令官（野津上將係七月十七日到達鮎岩）指揮該軍佔領大石後，應使向在第二軍之第五師歸還該軍指揮，該軍將來逕向海城或經吉洞峪向遼陽進發，須依佔領大石橋後之狀況而定。

日軍第二軍，七月二十三日，向大石橋之俄軍開始運動，第四軍亦向柞木城方面運動，牽制俄軍第二軍之攻擊容易，自二十二日起，開始前進。

七月廿日苦魯巴金上將。與總參謀總長議決，親率其支隊及第十七軍團，攻擊黑木軍，廿三日歐俄第十軍團長，同由遼陽出發，廿四日到遼東支隊之位置（榆樹林子附近），該支隊因感不熟山地行動，與山砲隊之缺乏及兵力之不足等，遂改變攻擊之決心，而命令其在浪子山北方大安平集合之歐俄第十軍團（步兵二十四營，騎兵十八連，野砲八十八門，山砲五門）恢復橋頭。佔領蓋平之日軍第二軍，預定以先鋒部隊，佔領大石橋營口，但據各方消息，約於廿日佔領大石橋前，約有俄軍二師，即決必舉全力前進，自七月二十三日，開始運動，二十日晨，即攻取大石橋附近俄軍之陣地。

七月二十四日，日軍第二軍，自晨攻擊大石橋俄軍之陣地，其第四軍亦為之響應前進，廿日戰事甚烈，卡爾吉奇，於早首在師團所據守之陣地，於將該正而俄軍車砲之第一第二連擊取，該軍於翌

二十五日拂曉，已完全佔領附近一帶俄軍之陣地，且以一部佔領營口，當時，營口尙可通旅順運糧船，至旅順與大陸已被完全遮斷，在大石橋之俄軍，照前時所受之訓令，於二十四日，由該地撤退向海城退却。

七月二十八日，大山元帥將第五師編入第四軍戰鬥序列，（向在第二軍）且命該軍見機將柞木城附近佔領，因之軍司令官以三十日爲期，決以其第五師向俄軍之右側背攻擊，以第十師由正面攻擊柞木城附近。

日本第三軍新增加之第九師到達後，自二十六日起開始，全線攻擊運動，二十八日，佔領長門子土門子之線，三十日，更向鳳凰山之線，攻擊前進，將自冷泉屯附近火石嶺郭家溝東北高地之線佔領後，即著手編成圍攻陣地。

日軍第一軍司令官，偵知七月下旬有強大之俄軍，在大安平方面集合中，企圖向日軍右翼第十二師攻擊，七月三十日，擬先發制敵，急命其第二師之一旅，增加於第十二師，以當榆樹林子方面之俄軍，以其餘部隊，自三十一日起攻擊樣子嶺之俄軍，八月一日，佔領榆樹林子，樣子嶺附近一帶之高地。

於是乎魯巴金上將企圖準備恢復橋頭之攻擊，又受挫折，結果東部支隊，向浪子山附近，歐俄

第十軍團，向大安平退却。

日軍第四軍，亦自七月三十日迄八月一日兩日，攻擊柞木城附近之俄軍，使之向海城方面敗走，在此役攻擊之際，適其第三師（第二軍所屬）之右側支隊，前來會合，即使之攻擊俄軍右翼，當時其第二軍之主力已在大石橋附近，一爲第四軍攻擊容易，一爲掣肘第一軍方面之俄軍，八月一日，自大石橋出發，向海城方向前進。

在前，普魯巴金上將企圖更改對於黑木軍之攻勢，遂命歐俄第十軍團恢復橋頭，七月二十六日，回到遼陽，翌日，將爾後之決心，報告遠東總督曰：「欲待西伯利亞第五軍團到達，（八月十日前後到達奉天。）以歐俄第十七軍團，在東方正面集合，再對黑木軍實施總攻擊，」報告後，即命西伯利亞第一第四軍團之主力，（此兩軍團爲兩部支隊之主力）在海城附近集合，而始有八月一日東方正面，並柞木城附近之戰敗，因此普魯巴金上將判斷南路支隊在海城附近攻門不利，自八月二日，使向鞍山站附近之陣地退却。

日軍第四軍佔領柞木城時，大山元帥更擬以其第四第二軍前進，攻陷海城，八月二日，訓令兩軍司令官，使第二軍由南方，第四軍接連第二軍右翼，實施攻擊，當時第二軍司令官，知俄軍已有退却之狀，乃於三日以其先進部隊佔領海城，又以騎兵旅佔領牛莊，翌日更向艾塔堡子，官編

子，大堡屯之線前進，搜索鞍山站附近之敵情，第四軍於三日到達石門嶺，在柞木城西北四里。英城子（在海城東南二里。）之線，知俄軍已退却，即駐紮於該地。

八月三日，俄軍遠東總督與普魯巴金上將會商爾後之作戰，總督主張遼陽之陣地，雖然堅固，但有被日軍迂回之虞，故於此地集合六個軍團，殊為危險，主張迅擊黑木軍為有利，然普魯巴金上將不與同意，祇願慮日軍遠在左翼迂回，翌四日派遣其第十七軍團之一部，向太子河右岸地區，又以一部派遣奉天，（均不在一旅以下，）而對於南方，則以西伯利亞第一第二軍團（步兵四十營，騎兵二十連，砲百六十門），守備鞍山站陣地，以南部支隊之第四軍團（步兵三十營，騎兵二十連，砲七十六門），為其豫備，此外另派步兵五營，騎兵二十一連，砲二十門，任右翼警戒，以第十及西伯利亞第三軍團，對於東方佔領浪子山附近，歐俄第十七軍團之主力，在遼陽附近，作為預備隊。

第二節 遼陽會戰（附圖第三）

第一款 會戰之經過

自一九〇四年八月上旬迄二十九日之狀況。

八月上旬，日軍第四、第二軍，在海城附近集結，為滿洲軍之主力，第一軍已佔領榆樹林子樣子

嶺一帶高地，得就近互相策應，大山元帥因策定進攻遼陽之計劃，判斷當時俄軍使用之兵力雖較日軍爲優勢，但至八月中旬以後，俄方尙有繼續兵團到達，大山元帥擬在俄之增加兵團未到達以前，擊破敵人，八月五日，即令各軍準備一切，當時日總司令部判斷俄方在遼陽附近之兵力如次：

步兵百八十一營，騎兵百五十六連，砲五百三十門，而以之對俄兵力，祇有步兵百二十三營，騎三十五連，砲三百九十六門，又判斷俄軍目下輸送增援中之部隊，爲第一軍團，及西伯利亞第五第六軍團，其兵力，約有步兵九十六營，砲二百九十六門，西伯利亞第五軍團，自八月中旬迄下旬之間，第一軍團，自九月上旬迄中旬之間，可到達遼陽，更可增派西伯利亞第六軍團來援。

八月十四日，因各軍動進準備完畢，大山元帥以攻擊遼陽爲第一著，擬先攻擊當面之俄軍，午前即下左記要旨之命令。

一、第一軍應適時開始運動，應於二十日攻擊石咀子，四方台之敵。

二、第四軍應先以一支隊向上石柵子附近，主力自十八日開始運動，應於二十日由小房身方向向敵之左翼攻擊。

三、第一軍應自十八日開始運動，應於二十日晨佔領侯家屯蘇馬臺之高地。
四、後備步兵第十一旅，歸總司令官直轄，應位置於第二第四軍之中央後。

俄軍總司令苦魯巴金上將。八月六日固守遼陽南方高地線（前進障地），以待增加軍之到來，（西伯利亞第五第六軍團及第一軍團之外，尙豫定增派歐洲之二軍團。）其意圖已報知各軍，並訓令東兵團及南兵團，不與日軍決戰，向遼陽南方前進障地退却，並即將其意圖報告極東總督；曰「我軍欲攻勢轉移擬以西伯利亞第五軍團，使用於太子河左岸，（此軍團原定駐守奉天，對東南警戒，）同第六軍團，整備奉天，更由歐洲增派二軍團前來，」其於上記意圖，軍司令官以下均研究容易退却之處置。苦魯巴金上將之意，縱使極東總督希望以南兵團之一部進擊，然須待增加軍隊之到來，如過早轉移攻勢，反爲不利，此時苦魯巴金判定日本兵力，有步兵百六十營。至百八十營。（即十三師二十五師），騎兵五十連，砲五百門，尙有逐漸增加之勢。

自八月十三日夜，天降大雨，交通斷絕，電信亦多不通，日之第二軍應到諸隊，（後備步兵於徒步砲兵隊，）以致延遲，四之，十六日，大山元帥命令攻擊延期，以俟天晴，故於二十二日下令將總攻擊命令之日時，改爲二十八日。

是時，日第三軍在旅順，由圍攻障地之甬道推進，自八月十九日，開始第一次總攻擊，試行殲滅

，僅佔領龍山東西堡壘，至二十四日晨，已受甚大之損害，不得已用正攻法，逐次奪取堡壘。八月二十三日，俄軍西伯利亞第五軍團之先頭，步兵六團，到達奉天，而第一軍團之先頭，亦到哈爾濱，於是苦魯巴金上將乃改前記之決心，判斷無退却遼陽前進陣地之必要，遂決心固守現在佔領之鞍山站——浪子山之線，而作一大決戰。八月二十三日兩軍之配備如左。

俄軍

東兵團白爾地爾靈上將

塞波嶺附近 X. C. (32) i } (67) i

浪子山附近 III S. C. (24) i } (38 $\frac{1}{2}$) K

在遼陽東方之預備 XVII. C. (11) i } (266) A

南兵團扎魯巴葉夫中將

鞍山站東方 II S. C. (24) i (82) i

鞍山站附近 IV. S. C. (34) } (85) K

鞍山站西方 I. S. C. (24) i } (146) A

總預備隊

在遼陽附近(內含各軍團派遣之工事兵

(26) i.

奉天東輝台間及奉天哈爾濱間 (40) i'

日本軍

第一軍

塞波嶺附近 12D G.L.B. (46) i

浪子山附近 2D, G, D (10) K

自宏東原附近前進中者 26L, 86L (120) A

第四軍

石門嶺(10D) 羅家嶺子 5D (30) i

折木坡 (10) L.B. (72) A (72) i

第二軍

自沂城北側以西 (42) i } (344) A

按 3. 6. 4. 師之順序並列 (272) A

(47) K. (168) A.

(64) A.

爲左側警戒在本溪湖與京方面 (7). 1. (29). K. (10). A.

爲右側警戒之遼河支隊

(4 $\frac{1}{2}$). 1 (8). K. 遼陽 (6). 1 (2). K

奉天直轄步隊(5). 1

大山元帥。八月二十四日，察知現在遼陽奉天間之俄軍兵力，顯然增加，不僅彼我兵力相差甚大，即欲攻擊俄已準備之陣地，亦似冒險，但若能將其擊破，佔領遼陽，不獨於戰略有其必要，且於攻擊旅順，政略上亦有極大影響，如待第三軍之成功而後與之會合攻擊，在此期間，俄軍陸續增加兵團，彼此之優劣，依然如故，而第三軍之成功，究在何日，尙不可知，茲以其部隊素質，確信可達到期望，是以斷然決心，實行攻擊。

當時，大山元帥。判斷俄軍兵力約有步兵百九十一營，騎兵百六十二連，砲五百五十六門以上，日軍之第一線得以使用之兵力，只有步兵一百十八營，騎兵三十五連，砲四百八十六門。日軍第一軍之一部，自八月二十三日，開始運動，主力，於二十四日，開始運動，經二十五二十六兩日，向弓張嶺寒坡嶺高地北線實施夜襲，至二十七日，始佔領湯河右岸一帶之高地。

又其第四第二軍，自二十六日運動開始，二十七日入夜，兩軍均未受敵甚大之抵抗，第四軍即佔領白七驛子迄大石頭東方高地，第二軍則佔領鞍山站—騰熬堡之線。

苦魯巴金上勝二十五日晨，已其知東兵團方面之戰鬥，即由從事構築遼陽陣地之部隊內，抽調一師半，增加東兵團，但二十六日午後十時，接到其左翼軍團失陷紅砂嶺附近之報告，爾後該方面之戰況，益陷苦境，左翼更感危險，又加是日大雨，湯河暴漲，徒涉困難，退路危險極大，遂決心於二十六日夜，令全軍向遼陽附近之陣地退却，其結果，東南兩兵團，自二十六日夜迄二十七日，均向遼陽南方之陣地退却矣。」

二十八日，日方各軍，遵照大山元帥所命，雖已進至攻擊遼陽第一之準備位置，但鞍山站附近俄軍，已棄陣地退却，因而大山元帥對於俄軍是否在遼陽附近，行真面目之戰鬥，頗滋懷疑，若停止于現在線上則徒與俄軍以逃逸時間，因決心不失時機，續行追擊，若俄軍停止於陣地上，則乘其整備未完，即作攻擊準備，午後五時三十分，下左記要旨之命令。

一、第一軍，應速以軍之大部，轉移太子河右岸，以作攻擊準備。

二、第四軍，應在櫻桃園之線開進，必要時，可參與第一軍之攻擊。

三、第二軍，應在魯臺子之線開進，隨時派遣一師，爲滿洲軍之總預備隊，又徒步砲兵一營，

野砲兵一團，作配屬於第四軍，之準備。

是日，第一軍追擊敵兵，入夜，已進出英守堡栗子園礮山子之線，第二第四軍，概進出於沙河之線。

俄軍各隊，二十八日，逐次在遼陽前進陣地集合，二十九日，即佔領如左之陣地。

第一線部隊。

歐俄第十七軍團（步兵三十二營，騎兵二十一連，砲百十二門，騎砲兵六門，工兵二營，）監視自太子河右岸時官屯附近，迄上流江官屯附近之間。

歐俄第十軍團（步兵三十二營，騎兵六連，砲百十二門，白砲十二門，工營一營。）在高力村附近。

西伯利亞第三軍團（步兵二十四營，騎兵六連，砲六十四門，騎兵山砲八門，工兵一營。）在早飯屯附近。

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步兵二十四營，騎兵十連，砲六十四門，騎砲六門，機關槍八挺，工兵一營。）在首山堡附近，除上述之外，另有步兵一營，騎兵三十五連，砲十二門，任右側翼警戒，騎兵十二連任左側掩護。

軍總預備隊

西伯利亞第二軍團（步兵十二營，騎兵二連，砲三十二門，工兵一營，）位置遼陽南側。

西伯利亞第四軍團（步兵二十四營，騎兵六連，砲三十二門，工兵一營，）位置遼陽北側。

莎姆索開夫支隊（騎兵九連，騎砲六門，）在徐往子附近。

奧爾勞夫支隊（步兵十六營，騎兵二連，砲十六門，）在沙河堡附近。

賽伊可夫支隊（步兵七營半，騎兵二連，砲二十四門，）在迎水寺附近。

此外尚有步兵八營，砲三十六門，由歐俄到達，參與此次會戰。

二十九日，日軍第一軍之右翼方面，殆未前進，中央向石咀子附近前進，作渡河之準備，左翼方面，對岔路子孟家房之俄軍，向周家溝極子山之線前進，準備攻擊。

至其第四軍，則向大山櫻桃園之線前進，以主力對早飯屯南方高地之敵，作攻擊準備。又其第二軍，無偵察首山堡附近敵情之必要，概在前日之位置。

二、八月三十日之狀況。

八月三十日夜，日軍第一軍之主方，在冷刀灣附近，渡過太子河，向皇姑坎方向前進，其近衛師及第二師之一部，於是日軍轉即攻岔路子，孟家房附近俄軍之陣地，夕刻，雖已奪取徐家溝北

方高地，但因俄方漸次增加兵力，有轉移攻勢之狀，故此夜退回徐家溝南方高地固守。

又其第四軍，以主力在第一軍左翼喻家溝之線進出，而向早飯屯南方高地之俄軍攻擊，又該軍之第五師，與第二軍之名翼連繫，佔領自天窪迄其西北方之地區，向北大山之俄軍攻擊，但未能略取該地，大山元帥遂命屬於第二軍之徒步砲兵一營，及野戰砲兵一團，屬於第一軍，且命第二軍迅速擊破首山堡之俄軍，俾第四軍之戰況有利。

日第二軍，俾第三師佔領向陽寺北端，及北大山攻擊，使第六師由安莊子向其北方展開，而向首山堡攻擊，第四師應供總司令官之隨時指揮，因將該師集結於奧隆臺附近，然其第四師長小川中將，見軍之攻擊，未能進步，即獨斷專行，以其半營增加於第六師之左翼，但此日戰況，未見發展，而時已入夜。

俄軍此日戰鬥僅以西伯利亞第一、第三軍團，及第十軍團之一部為主，苦魯巴金上將自戰鬥初期，即將總預備隊向各方面逐次增加，堅強抵抗，尤其右翼將基包圖日軍外翼之勢，其他各方面，雖已演出局部勝利，但無乘機轉移攻勢之意，此夜，苦魯巴金上將，命各軍團明三十二日，不祇固守陣地，更須見機轉移攻勢，擊破日軍。

最初苦魯巴金上將計畫，如日軍以有力部隊，向太子河右岸移動，則向隸陽主陣地（第二線陣

(地)撤退，以縮短其正面，而將節約所得之兵力於右岸，採取攻勢，故須以多數兵力為總預備隊，因將會經增加第一線各軍團，及中間地區總預備隊之大部調回，又使奧爾勞夫支隊，於三十一日拂曉前，到烟臺炭坑且使軍之後方機關，著手準備向奉天或鉄嶺撤退，翌三十一日晨，為對日本軍之迂回，遂下準備命令。

命令之要旨如左。

第十七軍團、應防禦太子河右岸，自時官屯至木廠之間，並以騎兵暨親上流，與在本溪湖部隊連絡。

西伯利亞第二軍團（附第十軍團步兵一旅，砲兵三連，）及西伯利亞第四軍團，守備遼陽設堡障地。

總預備隊內第十軍團之主力，自遼陽東方向新城退却。

西伯利亞第三軍團，經遼陽市街，向其北方城廓之後方撤退。

同第一軍團，應以一師位置於烟臺停車場，以二師位置遼陽附近太子河右岸。

莎羅索蘭夫支隊，在沙潞屯向謝家屯前進，米西真哥支隊，在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後，向謝家屯前進。

三、八月三十一日之狀況。

八月三十一日，日軍第一軍之主方，（第十二師及第二師之主方），子拂曉前渡過太子河，前至石廠北方高地，遂官屯西方之線。

其近衛師及第二師之殘餘，在太子河左岸作持久戰，又近衛後備步兵旅，（二十五日以來，對於本溪湖方面，掩護軍之側背，然自三十日夜半，開始前進，）已佔領本溪湖。

至其第四第三軍，依然續行攻擊，但尙未成功。

大山元帥。先時願慮俄軍自遼陽西方，向其左翼進襲，但此際尙未發見徵候，故第四師之使用，即委於第二軍司令官。

總軍西伯利亞第一第三軍團方面之戰鬥，終日激烈，但第十軍團方面，甚爲平穩，苦魯巴金上將，午前十一時，接得報告，知有優勢之日軍，正在江官屯及其上流，向太子河右岸移動，遂命與爾勞夫支隊（步兵八營，砲十六門。）及資伊可夫支隊（步兵七營，砲八門，）增加於第十七軍團左翼，稍過正午，命各軍團於日沒後，由現陣地撤退，按三十日之準備命令實行。

九月一日，俄軍在太河左岸，以西伯利亞第二軍團（在鐵道以東），同第四軍團（在鐵道以西），及同第三軍團（爲兩軍團之預備隊），合計約有步兵七十一營，對於右岸日軍第一軍之主方，

春近衛後備步兵旅第十二師，及第一師之半部，是時，日之步兵，僅二十四營。而俄軍之步兵約九十營。

四、九月一日之狀況。

九月一日日軍第一軍主力，攻擊黑英臺附近俄軍，激戰之後，日軍第二師，於入夜時，佔領時官屯及饅頭山第十二師與之彈藥，亦佔領五頂山附近，而與近距之敵，互相對峙，（此日軍司令官已在左岸，即將第二師殘餘及後備步兵第二十九團招致右岸。）

在太子河左岸日軍第一軍之殘餘，及其第四第二軍，已知前面俄軍夜間退却，遂向高力村達子營東八里莊，東旺堡臺之線前進，對於遼陽主陣地，準備攻擊。

大山元帥此日由海城出發到湯崗子、

若魯巴金上將據報此日晨，見有日軍一師，係於昨三十一日晨，向太子河右岸前進，接連在江官屯附近架橋，午後五時許，即有步砲兵連續行渡河，若魯巴金上將決心以太子河右岸之部隊，在時官屯烟臺炭坑之線展開，以時官屯之陣地爲軸，向右旋回，將黑木軍壓迫太子河右岸而殲滅之，並定於今日之中，以其主力集結遼陽東北方地區，明日，與敵接近，三日，實施攻擊，而第十及西伯利亞第一、第三軍團，因昨夜來之運動，非常疲勞與不整齊，此夜，已在遼陽東北地

區集合。

五、九月二日之狀況。

九月二日午前一時十五分，苦魯巴金上將根據前日之計畫，使主方向時官屯烟臺炭坑之線前進。其前進部署，大要如次。

一、對南方之部隊。

以西伯利亞第二第四軍團，及第十第十七軍團之一部（步兵五十六營，騎兵十連，砲百五十門），守備遼陽主陣地，其第十第十七軍團之一部（步兵十六營，騎兵三連，砲六十八門，）在太子河右岸，面南佔領陣地。

二、對東方之部隊。

以第十七軍團（步兵二十三營，騎兵十八連，砲百二十門，）固守時官屯附近之陣地，以第十軍團（步兵二十一營，騎兵六連，砲八十門，）爲右縱隊，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步兵十八營，騎兵八連，砲六十二門，）爲左縱隊，向沙辭屯南北之線前進。

奧爾勞夫支隊（步兵十三營，騎兵三連，砲二十二門，）由烟臺炭坑，隨左縱隊之行動，向東南方前進。

西第三軍團（步兵十八營，騎兵四連，砲四十八門，）爲預備隊，向張書屯前進。

三、除以上之外，另遣所要之部隊，警戒兩側，總之，約以五師對於南方，八師對於東方，將取攻勢也。

此日日軍第一軍主力，企圖佔領黑英臺後續行攻擊，即在其右翼，將攻襲前來之俄軍擊破，而後佔領烟臺炭坑附近一帶之高地，左翼雖向寶淨山攻擊，但其一部，已被俄兵反擊，而向黑英臺後退，爾後俄軍漸次增加，戰鬥未克進步，日沒時，俄軍襲擊烟臺炭坑，並侵頭山方面，黑英臺附近之戰鬥再起，極其慘烈，雖至夜半，尙未停止，其在最右翼之近衛後備步兵旅，自本溪湖方面前進攻擊，下石橋子俄軍，入夜後，尙未決定勝負。

在太子河左岸日軍近衛師，於高方村附近，與右岸之俄軍對峙，又其第四第二軍，雖向大打白狐迄楊家子林之線，努力進攻，然未至突擊而已日沒。

大山元帥此日自湯崗子出發，到達沙河。

苦魯巴金上將。爲親自指揮攻擊，午前六時，由遼陽出發同九時，達張書屯，始悉正午前刻，時官屯附近之陣地，已陷於日軍之手，因而其預定之攻擊部署，漸隨之終了，但因同地可作攻擊運動之據點，故決心先將時官屯奪回，遂命其第十七軍團速與奧爾勞夫支隊連絡而恢復時官屯附近

近之陣地，又命西第一軍團，在第十七軍團與奧爾勞夫支隊之中間前進，以其第十軍團之主方，爲軍之總預備隊，（第十軍團之前衛，暫歸第十七軍團指揮），第十七軍團自午後起，向時官屯附近陣地，集中砲火，與增加之第十軍團欲行突擊，雖極努力，但目的未達，其左翼之戰況此日已生重大變化，即與爾勞夫支隊，爲援助第十七軍團之戰鬥，冀向黑英崙方向前進，但在縣亘之高梁地內，突被日軍將其前面及左側衝動而潰走，其潰走方向，正與前進中之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先頭遭遇，該軍團因其陷於窘境，乃於小蓬蓬溝附近爲之防禦，因其本身損害疲勞過甚，至夜半，乃向立沿溝退却。

六、九月三日之狀況。

九月三日，苦魯巴金上將不詳悉前面狀況，仍在左翼集結兵力，漸漸舉其全力，欲實施攻擊，午前二時三十分，已將攻擊命令發下，然轉瞬間，即接其南方部隊（守備遼陽附近之隊），缺乏砲彈及預備隊不足之報，午前三時四十分，又接其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向立沿溝退却，以待後命之報，午前六時稍前，更接其第十七軍團長報稱，時官屯陣地之攻擊，已被擊退等語，於是軍司命官對於攻勢，已經絕望，即決計退守奉天，以圖後舉，遂作退却部署。

俄軍退却部署大要，係以西伯利亞第二、第四軍團，守備遼陽。入夜後，再向東烟臺退却，爲掩

讓此退却，以第三軍團佔領羅大臺連溝之線，以強大之騎兵，警戒左側，以一軍團控置中央直後，以爲預備。

此日，日軍之最右翼，已向前進，近衛後備步兵旅，已將上平臺子附近之俄軍擊破，以主方向羅大臺坑轉進，第一軍之主方，昨夜以來，雖受俄軍之猛烈攻擊，然經奮鬥後，於拂曉時，已將俄軍擊退，但因俄軍仍在前面近處停止，且集中優勢砲火，不得前進，故軍司令官決心將其近衛師招致，自四日起，擬作猛烈之追擊。

七、九月四日以後之狀況。

日軍第四第二軍方面，攻擊無甚進步，然自三日夕刻以來，因俄軍漸次退却，至四日晨，已得佔領遼陽一帶之陣地，然因太子河漲水，橋梁悉被冲壞，故不得向右岸前進。

九月四日，日軍第一軍暫時維持現狀，以待近衛師之到來而轉移追擊，然午後一時，第二師已奪取寶淨山，第十二師前面之敵，亦已減少，遂擬即時開始追擊，然自夜半始能進發，其第十二師在大達連溝附近，與優勢俄軍衝突，因混亂奮鬥，已陷於苦戰，但五日晨，已將俄軍向西方擊退，其第二師，五日午後，向監泥堡附近前進，其近衛師，亦到羅大臺附近，近衛後備步兵旅，五日，向雙龍寺附近前進，均各整備戰鬥，第一軍方面之俄軍，五日夜，悉向北方退却，第四軍四

日午後，以一支隊佔領斜高山，軍之殘餘，與第二軍同在遼陽附近集結兵力，六日，使騎兵第一旅，由小北河前進，搜索太子河右岸。

大山元帥。四日，下令各軍，應行戰後整頓，其概要如左。

日第一軍在東臺達連溝監泥堡以南，太子河右岸地區，集結兵力之後，以主力守備自烟臺泥坑，經東臺達連溝迄房身附近之間。

第二，第四軍，應在高力迄黃家嶺子之線以南，太子河左岸，集結兵力，第二軍應派騎兵一旅，在小北河附近，渡過太子河，向長灘河南方前進，搜索敵情。

大山元帥由沙河出發，七日，入遼陽。

九月八日命令，編成遼東守備軍，任上將男爵西寬二郎爲軍司令官，担任爾後滿洲軍背後之兵站業務。

九月下旬命令，編成臨時築城團，構成遼陽附近防禦陣地，爲軍作戰之據點。

俄軍四日，以其主力（第十七，西伯利亞第三第一軍團，佔領自張書屯附近羅大臺迄立沿溝達溝之線，使南方正面部隊（在遼陽附近者，）之主力，得向東烟臺退却，以其後衛殘置於太子河右岸，高力釐迎水寺附近，挾太子河與日本軍對峙，若魯巴金上將恐日軍壓迫其左翼，於爾後之退

却危險，特以有力之一部，留於烟臺停車場東方地區，俾諸隊於日沒後向北方遠處退却，五日，再行退却，大概係向十里河之線撤退，以其正面向南，六、七兩日，尚在繼續撤退，七日夕，其主力在渾河沿岸，集結整頓，其後衛則停止於沙河之線，騎兵在十里河之線，停止警戒，參與本會戰兩軍之兵力及損害如左。

日軍，步兵百廿三營，騎兵卅七連半，野山砲四百〇六門，重砲六十八門，工兵廿四連一排，俄軍，步兵百九十五營半，騎兵百四十四連半，野山砲五百八十九門，重砲六十四門，工兵二十五連半。

戰鬥員

日軍，約十三萬五千。
俄軍，約二十二萬五千。

損害

日軍二萬三千五百。
俄軍二萬。
砲七門。步騎槍及其他。
彈藥多量。被日軍鹵獲。

最初，若魯巴金上將。在鞍山站、寒坡嶺之線，其目的在使日軍展開，其後因增加隊之確實到達，故再決心遵守此線決戰，然二十六日，因左翼被日軍壓迫，退路危險，故連鞍山站之陣地，亦一一撤退，二十七日，已向遼陽之防禦線退却，如此，全係放棄內線。致使日軍在本陣地之前，得以確實進擊之機會矣，俄軍若利用險峻東方山地，拒止日軍，率其全力攻擊南方，則足使

芬難之日軍，感到極大困難，作戰結果，或有甚大變化，俄軍不此之圖，致失攻勢之機，殊爲遺憾。

自三十日，遼陽本陣地攻擊開始時，俄軍即將總預備隊逐次注入前線，日軍之一部，預備向太子河右岸前進，三十一日，已有二師日軍，移至右岸，此際，俄軍第十七軍團，不但不謀妨害日軍渡河，且靜觀無爲，而左岸第十軍團，亦僅繼續砲戰，不作些須活動，因之致使苦魯巴金上將決心（三十一日）退至第一防線，以主力集結於太子河右岸，而擬向黑木軍採取攻勢，然此日若擊其總預備隊，斷然由右翼採取攻勢，或已獲得勝利，亦未可知，然如此失去攻勢之機，未免可惜，俄軍因先注意渡河設備，故九月一日夕，得以集結其主力於太子河右岸，此種渡河，固然不免多少混雜，但因注意渡河在先，始得保持三倍以上之優勢，故有二日之攻擊部署，然偶因其右翼在黑英臺附近與崗崎旅奮鬥之失，及奧爾勞夫支隊在左翼之敗，致使攻勢企圖，遭受挫折，因而波及全軍，不得已而行退却。

第二款 遼陽會戰之觀察

一、本會戰日軍對於優勢之俄軍，又逢降雨，及高粱障礙，軍隊行動，已極困難，然竟得將俄軍擊退，此種成功，雖有種種原因，不外各軍能冒極大之困難，對於頑強俄軍，力行不撓不屈之攻擊，尤其向太子河右岸前進之第一軍，擊退優勢俄軍，而逼其退却之動機，又總司令部

冒正面俄軍攻勢之危險，隨第一軍向太子河右岸前進，確信可將俄軍殲滅，故斷乎決意，親自指導會戰，遂能獲得勝利之結果。

（反之俄軍司令官雖然企圖一大決戰，但缺乏斷然實行之決心，即其對於正面之攻勢，因受日軍猛烈之攻擊挫折，因而對於日軍第一軍之攻勢，亦隨之斷念，其作戰幾全追隨於敵，（立於被動地位，）而少澈底，其雄圖亦終歸泡影。

二、本會戰，如日軍接續猛烈追擊，或於奉天以南，得以將俄軍解決，然因日軍戰鬥力之消耗，後方施設之不完備，尤其缺乏榴彈等之諸種狀況，故不能實行果敢澈底之追擊，致使俄軍得在其近處停止，誠爲遺憾，然本會戰之結果，不惟與俄軍以直接甚大之損害，更可與俄軍精神上最大之打擊，益使日軍發生堅確必勝之信念，且南滿戰略要點之遼陽爲日軍第一期作戰攻略後，已獲得國際上有利之地位，而與戰政兩路上亦有甚大之利益。

三、觀乎本會戰之戰捷，非僅賴兵力之多寡，而實基於統帥之卓越，及賴軍隊指揮官之必勝信念與意志之鞏固，並軍隊之精銳而獲勝利，爲捕捉殲滅敵兵，務必斷行猛烈果敢之追擊，吾人必須痛感勿忘。

第三節 沙河會戰（附圖第四）

第一款 會戰之經過

一、一九〇四年九月中旬以後之狀況。

遼陽會戰後，日軍大山元帥，因俄軍之主力，雖向奉天附近退却，然其一部，仍在沙河附近，故必須恢復其戰鬥力，將俄軍向北方遠處壓迫，而向奉天新民府之線前進，遂決心作北進之準備，自九月十六日起，開始運動，佔領自烟臺炭坑附近迄善莊子附近之線，以備爾後之前進，其第二軍派一支隊於牛居南方三家子掩護軍之左翼，又以騎兵第一旅之主力，佔領黑溝臺，搜索渾河兩岸地區之敵情。

在此之前，少將載仁親王指揮之騎兵第二旅，九月十一日，到達戰地，（沙河）屬於第二軍，同月十八日，因變更戰鬥序列，始編入第一軍，九月二十一日，到達烟臺炭坑東南方大窪附近，任撫順奉天方面之搜索，又其後備步兵第三旅，同第十一旅，野戰砲兵第一旅（缺第三團），徒步砲兵第四團，同獨立第二營，亦由其第二軍接歸第四軍，九月中旬以後，察各方面之情況，知攻勢移轉之機勢已至，第一軍司令官，請將陣地一部遷於第四軍，以強大之兵力，集結於右翼，總司令官許之，翌二十八日，即命第一第四軍，向第一線移動。

蓋大山元帥判斷在奉天附近，俄軍主力，無論何時，亦能向我右翼來襲，故許第一軍以強大之兵

方集結於右翼之後，可以隨時應付在平壤子附近梅澤旅（近衛後備步兵旅）方面之戰况，自下平壤子附近迄開泥堡間之守備，至必要時，可以將其撤去，又命其第四軍將前哨線擴張至忙牛屯附近，以補第一軍行動間所生警戒線之空隙。

當時其第三軍方面，於九月十九日，實施第二次之總攻擊，迄二十一日午後，始將水師營南方及龍眼北方之堡壘奪取，爾靈山雖可暫時佔領，但不能將其維持，二十二日，即退於突擊障地，再作爾後繼續之正攻。

苦魯巴金上將因遼陽戰敗後，損傷疲勞過甚，如再以設備不足之奉天附近之障地作戰，甚為危險，若遠向北方退却，放棄奉天，於政略及給養上，亦極不利，故擬暫駐奉天，乘日軍未到之前，集合軍之主力，守備奉天附近障地，以備日軍之來攻，更擬乘間準備轉取攻勢，九月八日，即關於此種準備之命令，同月十七日，判斷日軍將向左翼前進，遂決心在渾河之線，取新配備之防禦，乘機轉為攻勢，此際俄皇察知滿州之兵力過大，指揮困難，遂任谷利頗貝爾格上將為滿州軍第二軍總司令，以目下運輸中之西伯利亞第六軍團，第八軍團，步兵第六十一師，及獨立騎兵四師編成之滿州第二軍，歸其指揮

苦魯巴金上將，自遼陽會戰後，察知日軍之兵力劣勢，而且極其疲勞，擬不待其第二軍之到來，

迅速轉爲攻勢，將日軍擊攘於太子河岸，更長驅救援旅順，此種計劃，已得阿萊克協葉夫總督同意，軍司令官即決意將日軍牽制於其左翼平地方面，以主力由右翼包圍，而向遼陽壓迫，九月二十八日午後六時，已定左記之部署。

一、西支隊白爾地爾靈上將指揮之歐俄第十、第十七軍團，哥薩克騎兵二旅，（步兵六十六營，騎兵四十連，砲百九十門，工兵二營）任主攻在沙河之線集合，沿東清鐵道兩側前進，在前進之第二日，以前衛佔領英守屯，紅寶山，柳塘溝之線，主力佔領柳半屯盛河堡林盛堡構成陣地。

二、東支隊司塔開爾貝爾格中將指揮之西伯利亞第一、第二、第三軍團，及同哥薩克騎兵師，（步兵七十六營，騎兵三十四連，機關槍三十二挺，砲百九十八門，工兵三營，）任主攻以邊牛堡子爲目標，經撫順—英守堡—八家子—高官寨—三家子大道，（道路包含在內，）與廟陵—德勝屯，奉集堡—邊牛堡子—本溪湖大道，（道路包含在內，）間前進，前進之第二日，以前衛向王富嶺，營盤，姚千戶屯之線前進，主力向八家子，响山子，戴家廟子之線前進。

三、總預備隊

西伯利亞第四軍團，（步兵廿四營，騎兵五連，榴百廿四門，工兵一營，）第一軍團（步兵三

四、側翼警戒

十二營，騎兵四連，砲九十六門，工兵一營）位置於兩支隊之中央後。

對於右翼，以節包夫斯基中將支隊，（步兵十二營，騎兵十六連，砲三十二門，工兵二營，）向長灘附近前進，並在同地架橋，且築橋頭堡掩護之。

同時，以高沙諾夫斯基少將之支隊，（步兵六營半，騎兵九連，砲十六門），守備遼河之綽，任軍最右翼之掩護，與節包夫斯基之支隊連絡，齊頭並進，此外以一部殘置於石佛寺附近，任遼河直接之警戒。

對於左翼，以林年空普中將支隊，（步兵十三營，騎兵十八連，砲三十門，工兵一營，）在馬羣鄂方面集合，隨全軍之行動，向太子河上流河谷動作。

同時，以馬德里陶夫上校支隊，（步兵一營，騎兵二連，獵兵二連，砲二門，）與右方支隊連繫，向賽馬集方面前進，警戒軍之最左翼。

五、西伯利亞策六軍團，（步兵三十二營，騎兵六連，砲九十六門，工兵一營，）位置於西支隊之右側後

當時普魯巴金上將，判斷日本軍之兵力如左。

第一軍，步兵七十六營，騎兵十八連，砲二百七十六門，（實際）步兵四十六營，騎兵十九連，砲百二十門。

第二軍，步兵六十營，騎兵二十六連，砲二百五十二門，（實際）步兵三十六營，騎兵二十一連，砲百六十門。

第四軍，步兵四十四營，騎九連，砲百二十門，（實際）步兵四十二營，騎兵六連，砲二百〇八門。

以總計，步兵百八十營，騎兵五十三連，砲六百四十八門，（實際）步兵二十四營，騎兵四十六連，砲四百八十八門。

又判斷日本軍之配備如左。

第一軍之主力，在本溪湖方面，其有力之前衛，在邊牛堡子附近。

第一軍之一部及第二第四軍，在太子河右岸遼陽大道方面，其前衛在烟臺炭坑，鐵道支線及其西方，另有混成一旅，已將沈巨堡佔領。

二、十月上旬之狀況

其在運動開始之前，將林年空普中將支隊，隸入西伯利亞第三軍團，任該軍團左側之警戒，又將
在奉集堡莎姆索闊夫少將支隊（騎兵十連，砲六門）調至姚千戶屯東北張盤溝，任正面之搜索，
更將在總司令官復將節包夫斯基中將支隊之主力，留置大潘建臺附近，以玉崗附近爲行動之根據
地，在渾河右岸，如未發見優勢之日軍時，即移至渾河左岸，隸於西支隊司令官指揮之下。全軍
自十月五日開始前進運動。

日軍於十月初間，已將遼陽會戰之損傷，彈藥之消耗，補充完畢，又由國內新派第八師（師長中
將男爵立見尙文），其先頭部隊，已於十月六日在大連上陸，第七第八師，原在國內作戰路的預
備，大本營基於總司令官要求，乃遣第八師至戰地，位置於金州附近，以便得使用於旅順或沙
河附近，大山元帥綜合十月七日正午以前之諸情報，判斷俄軍主力，行將轉取攻勢，決心先將兵
力集結，見機採取攻勢，七日下午一時即下左記之部署命令。

- 一、第一軍應在自大南溝附近迄烟臺堯坑之間，集結兵力。
- 二、第二、第四軍，應努力在現守備線之後方狹小地域，集結兵力。
- 三、在太子河左岸第四軍之後備步兵第三、第十一旅，砲兵第一旅司令部，與同第一團，應直

屬於總司令官。

四、大連上陸中第八師之已上陸部隊，應由鐵道速運至遼陽。

昨日，第一軍之梅澤旅，自上平屯附近，向大嶺、土門嶺之線退却，（第一軍司令官察知俄軍將取攻勢，故命該旅後退，以免暴露孤立之危險。）

俄軍此日察悉日本軍之主力，在鐵道線路兩側，即以任總預備隊之圖伯利第四軍團主力，向二道溝附近前進，又以第六軍團主力，向大蘇家堡及其西方前進，（第六軍團之一旅，任奉天鐵嶺附近之警備。）

十月八日日軍第一軍之新陣地，大概已努力構成，且正搜索敵情，其第二，第四軍，依然在舊陣地，此夜，本溪湖曾受敵之攻擊。

俄軍之林年空普及莎姆索鬧夫支隊，向本溪湖附近前進，林年空普之一部，自夕刻起，向本溪湖攻擊，該地日軍，僅有少數之守備隊，梅澤少將。立即派隊支援，將其拒止。

日軍在本溪湖有多數之軍需品，係由吉田上校指揮之後備步兵三連，與騎兵一連，担任守備。又在橋頭，日軍亦有多數之軍需品，其守備兵僅以一排任之。

俄軍東支隊，前夜偵知邊牛堡子附近之日軍，已經退却，遂以一部佔領該地，以主力在李家窩棚前蘇麻堡子之線展開，西支隊，以主力置於沙河堡、林盛堡附近，其前衛在蔡家拔柳塘溝之線，

準備應付日軍之攻勢，十九日晨，林年空普支隊及西伯利亞第三軍團，攻擊本溪湖，其一部向太子河左岸前進，因之橋頭堡亦將陷於危殆，日軍第一軍司令官，乃將此方面之部隊隸屬其第十二師長指揮，以同師主力，擊撲本溪湖方面之俄軍，又遣其騎兵第二旅（在大善附近）向橋頭急行，第一軍之殘餘，並第一第四軍仍在前日之位置。

大山元帥決心乘俄軍在渾河左岸集結兵力尙未完成之前，將其擊破，午後八時，下左記要旨之命令。

一、第一軍，應使第十二師及梅澤旅向下石橋子方向之敵攻擊，軍主力待第四軍進出於五里臺子附近時，攻擊前面之敵而向奉集堡前進。

二、第四軍，應自十日晨，開始運動，攻擊前黃家甸孤家子附近之敵。

三、第二軍，應與第四軍之左翼連繫，向板橋堡、太平莊之線前進，但其主力須在右方集結。

四、總預備隊，（後備步兵第三、第十一旅，砲兵第一旅）。應於十日午前，在羅大台南方集合。若魯巴金上將判斷邊牛堡子方面之日軍，向太子河退却中，遂作以下之部署，命東支隊，由北方及東北方攻擊，以偵察日軍之本陣地，以總預備之西伯利亞第四軍團，爲掩護東支隊之右翼，向上下柳河子附近之高地前進，又以西支隊，隨西伯利亞第四軍團之行動前進，以其前衛，佔領三

塊石山十里河之線，以第一軍團，及西伯利亞第六軍團，後方警戒部隊，在西支隊之後方近處前進。

三、十月十日之狀況。

十月十日，俄軍東支隊基於苦魯巴金上將之企圖，決意將其正面向右旋回，自官屯附近，延亘於棧道之線前進，對本溪湖大嶺，土門子之障地，雖曾力攻，但因日軍之頑強抵抗，未達目的，其餘之俄軍，大概仍在前日之位置，而西支隊之前衝，因受日軍之攻擊，已向後方退却。

日軍第一軍右翼第十二師方面，俄軍約以二師之衆，猛烈攻擊，日軍則終日苦戰奮鬥，在平地方面，該軍之主力，因待第四軍之前進，仍在舊時位置，第四軍自晨開始前進，其右翼第十師，未受抵抗，已得佔領大營官屯北方高地，但左翼之第五師攻擊五里臺子東方障地俄軍，至日沒時尙未佔領。

日軍第二軍將微弱之敵擊退後，於日沒前，向雙臺子郝家屯之線前進，秋山支隊，已到沈且堡附近，警戒左翼。

大山元帥此日向羅大臺南方尖山子前進，使其預備隊在第四軍後方近處前進，又爲救援本溪湖之急，特由韓國駐屯軍中抽調後備步兵第五旅，使其逐次向連山關急行，（目下在龍岩浦上陸中）

十一日，應到達遼陽之第八師部隊，在鵝房宿營，對本溪湖作警戒之部署，大山元帥擬將遼陽、奉天大道東方地區之俄軍，壓迫於東北方地區，午後八時，卽下左記要旨之命令。

一、第一軍應向奉集堡攻擊。

二、第四軍應於明晨前將五里臺子之敵驅逐，向右旋回，而向柳匠屯攻擊。

三、第二軍，拂曉時，應直向沙河堡，官立堡之線前進，俾右旋回容易。

四、總預備隊，應在周家達連溝附近集合，準備向土門子東方高地之南方前進。

四、十月十一日之狀況。

十月十一日，俄軍東支隊，依然攻擊本溪湖方面之日軍，其餘之俄軍，大概仍停止於前日之位置，作攻擊準備。

日軍第一軍之右翼，約被二軍圍，砲八十門之俄軍壓迫，已達苦戰之境，因此，第一軍司令官，除留步兵一營外，卽命第十二師全師，向該方面努力防禦，第一軍之主力，並第四、第二軍此日雖繼續攻擊，但因第四軍左翼方面之前進，未能如意，以致該軍預定之右旋回，亦不能遂行，大山元帥到達東烟臺，爲翌日維持其第一軍現狀，以第二師與第四軍，協力攻擊三家子之俄軍，第四軍將總預備隊增加，於翌晨前始得將三家子奪取，而完成軍之旋回運動，一面使其第五師在荒

地附近集合，以爲總司令官之直屬，另以同師步兵第九旅長山田少將，率領一部，（步兵第四十一團，砲兵第五團，同第十四團之一營，徒步砲兵第二團，同第二獨立營，工兵第五營之主力，）停止於五里臺子東方高地，掩護第四軍之左側背，第二軍依然在作擊退沙河堡方面俄軍之部署。總之此日日軍以極劣勢之兵力，在本溪湖附近抵禦東部兵團，及爾餘之全軍，擬作右旋回，將俄軍向山地壓迫，然旋回未畢，已全進至攻擊之地步。

俄軍原欲將日軍壓迫於山地帶而占勝利，但遭日軍第一軍之堅強抵抗，遂使攻擊停頓，其西支隊於十里河附近，遭受壓迫，其中央亦生搖動，在最右翼之西伯利亞第六軍團，因留在後方，被日軍第四師，將其右翼包圍，因而俄軍之包圍企圖，遂歸無效。

五、十月十二日之狀況。

十月十二日日軍第一軍之右翼，依然固守陣地，以其騎兵第二旅，由太子河右岸威脅俄軍之側背，於是始使俄軍開退却之端緒，軍主力又行猛烈之攻擊，將馬耳山附近上下達連溝附近之高地奪取，第四軍以其第十師，自午前一時，開始行動，夜襲三塊石山，將其佔領，接續向陽城寨東南方高地攻擊，然戰局未結而時已入夜。

日軍第二軍爲壓迫俄軍之西支隊，而向板橋堡大臺之嶽前進，山田支隊與之連繫，且非除敵之抵

抗，而迫近於紅寶山附近俄軍陣地之線。

俄軍之最左翼，受日軍騎兵第二旅之攻擊，其結果莎娜索闊夫支隊，向三家子方面退却，林年寇普支隊，向威寧城方向退却，西伯利亞第三軍團，因恐日軍之逆襲，入夜，即向高臺子北方高地撤退，又同第一二團，依然佔領响子山附近，作預備用西伯利亞第二軍團之主力，在邊牛堡子附近，此時日軍正準備突破東支隊之右翼。

又西支隊，自晨以來，因受猛烈之攻擊，同右翼已先自崩潰，入夜，即向沙河堡，林盛堡之線退却，西伯利亞第六軍團之一部，爲援助西支隊，曾取攻勢，但因西支隊之退却，亦隨之向來勝堡撤退。

六十月十三日之狀況。

十月十三日日軍第一軍之右翼，雖因俄軍退却，除去危險，但不能立即前進追擊，今晨以來，著手作追擊前進之準備，該軍主力此日續行攻擊，近衛師雖奪取馬耳山，然因右翼被西伯利亞第二軍團包圍，復將該地放棄，又第二師之主力，與第四軍協力攻擊，將自上、下燒達連溝北方高地迄三家子雙臺子一帶之高地略取。

日軍第二軍，是晨雖曾試行追擊，然爲優勢之俄軍支拒，不得已遂在王家樓子三家子萬家園子之

線而止，秋山支隊位置於黑林臺。

大山元帥，此日命第五師之主方，到半拉山子，增加於第一軍，午後，將山田支隊招致於全家窪子，歸總司令官直轄，入夜，又命各軍應向沙河之線前進，命第八師之先頭部隊，到東烟臺苦魯巴金上將。不得已放棄東部兵團，由包圍運動以求決戰之計劃，使東部兵團向邊牛堡子北方高地線撤退而再復歸正面，將中央諸隊之主方，置於奉集堡附近，以一步置於沙河南岸，拒止日軍之突進，又命西部兵團，逐次向北方撤退，即被壓迫，亦應固守林盛堡沙河堡，拒止日軍，二面命在右翼之第六軍團，自此日起，歸屬西部兵團。

十月十四日之狀況。

十月十四日，日軍第一軍，夕刻，大略佔領沙河左岸地區，由龍岩浦急行之後備步兵第五旅；午後四時，其先頭已到橋頭。

其第四軍，將團山寺附近之俄軍，向塔山及其西北方擊退，第一軍亦將蛇山子沙河堡林盛堡攻陷，此日，第四師雖屢屢受俄軍逆襲，但均將其擊退，秋山支隊，又在黑林臺維持。

此日，大山元帥仍使各軍迅速整頓，更欲向渾河左岸前進午後四時三十分有如左之處置。各軍速在左列之線上作戰後之整頓且向奉天方向搜索。

使第一軍在上瓦房，終家坡東和尚溝之線以內，（此外使第十二師向邊牛堡子搜索前進，如可歸則向康大人屯前進，搜索撫順方面。）

第四軍，在蒲草窪東南方高地迄長嶺子之線以南。

第二軍，在沙河堡林盛堡之線以南，（此外使有力之一部隊，向官立堡附近前進，偵察渾河西方之敵情，並渾河之渡場。）

總預備隊諸隊，第五師，後備步兵第三，第十旅，砲兵第一旅（缺一團），徒步砲兵部隊，歸復本來之戰鬥序列。

又擬使第八師將亦在渾河右岸動作，故先令該師在北大溝附近，爲渾河渡河之準備。

俄軍此日所受之新損失，實因不善使用西伯利亞第六軍團，以致顯然減殺其戰鬥力，其東部兵團，佔領自王富嶺，經邊牛堡子高地迄上瓦房附近之線陣地，西部兵團，在失陷沙河堡林盛堡之後，佔領其直北陣地，與日軍對峙，最右翼鉄木鉢夫斯基支隊之一部，此日，已將李大屯奪取。〔苦魯巴金上將。因沙河附近正面，被日軍突破，結果，其東部兵團之退路，有被遮斷之虞，因此擬掌握強大之預備隊以作後盾，故於此夜命令東部兵團司官，將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於十五晨以前，調至三家子羅秀戈屯之地區，以作軍之總預備隊，使守現在陣地。〕

十月十五日以後之狀況、及會戰之終局。

十月十五日，日軍第一，第四軍方面之俄軍，已行退却，兩軍即並肩在下平臺子—馬耳山—長嶺子之線，實施工事，以作確實佔領，其第二軍方面俄軍，逐次增加，該軍雖以一部向其戰線前進，但仍在前日之位置，秋山支隊，雖圖努力奮回，李大人屯但未成功而日沒，乃退回太平莊。

此日，俄軍大概仍停止於前日之位置，狀況無大變化，但鉄木鉢夫斯基支隊，是日夕刻，因掩護西伯利亞第六軍團之右翼，向大莊料退却，又西伯利亞第一軍團長指揮之步兵二十二營，砲三十二門，爲第一第二兩軍團之混合部隊，到羅秀戈屯作預備隊。

十月十六日，日軍第一第四軍方面之狀況，無大變化，第二軍以其右翼第三師，向河北沙河堡及其東方之俄軍，續行攻擊，第四軍之山田支隊，與其右翼連繫，共同實施攻擊，（山田支隊，十三日，歸總司令官直轄，在全家窪子，十五日命令，復歸本軍，同日夕，仍領萬寶山，支隊初時僅以步兵第四十一團爲基幹，其後奉命增強其力，當時計有步兵第四十一團，後備步兵第一旅，（缺一團），騎兵一連，野山砲各一營，工兵一連，歸其指揮。

然此日午後以來，俄軍大舉增加，以致日軍攻擊，未克進步，因此，第二軍司令官決定中止攻擊，入夜，命第三師向沙河堡之線退却，同時第四軍司令官，亦命山田支隊向長嶺子附近後退，在

其部署未完成之前，午後八時許，已被俄軍擊退。

普魯巴金上將雖接東部兵團司令官報告意見，擬由奉集堡方向向英守屯轉移攻勢，然該上將命以非與他之兵團連繫，難收效果，此種實施，須待彼之命令施行，普魯巴金上將此日，原擬轉移攻勢，故命西部兵團攻擊前進，後知萬寶山失守，遂暫中止轉移攻勢，先將萬寶山奪回，即命攻擊部隊，自午五時許，開始運動，夜半將其略取，西部兵團，是晨，已將攻擊前進之諸準備整理完畢，西伯利亞第六軍團正以一部佔領大武鎮營作爲攻擊據點，又與鉄木鉢夫斯基支隊協力攻擊日軍第四軍之右翼，但忽得普魯巴金上將之命令，須向大武鎮營三家子瓜且臺之線退却。同日以後，日軍各軍，大概仍在原地，按過去十日午後四時半之命令，作戰門直後之整頓，更努力作向渾河右岸前進之準備。

俄軍雖未完全放棄攻勢企圖，然其勢力業已弛緩，雖屢屢希圖攻擊，不過爲其一局部分，結果一無所成，其實質將於會戰終了明告吾人，

日軍數日來之戰鬥使俄軍攻勢企圖挫折，如再加以打擊，或可完成任務，於是大山元帥決心進駐沙河左岸，力圖恢復戰鬥之力，且更作攻擊準備，十月二十日，命令各軍於現在之地構築防禦陣地，且速整頓部隊，並須掌握強大之預備隊，以待戰鬥力之恢復，又使前命急行之後備步兵第五

旅，（缺一營）自十三日起，逐次到來，十八日上午，在上平臺子附近集合完畢，歸第十二師指揮，第八師之步兵、工兵，及衛生隊之全部，已到東烟臺附近，爲總預備隊，（第五師，在十里河附近，爲總預備隊。）

俄軍此時亦極疲勞困憊，其軍需品漸告缺乏，故駐於現在地增設防禦工事，注其全力，以圖戰鬥之恢復。

如此，兩軍咸挾沙河構築堅固陣地，此所謂沙河之對陣，兩軍遠處約隔三、四公里，近處僅隔二、三百公尺，互相對峙，如此渡過是年，本會戰兩軍參加之兵力並損害如左。

日軍，步兵百二十三營，騎兵四十六連，砲四百八十八門，機關砲十二門，工兵二十四連。

俄軍，步兵二百四十九營半，騎兵百卅七連，砲七百五十門，機關槍三十二挺，工兵三十六連。

戰鬥員

日本軍，約十二萬八千。

俄軍，約二十二萬一千六百。

損害

日軍約二萬五千

俄軍約四萬一千四百。

第二款 沙河會戰之觀察

一、本會戰日軍之戰鬥力，雖尙未充分恢復，然尙可對俄軍約二倍兵力之攻擊，此種成功，是在戰略的攻勢之轉取，斯種攻勢，雖自己兵力較爲劣勢，但因係乘俄軍在渾河左岸集結兵力未及有利之時，即佔先機斷然攻擊，遂使俄軍希圖對日軍右翼方面之攻擊斷念，且得將其擊退。

本會戰雙方之主力，全使用於相反之方面，而日軍所以能獲勝利者，非獨關乎軍隊精銳之度，而實在指揮官意志之堅確與斷然之攻擊以致之。

日軍如照當初計劃，於陣地直前實施戰術的攻勢，或已陷於被動，不能使俄軍對其右翼之攻擊斷念，詎料由此方面發見俄方破綻，遂得乘間獲得戰果也。

二、本會戰應特筆書名者，本溪湖方面日軍之防禦也，此方之防軍，對於數倍之俄軍，經數日之苦戰惡鬥，依然充分保持陣地，以擊戰捷之端，蓋此防軍因善利用地形，並賴軍隊之精銳，尤其指揮官之意志堅確，故得對抗數倍之敵。

三、本會戰因準備不甚充分，砲彈尤其缺乏，是以不能行果敢之追擊，僅得挫折俄軍之企圖，雖云獲得充分戰果，然已與俄軍相當之損害，非待戰鬥力恢復，不能再取攻勢，在此期間，日軍已得恢復爾後之戰鬥準備。並得攻略旅順之寬裕時間。

第四節 沙河對陣與沈且堡戰鬥

第一款 沙河對陣

沙河會戰之結局，大約係在十月十四日，爾後兩軍互挾沙河對峙，各努力準備會戰，故未有所動作，在此期間，各方面雖有小戰，於狀況無大變化，雙方祇加強陣地，此為沙河之對陣。

日軍後備步兵第九旅，向在韓國為其北境之防衛，然隨作戰之進步，其第一軍兵站線之側面，已漸漸暴露，其危險狀況，業已顯然，故日軍大本營以該旅與後備砲兵第六旅及其他諸兵，於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三日，編成後備第一師，（師長中將板井重季隸）於韓國駐屯軍司令官（上將男爵長谷川好道）之下，其主力使在墟廠驛馬集之間。

十月下旬，日軍第三軍方面第二次之攻擊，未能奏效，十一月二十三日，乘其第七師到來之機，於二十六日再行攻擊，然仍未能達到目的，因之即中止望鄉臺之攻擊，二十七日，決心將爾靈山攻略，十二月六日，該山始落於日軍之手，第二次攻擊結局之後對於港內，始得加以砲擊。

一、日軍大本營之作戰方針。

自軍大本營接西伯利亞鐵道員加爾湖之線落成報告時，判斷翌年冰解期後，應有顯然優勢之兵力，集結於極東，因此，乃命滿洲軍駐屯遼陽附近形勝之地過冬，以待旅順陷落，又將新設諸隊與其第三軍相合，使之蹶地以備速下旅順，又豫料此後敵軍之增加速度，每月以一算樹計算，隨其經

過之時日，漸次轉爲優勢，（十二月上旬計算，俄對日滿洲軍之主方，祇有十一軍團，）（步兵三百〇三營）推算二月下旬，可以增加二軍團，（步兵六十四營）三月下旬，更可增加四軍團也，（且波羅的海艦隊之東來，約在明年（一九〇五）一月下旬二月上旬之間，故不能聽其長期靜止，關於十二月上旬，決定對俄軍之新計劃，以擊破旅順俄艦爲第一著，至遲須在波羅的海艦隊未到之前，使之陷落，因此須將滿洲軍之主方增加，使於一月下旬轉取攻勢，並在俄軍尙未顯然優勢之前，一求決戰。

二、滿洲軍總司令部之冬期作戰計畫。

日本之滿洲軍總司令官。按其大本營之作戰方針，於十二月十六日，策定冬季作戰計畫，其概要如左。

滿洲軍一般之目的，在乘機求俄軍之主方而攻擊之，然在嚴寒之際，因作戰行動至難，故在此期間，日軍不欲前進攻擊。

俄軍若在此期間採取攻勢，因彼我之正面，均極鞏固，故其活動之方面，應在側翼，因而須努力準備強大之豫備以備使用，當俄軍來襲時，應賴正面之陣地與豫備隊之使用而行決戰。

職是之故，大山元帥所以命令各軍堅固陣地者，係以節約第一線之兵力而作強大之豫備隊，以備

隨時得使用，俄軍若向我左翼攻擊，隨時可將滿洲軍總豫備隊（第五師之主力，及第八師，並後備步兵一旅（屬於第八師），向該方面行動，（第五師在十里河，第八師在烟臺附近），命第三軍仍然續行攻擊旅順，以便俄艦失去運動力，依正攻之部署，將松樹山迤東鷄冠山北堡壘之正面，逐次略取。

三、旅順開城，（日軍攻略經過，詳本章第五節）

日軍第三軍，其後擊沉俄艦，及攻城作業漸進步，於一九〇五年一月二日，使俄軍不得已而開城，於是戰局發生一大變化，即殲滅極東艦隊，俾日海軍得以自由行動，又可以攻城軍增加於滿洲軍之主力是也。

四、日軍鴨綠江軍之編成與第三軍之北進

日軍大本營，於十二月下旬，對於旅順陷落後遣第三軍之北進，與韓國駐屯軍之增加，已有所計劃，一月十二日，命定鴨綠江軍及第三軍之戰鬥序列，鴨綠江軍，係以原任韓國西北境防衛之後備第一師，與第十一師，並後備步兵一旅半編成，隸於韓國駐屯軍司令官之下，俾韓國之防衛堅強，必要時可用其向撫順方面前進，以威脅沙河附近俄軍之左側，第三軍係以第一、第七、第八、第九師，並後備步兵，及騎砲兵各一旅編成，屬於滿洲軍總司令官之下，該軍自一九〇五年一

月十五日起，其戰鬥部隊，已在遼陽附近前進之征途中。

俄軍於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解除極東總督阿萊克協葉夫之任，以苦魯巴金上將爲極東陸海軍總司令官，十一月六日，將滿洲軍編成三軍，十二月中旬，企圖迅救旅順，始開始攻勢運動，然因補充兵到達未完，加之第二第三軍司令官，於十二月上旬初到戰地，未能通曉全般狀況，尤其由負攻擊責任之第二軍司令官報稱，須待第十六軍團及其他增加部隊之到來，始可攻擊，其結果，攻擊延期，到一月下旬，如該軍不自延期，是時旅順尙未開城，日軍第三軍亦未奉命赴遼陽也，此時該軍爲迅速擊破日軍，計決心不待第十六軍團之到達，即開始運動，遂命各軍作必要之準備，並使米可淺霧中將指揮之騎兵大集團南下，以圖阻攔日軍第三軍之北進，及使日軍之攻擊準備遲緩。

於是米可淺霧中將以大騎兵團（騎兵七十二連，乘馬獵兵二隊，砲二十二門，）在四方臺附近集合，一月九日，作四縱隊，沿遼河南進，而大山元帥乃急調後方部隊增加海城牛莊營口之守備，該騎兵集團先被營口日軍守備隊擊退，十四日，接連又在牛莊西北方三叉河北方爲日軍擊攔，十五日退還四方臺附近。」

五、挺進騎兵隊之派遣。

此時爲日方滿洲軍左側之搜索警戒，有派多數騎兵之必要，故以騎兵第二旅歸滿洲軍總司令官之直轄，十七日正午，使在小北河集合，搜索渾河左岸地區米司淺靠騎兵團來襲之時期，日軍亦由秋山支隊，編成永沼挺進隊（集成二連，總員百七十八人，）及長谷川挺進隊（集成二連，總員百〇二人，）向長春西南約七里之新開河挺進，破壞該處鉄橋，並破壞長春北方張家灣停車場附近之鉄道電線，且在俄軍之背後活動，因而牽制俄軍甚大之兵力。

第二款 沈且堡戰鬥（附圖第五）

米司淺靠騎兵團南下後，普魯巴金上將於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九日，策定攻擊計劃之要旨如左。

一、滿洲軍以攻擊之目的，擬將日本軍向太子河左岸驅逐，自一月二十五日起開始運動，先以日本第二軍爲目標，向其左翼包圍。

二、第二軍應先將金鴨子—沈且堡間敵之陣地攻略，然後續向北烟臺大東山堡之線前進，更須適應敵情，及第三軍（中央軍，）之收獲效果，而向十里河雙臺子之線前進。

三、第三軍將林盛堡長浪堡敵之陣地攻略後，續向林盛堡紅凌堡之線前進，更應與第二軍連繫，向後臺紅寶山高地前進。

四、第一軍協助第三軍，攻略後臺高地後，應將崆山子，長嶺子附近之高地略取，更須適應敵

情，及第二第三軍攻擊之發展，而向三家子方向前進。

五、總預備隊（三軍團缺一師半，）位置於白塔舖附近。

二月二十四日，兩軍之位置，如附圖。

一、一月二十五日之狀況

一月二十五日，俄軍第二軍司令官，擬先將沈且堡攻略，以作據點，更欲逐步向東方攻擊，自拂曉前，開始運動。

大山元帥接得俄軍大部隊在沈且堡方面現出之報，午前十一時，命其第八師長，務以多數兵力，立即進擊黑溝臺方面之俄軍，然該師因所部散駐各處，入夜時尙未集合完畢，此時守備黑溝臺之種田支隊，（騎兵上校種田銓之助指揮之後備步兵一連，騎兵第五、第八團（各缺一排），於是日午後二時四十分，屬於第八師），爲約一師之俄軍包圍，以苦戰奮鬥，防止俄軍後，遵命令，於是夜向古城子退却，第八師之主方，已到新莊子附近宿營，日軍其他方面之狀況，無大變化。此日，俄軍第二軍司令官，僅使一軍團攻擊黑溝臺，另以一師，由西方向沈且堡前進，日沒後，佔頭柳條口，李家窩棚之線，在此期間，該軍團在三家子張莊子之線，祇命砲擊日軍之秋山支隊之陣地，第二軍，共有步兵百二十六營，命令實施攻擊者，不過四十營而已。

米可樓靠騎兵團，作二縱隊南進，與日本騎兵第二旅，在吳家崗子衝突，激戰之後，佔領該地，軍因參加黑溝臺附近之戰，乃向東方轉進。

二、一月二十六日之狀況。

一月二十六日，日軍第八師，以後備步兵第八旅，在右翼步兵第四團，在左翼施行展開，後備步兵第十六旅爲預備，位置於古城子，向黑溝臺攻擊時，兩翼被俄軍包圍，又接有俄軍之大縱隊自牛居方面，向其左側背迂回之報告，該師當時已在老橋至五家子八公里之線展開，陷於非常之窘境，師長乃毅然不屈，續行攻擊，至日沒時，始中止攻擊。

秋山支隊之右翼及中央方面，終日蒙俄軍砲火，左翼之沈且堡，此日被一師以上之俄軍攻擊，日沒時，其南部已被攻陷，日軍守備該地之豐邊支隊，（騎兵上校豐邊耕作後備步兵一營，缺一連），騎兵第十三第十四團，騎砲八門，機關槍一挺，工兵一連（缺一排），以苦戰奮鬥，守備該地，遂使俄軍斷念夜間攻擊，而自行退却，日軍第二軍司令官夕刻，以其第三師之步兵二營，砲六門，增加於該守備隊。

此夜，日軍大山元帥得到第八師方面俄軍漸次增加，且其大縱隊，已由牛居方面東進之報，判斷俄軍企圖向我左側實施真面目之攻擊，遂作如左之部署。

命在十里河之第五師，立即出發，到狼洞溝，入於第八師長轄下，爲編成臨時立見軍，（以第八師長立見尙文，爲臨時軍長）。

二、以第二軍中作總預備之第三師大部，於明晨，在大東山堡北方集合。

三、以第四軍中作總預備之摺澤少將所率步兵第十一團，立即出發，到東烟臺，又使後備步兵第十旅，立即位置於五里臺子。

四、以第一軍中作總預備之步兵八營，砲兵三連，立即出發，到大藍旗，歸總司令官直轄。

五、以第九師（先在旗順，屬於第三軍，最後預定徒步行軍北進，）之步兵三團，（師長回來，）由鐵道輸送至遼陽，以遼東守備軍之後備步兵一營守備河公堡。

苦魯巴金上將。因其第二軍僅擬以一日之時間，攻略黑溝臺沈且堡之線，深恐釀出意外危險，故於二十六日訓令該軍僅使攻略沈且堡及其附近爲止。

因此，第二軍司令官計劃，擬以第十軍團攻擊李大屯，然亦僅使其一部佔領黑林臺富家莊爲止，又此日，以第八軍團之步兵第十四師，攻擊沈且堡，（使佔軍團一半之第五師，由北臺子張莊子之線援助之，）該師夕刻，已得漸漸進入南部，然約有一旅之兵在一小部落內麕集時，被日軍發見，立刻集中砲火，將其隊伍擊亂，該隊以悲慘之狀態向西逃走，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正午以來

，由老橋蘇麻堡方向，受日本軍之猛烈逆襲，不得由黑溝臺頭泡之線前進，又米可淺靠支隊將日本軍之小部隊驅逐，佔領修二堡，擾亂日本軍之背後。

在此期間，第一第三軍，則無所動作拱手停止於原陣地，因之日軍得由其正面選拔有力之部隊，集結於左翼，此日夕刻，第二軍司令官，以日軍將取攻勢，又因沈且堡攻擊困難之故，特請總司令官增援，而苦魯巴金上將以日軍之主攻，尙未明確，拒絕其請，嗣後接到第十四師已將沈且堡攻路之報，大爲滿足，乃決於翌二十七日，命令各軍，固守佔領之地休息，至二十七日晨，苦魯巴金上將始明全局真相，蓋該軍已命作豫備之集結兵軍團，與第八、及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之各一旅，（計有五旅，）攻路沈且堡，以第十四師作預備隊矣。

三、一月二十七日之狀況。

一月二十七日，在沈且堡日軍之豐邊支隊，得其第三師一部之援助，將小樹子附近之前進陣地克復，第三師之主力，此日，在大東山堡及其西北方地區，集結完畢。

日軍第五師，二十六日夜半，自十里河出發，雪夜行軍，辛苦備嘗，拂曉後，到狼洞溝，立見中將即由該師派出村山支隊（以少將村山邦彥指揮之步兵第廿一團爲基幹，）向修二堡方向，擊斃該方面之俄軍，爾餘與第八師之右方連續，攻擊柳條口方面之俄軍，第五師之主力，日沒時，已

達塔姚子附近。

日軍第八師，以其預備隊置於中央，率其全力努力攻擊，然戰況不惟未克發展，而五家子附近（左翼，）已受俄軍包圍，其側背亦將爲俄軍有力騎兵團之蹂躪，幸得村山支隊到來，竭力勇戰，始將俄軍向西擊退，又中央蘇麻堡方面，被俄軍壓迫，入夜時受俄軍猛烈之夜襲，混戰後俄軍退去。

此夜，大山元帥認爲若黑溝寨方面之戰鬥，久而不決，在第三軍北進未完之前，其全線將有受俄軍攻擊之虞，必須迅速擊攘該方面之敵始可，遂命第二師之主力，於明晨前，到狼洞溝，入於第八師長之隸下，又遣與第五師主力分離之摺澤支隊，到狼洞溝，復歸第五師長之隸下。

是晨苦魯巴金上將，命其第二軍繼續攻擊沈且堡，其第一第三軍，則牽制當面之日軍，任攻擊沈且堡之集成狙擊兵團，因行動遲緩，此日僅作攻擊準備，又在其左翼第八軍團之一部，及第十軍團之主力，亦僅在其舊有位置施行砲擊，西伯利亞第一軍團，此日雖奉命固守其現在陣地，但因顧慮與攻擊沈且堡部隊之連繫，乃獨斷採取攻勢，而向蘇麻堡五家子之線，猛烈攻擊，入夜，又以步兵十二營向蘇麻堡斷然夜襲，雖爲其奪取一部，但已蒙受多大損害，而終被擊退。

米司淺靠支隊，以左縱隊包圍三尖泡，以右縱隊經修二堡，因與向狼洞溝方向前進中之日軍村山支

隊衝突，激戰之後，米西真哥中將負傷，不得已，乃向西方退却。

第一第三軍，雖奉命牽制當面之日軍，然不過遙施砲擊而已。

四、一月二十八日之狀況。

一月二十八日日軍第五師，自晨續行攻擊，雖得佔領柳條口姚坨子之線，但爾後未有進步而且已沒。

其第八師因第五師及村山支隊之前進，已減少兩側之顧慮，故不待第二師之到達，即續行攻擊，然因死傷相繼疲勞殊甚，其右翼隊雖再三希圖向黑溝壘突擊，然終未成功，中央隊激戰之後，佔領同地南方沙丘，雖更決行夜襲，但歸失敗，左翼隊，午後因摺澤支隊之在右翼加入，與第二師之一部，到達三尖泡，故得漸將五家子奪回，爾再向頭泡夜襲，但亦未成功。

其第二師到達狼洞溝後，向五家子前進，村山支隊，已將修二堡略取，夕刻，更將哈爾堡佔領，此日，第二軍司令官，爲牽制前面之敵曾施行砲擊，第四、第一軍，亦施行砲擊，此夜，大山元帥判斷在其第八師左翼方面，俄軍之兵力，不比日軍優劣，擬由柳條口方向攻擊，而將黑溝壘以南之俄軍殲滅，遂從新部署命第八師長將發備步兵第十旅增加於第五師，於翌日拂曉，使其向長灘方向攻擊，同時，並使督勵第一師努力攻擊，又使步兵第六旅（缺第七團）（屬於第三軍，當時

已到王大人屯南方大沙嶺，及騎兵第二旅，威脅俄軍之側背。

俄軍之裝成狙集軍團，於攻擊準備中，反受日本軍之攻擊，大概仍固守前日之位置，第七軍團對李大人屯雖欲施行攻擊，而軍司令官及總司令官咸以其孤立南進爲危險，命其中止，米司淺靠支隊，因受日本軍之壓迫，而向牛居退却，苦魯巴金上將因日軍第二軍之背後正在移動兵團，判斷日軍之六部隊，集中於中央，因之第十軍團之攻勢頗爲危險，故屢屢抑制其行動，又第二軍司令官要求增援，亦多未應，此日判斷牽制日本第二軍團運動開始時，必漸由中央實施攻勢運動，遂決命第二軍之攻勢中止，將其主力移至渾河右岸，此夜命其向四方臺，長灘之線退却。

五、一月二十九日之狀況。

一月二十九日，臨時立見軍之各隊，自晨開始攻擊前進，俄軍於午前五時許，已撤離陣地，未受何等抵抗，即進出於土臺子附近，然因俄軍已在前面停止，故而中止追擊，而作戰門直後之整頓。

俄軍以寒氣凜烈，兼有多數傷兵，若於暗夜退却，殊多困難，故於拂曉前撤離陣地，於二十九日之中，已得佔領所命之線。

爾後兩軍處於靜止狀態，自一月二十六日以來，於黑溝臺悲狀凜烈，連續三晝夜之會戰，於此已

告終了，本會戰，兩軍參加之兵力及損害程度如左。

日本軍，除臨時立見軍之外，第三師及秋山支隊，合共有步兵六十營，騎兵三十連，砲百八十門，損害約九千三百人。

俄軍，第二軍步兵約有百二十營，騎兵九十連，砲四百三十六門，損害，約一萬一千七百人，第二軍司令官，於二月一日，稱病返國。

第三款 沈且堡戰鬥之觀察

一、本會戰，日軍對於約一倍之俄軍，作遭遇戰，且常常對於優勢俄軍，採取攻勢，此次會戰，經三日間之惡戰苦鬥，與困苦缺乏，並忍受嚴寒，始將俄軍擊退，此固由於第八師開始，而各師對於優勢之俄軍亦常存必勝之信念，且能毅然決心佔敵機先，續行攻勢，故能使俄軍之攻擊斷念也。

本會戰，日軍第八師之損害，約有六千，在短少時日，其損害之程度，已遠超過其他戰鬥之上，其戰鬥之慘烈，由此亦可知矣。

二、由本會戰之結果，在遭遇戰時，相信日軍足以一當俄新銳部隊之二。

三、觀本會戰日軍之所以能耐連日之苦戰奮鬥與困苦缺乏者，應痛感軍隊之必須精銳，志氣必須

特別旺盛也。

第五節 旅順要塞之攻防（附旅順攻城經過概要圖）

第一款 要塞之景况並攻擊前之狀況

一、要塞之景况。

俄軍欲將旅順作爲太平洋艦隊最堅固之根據地，故對於海方正面之築城，特別加重，其防禦線，自老虎尾半島西端起，經黃金山及其東方丘阜，至礮嶗嘴高地，築設多數砲臺，陸正面因受守兵兵力之限制，結果，自礮嶗嘴高地起，經二龍山松樹山，椅子山，太陽溝高地，至白鬚山附近之高地正面，約有十九公里之防禦線，內分東北正面（東鷄冠山砲台以南），北西面（自東鷄冠山北砲臺起至松樹山砲台之間），西正面（椅子山以南）三地區，前進陣地，則設於大小孤山水師營南側之線，及二〇三高地附近，又接近街市處，則設長七公里之中央複廊，工事在開戰之前，雖未充分完成，但爾後銳意作業，完成南山陣地，又構築自老座山經鞍子嶺迄雙台溝之陣地，本防禦線被圍時，其工事業經完成，且更加強矣。

二、攻擊前之狀況。

日軍大本營擬以大連爲將來全軍之根據地，並欲定於一九〇四年七月中旬，覆滅俄之艦隊，以此

關係決定攻略，願遂命第三軍任之。

日軍第三軍（司令官乃木大將，第一、第十一師及攻城特種部隊），五月三十一日，命定戰鬥序列，軍司令官，六月六日，在張家屯上陸，掌握軍之指揮，當時因攻城重砲尙未運到，故暫時維持現狀，新增後備步兵第一旅，二十四日，到達戰場，而大連之掃海作業，亦已完成。

六月二十六日，左翼之第十一師，將俄車驅逐後，佔領劍山小平島之線，其佔領半島之最高點，不惟得以展望俄之要塞，而且可以隱蔽日海軍狀況也。

七月二日，第三軍之戰鬥序列，略有變更，增加第九師，後備步兵第四旅，及其他多數之砲兵，並工兵部隊。

俄國關東要塞區總司令官司鉄塞爾中將，擬奪回劍山附近之陣地，自七月二日至四日，以步兵五十五連，五公分七砲六門，野砲二十門，向劍山方面出擊，但均被日軍擊退。

及至七月下旬，日軍之增加部隊到達後，以第九師增加於第十一師之中間，並使後備步兵第一旅，歸第九師師長指揮，經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之激戰，始將自雙台溝經凹字形山，鞍子嶺，迄大白山東南方地間之半永久築城，陣地略取，三十日續將鳳凰山附近一帶之高地奪取後，已可將俄軍全部壓迫於要塞之內，於是即著手圍攻陣地之編成。

七月三十日，是處俄軍，尙有要塞戍兵步兵三十一營，騎兵一連，野砲兵九連，五公分七砲一連，要塞砲兵三營，工兵一連，戰鬥員約有三萬五千人，要塞備砲三百五十門，（內含中央複廊之砲），日軍第一次攻擊時之兵力，約有步兵四十七營，騎兵四連，砲三百八十門，（內重砲百九十四門）工兵十一連，戰鬥員合計約五萬人。

第二款 日軍攻擊實施

前進陣地之攻略。

在當時全般之狀況上，日軍因急須攻略旅順，故決定強襲之攻擊計劃，大概以前記之軍隊區分，其攻擊正面，爲二龍山東鷄冠山兩砲臺間，各師係由左之攻擊地區攻擊之。

日軍第一師，自火石嶺東側點線路起，經水師營北方高地之東脚，松樹山西脚通於河川之線（線含在內）以西，其第九師自第一師之左翼起，經團山子東方六百公尺之凸稜，楊家屯西北方之高地，通於吳家房及東鷄冠山北砲臺北麓延線（線含在內）之間，其第十一師，自第九師之左翼線以東。

如此，第十一師自一九〇五年八月七日至九日，已將大小孤山略取，第一師，十五日佔領自于大山經李家屯至東北溝之線，在此期間，已將攻城砲兵展開，至十八日完成。

二、第一次總攻擊

日軍，自八月十九日開始攻擊，天明即起砲戰，數小時之後，俄軍砲兵大部，暫時沈默。及至步兵前進，全要塞之俄兵，忽起頑強抵抗，戰況極其慘烈，經六晝夜之連續攻擊，損害甚大，而攻擊未見發展，第九師於二十二日僅奪得東、西盤龍山堡壘，第十一師之一部，二十三日夜，雖曾二次進入望臺，但立被擊退，二十四日午後，軍司令官命令各師中止攻擊，守備現地實施堅固工事，此次攻擊，日軍之損害，約有一萬五千八百人。

三、第二次總攻擊。

日軍經於第一次總攻擊之結果，乃決定用正攻法，以廿八公分榴彈砲，增加攻擊，命其第一師，以二〇三高地附近之諸堡壘，及水師營各堡壘為目標，第九師應堅守東西盤龍山之兩堡壘，且以龍眼北方堡壘，及盤龍山北堡壘為目標，第十一師，以東鷄冠山北堡壘，及同山砲臺為攻擊目標，九月一日，著手攻擊作業，攻擊陣地，逐次向前推進，在此期間，俄軍屢屢出擊，致使作業進步遲緩，軍司令官命令，以九月十九日為期，須將前記之各堡壘攻陷，致廿二日，經過許多之苦戰奮鬥，奪而復失數次結果，僅得佔領水師營南方高地，及龍眼北方高地，但二〇三高地，仍然未破，九月下旬，日軍二十八公分榴彈砲連到，各師之作業，亦日漸進步，是時，雙方互爭掘溝對

壕，在二十八公分榴彈砲展開終了之時，即決定自十月二十六日施行總攻，各師咸冒俄軍猛烈砲火前進，至十一月一日，各師已達松樹山、二龍山、東鷄冠山諸堡壘外壕之前，雖將俄軍屢屢逆襲擊退，但尙未克奪取堡壘，第九師二十六日佔領鉢卷山，三十日，佔領一戶堡壘，第十一師，同日佔領嶺山，此次攻擊，日軍大約損害三千八百人。

四、第三次總攻擊。

十一月日軍第三軍，奉命增加第七師及工兵三連於戰鬥序列，自北方沙河會戰之後，俄方逐漸增加兵力，而有轉移攻勢之勢，又因俄方波羅的海艦隊，已由里播出發，故須迅拔旅順，而與其海軍之活動自由，當時，第三軍總司令官，曾奉日皇之命，囑其排除萬難，迅援旅順，故即決定第三次之總攻擊。

軍司令官期望必將望臺一帶之高地奪取，故自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始攻擊，並命各師向當面之俄壘勇敢突擊，但均被擊退，二十七日，軍司令官，乃中止正面攻擊，決先奪取二〇三高地，第二師，於二十七、八兩日，對於二〇三高地，及赤板山曾果敢反復突擊，雖經一度佔領，但仍被敵逆襲擊退，因損害過重，已無再起攻擊之餘力，軍司令官，二十九日，以第七師增加於該方面，依猛烈砲火之援助，連續數次之突擊，十一月五日，將該高地漸次確實佔領，因而得與要塞致命

之打擊，爾後，即由該高地砲擊港內俄艦，殆已使其失去戰鬥力矣，此次戰鬥，日軍之損害，約有一萬七千人。

五、要塞之攻略。

第三次總攻擊後，日軍第三軍總司令官，決定逐漸奪取堡壘，各師均強行坑道作業，鑿開堅固之岩石，因將爆破胸牆，放工事益行向前，第十一師，十二月十八日，爆破東鷄冠山堡壘，第九師，二十八日，爆破二龍山堡壘，第一師，三十日，爆破松樹山堡壘而均佔領之，於是大勢已定，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以其第九師及第一師之一部，佔領望臺一帶之高地，擬一舉突入旅順，是時，司鐵塞爾中將，已願降服，一月二日蓋印，翌三日，接收俘虜約二萬五千人，及要塞兵器材料等，自攻城開始至開城之期，約經七閱月之時日，在此期間，日軍之死傷，實有六萬左右。

第三款 本要塞攻防之觀察

一、本要塞之攻略，可謂之物質與精神之爭鬪戰，當時旅順為難攻不陷之要塞，雙方皆許為最新式之永久築城，再加配三萬五千之精兵防守，日軍無充分之攻城資料與兵力，但此次之成功，多賴堅忍不拔，肉彈之精神克服之，攻城以來，經過七閱月，死傷約達六萬，始得將其攻陷，是則精神之要素實凌駕諸物質之上。

思及將來或有以不充份之攻擊資料，攻擊堅固陣地之時，應深信無形的要素，應駕乎物質的要素之上，因而對於軍隊之訓練，並戰術之研究，更爲緊要。

二、本攻路經前後數次之攻擊，常受甚大之損害而歸於失敗者，雖有諸種原因，要之日軍對於永久築城，缺少認識與準備，是一大因素也。

吾人須確信以精神之力，可以打破物質的威力，然另一方面，須常洞察將來戰爭之科學的進步，以作有形無形之諸準備爲要。

三、旋順之攻陷日軍，對於向奉天附近連續增加之俄軍，不獨可用精銳之第三軍北進，防備俄軍南下外，且可確保大連港之絕對安全，而於海軍方面豫想到來之波羅的海艦隊，亦得寬裕準備之時間，日方除于政戰兩略取得甚大之效果外，日軍並可使該國後方之國民，益抱必勝之信念，且令舉國一致之精神，更加鞏固。

第六節 奉天會戰（附奉天會戰作戰經過一覽圖）

第一款 會戰之經過

日方對於滿洲軍之作戰計劃。

滿洲軍主力，在沙河對陣之期間，有旅順之開城，鴨綠江軍之編成，第三軍之北進，是時大山

元帥，預期在解冰期前，協同鴨綠江軍阻奉天方面之俄軍決戰，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策定計劃其大要如次。

一、鴨綠江軍務以強大之兵力，由城廠方面，向撫順前進，脅威敵之左側背。

二、第一軍，向敵之左翼攻擊。

三、第四軍，守備現在陣地，準備攻擊。

四、第二軍，攻擊官立堡附近敵之右翼。

五、第三軍，先在遼陽西方太子河兩岸地區開進，進入渾河遼河中間地區，向敵之右側背機動。

六、總豫備軍於會戰之初，開進東烟台附近，隨戰況之進步，漸次在第二軍之左翼運動。

日軍一切均按右之計劃準備中，自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如黑溝台會戰，雙方已顯然將其戰線延長，但爾後狀況無大變化，二月七日日軍大本營，為適應新的作戰，特將戰鬥序列加以若干改變，大山元帥，亦從新改定軍隊區分，依照前記計劃，於二月二十二日，下如左之攻擊命令。

一、以第一軍脅威敵之左翼成功後，以擊破此敵為目的，應派強大部隊於松樹嘴子，海浪寨方面，自二月二十七日起，將攻擊該方面之部署，準備完成，且須與鴨綠江軍常保連絡，軍之

主力，先在陣地，應準備隨時可以攻擊前進。

二、以第四軍佔領，自第一軍之左翼至林盛堡之間，在全軍兩翼，向敵繞回運動，未收效果之前，敵兵容或企圖向我中央攻擊，對其攻擊，應準備隨時可以前進，攻擊萬寶山之敵，得以準備。

三、以第二軍連接第四軍之左翼，在現陣地，待第三軍繞回運動成功時，以最大兵力，由沈且堡附近，準備向來勝堡方向攻擊。

四、命第三軍自二十六日以後，應準備隨時可由現陣地出發，其行動開始時因向敵之右翼繞回，故應先使長灘附近至茨榆坨附近之敵退却，而最初運動方向，由軍之左翼向大民屯前進。

五、總豫備隊，自二十五日起，由第三師長之指揮，位置於大東山堡及狼洞溝附近地區，攻擊前進時，在第二軍之左翼後運動，如第三軍司令官請求時，以步兵一團以下之兵力，屬於同官隸下。

當時，大山元帥判斷俄軍兵力，現在鴨綠江軍方面者，約有步兵八，騎兵五十二連，砲兵七連，在滿洲軍方面者，約有步兵三百六十四營，騎兵百二十六連，砲兵百六十二連，合計有步兵三百七十二營，騎兵百七十八連，砲約一千三百三十門。

實際之兵力，共有步兵三百七十九營半，騎兵百五十一連，砲一千二百十九門，戰鬥員（除砲兵）

約有三十一萬，此外正由歐俄東運者，尚有步兵四十八營，騎兵四十二連，砲兵三十六連，俄軍自黑溝台會戰後，已由歐俄增加部隊，戰鬥力亦日漸恢復，遂又決定採取攻勢，然關於其攻擊方法，久久未決，（總司令官擬照當時黑溝台會戰之方法，參謀長擬以第一軍爲助攻，第二第三軍爲主攻，又徵各軍司令官之意見，大部企圖不能一致，）至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始決定先使第二軍開始攻擊，繼以第一第三軍與之協同實施攻擊，遂下關於各軍攻擊之命令，第二軍之攻擊開始，亦規定二月二十五日。

二、日本軍之主要指揮官。

本會戰日本軍之主要指揮官如左。

| | | | | |
|---------|------|---|---|---|
| 滿洲軍總司令官 | 元帥候爵 | 大 | 山 | 巖 |
| 同 總參謀長 | 上將男爵 | 兒 | 玉 | 源 |
| 鴨綠江軍 | | | | |
| 軍司令官 | 上將男爵 | 川 | 村 | 景 |
| 同參謀長 | 少 將 | 內 | 山 | 小 |
| 第十一師長 | 中 將 | 島 | 重 | 雄 |

後備第一師長

第一軍

軍司令官

同參謀長

近衛師長

第二師長

第十二師長

後備近衛砲成旅長

後備步兵第五旅長

第四軍

軍司令官

同參謀長

第六師長

第十師長

中將

阪井重季

上將男爵

黒木爲楨

少將

藤井茂太

中將

淺田信興

中將

西島助義

中將

井上光

少將

梅澤道治

少將

粟飯原常世

上將伯爵

野津道貫

少將

上原勇作

中將

大久保春野

中將

安東貞美

後備步兵第三旅長

少將

大久保利真

後備步兵第十旅長

上校

門司和太郎

後備步兵第十一旅長

少將

友安治延

砲兵第一旅長

少將

福永宗之助

第二軍

軍司令官

上將男爵

奧保鞏

同參謀長

少將

大迫尙道

第三師長

中將男爵

大島義昌

第四師長

中將

塚本勝嘉

第五師長

中將

木越安綱

第八師長

中將男爵

立見尙文

後備步兵第八旅長

上校

露岡三造

騎兵第一旅長

少將

秋山好古

第三軍

軍司令官

上將男爵

乃木希典

同參謀長

少將

松永正敏

第一師長

中將

飯田俊助

第七師長

中將男爵

大迫尙敏

第九師長

中將男爵

大島久直

後備步兵第十五旅長

上校

松居吉統

騎兵第二旅長

少將

田村久井

砲兵第二旅長

少將

永田龜

總豫備隊

後備步兵第一旅長

少將

隱岐重節

後備步兵第十三旅長

上校

河野通行

後備步兵第十四旅長

上校

齋藤德明

重砲旅團長

少將

豐島陽藏

鴨綠江軍行動開始至二月末之狀況。

日俄戰爭簡史

曠綠江軍於二月二十三、四兩日，攻擊清河城俄軍陣地，激戰後，於廿四日夕刻，佔領該地，自二十五日晨，開始追擊，是日夜，其先頭到達西川嶺及大嶺南方高地，二十六日，大嶺俄軍曾作一時之頑強抵抗，但日軍諸縱隊，因向東方迂迴之結果，俄軍遂撤離陣地，夕刻，日軍先頭部隊，向五龍口板城峪之線前進，任第一軍右翼兵團之第二師主力，二十四日，已進出於高官寨高地之線，二十六日，佔領自高嶺子南方高地至王富嶺南方高地之線，而與前面之俄軍對峙，又該軍第十二師之右翼隊，已佔領松樹嘴子南方高地。

二十六日，日軍第一軍主力砲兵，對沙河對岸俄軍陣地，開始砲擊。

日軍第四第二軍攻擊前進之準備，已經完畢，在待命之姿勢，其第三軍亦於二十五日以前，將繞回運動之準備，整理完畢。

於是大山元帥認為命令其第三軍前進之機已成勢，二十六日正午，命令第三軍於二十七日晨開始前進，命第一，第四，第二軍秘密匿其全般企圖。

著魯巴金上將據報日軍向其左翼增加兵力，因恐沈且堡攻擊部隊，陷於危險，特促第二軍中止攻擊，然第二軍司令官報稱，如使滿洲軍總豫備隊增加此間，縱令日本第三軍全部向此方面來襲，亦能按照豫定實施攻擊，總司令官因未明清河城方面狀況，是以未允其請，因此，第二軍司令官

即中止攻擊，此時，普魯巴金上將知清河城支隊已向大嶺退却，又接其第一軍之西伯利亞第三軍團之一部，已向楊大山撤退之報，復接中國公使館附武官通報，日本第三軍有向清河方面行動之舉，因而更增左翼方面之顧慮，遂將總豫備之大部步兵四十二營，砲二十門，增加於第一軍，次使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在第三軍團之左展開，即將採取攻勢，使第三軍陽攻，但勿惹起大戰門爲要。

二月二十七日，鴨綠江續行追擊，容於據守障堂五百牛綠堡附近之俄軍，雖曾攻擊，然因地形及積雪之關係，未能如意進步而日已沒。

日軍第一軍之主力，自晨開始砲擊，其第二師之左翼隊，由夜半開始行動，拂曉即將王富嶺北方大訂子山佔領，並擬繼續佔領由高嶺子經高台嶺迄其西南一帶之高地，但因降雪不能展望自由，加之右翼俄軍已然增加，故而中止。

其第四第二軍，自晨開始砲擊，第三軍已達媽媽街老鶴垵卡力馬之線，田村支隊，向小紅旗堡子前進。

俄軍達尼洛夫支隊（步兵一旅，砲兵二連），由撫順向五龍口前進中，遭遇優勢之日軍，（後備第一師）正午許，乃退守孤家子東西高地之線，而歸清河城支隊長之隸下，清河支隊，晨來佔領。

龍王廟嶺——五百牛祿堡子附近之線，拒止日軍。

西伯利亞第三軍團，此日雖然失守大釘子山，但仍能守備其北方高地而拒止日軍，爾餘之第一軍及第三軍方面，除與日軍互相砲擊外，狀況無大變化，第二軍方面，漸已知日軍將迂回其側背矣。鴨綠江軍方面之敵，逐次增加兵力，尤其日軍左翼，行將被俄軍包圍，攻擊亦毫無進步，第一軍右翼師（第二師）方面之戰況，亦未見發展，又主力方面，僅繼續作戰，第四軍以二十八公分以下之各砲兵，施行砲戰，第二軍方面亦與俄軍施行徐緩之砲戰，秋山支隊，隨第三軍之行動，由三家子向黃騰坨子前進。

第三軍繼續繞回運動，已到後邊外，養豬圈子，珍子崗之線，田村支隊，到達曹家窩棚附近。大山元帥，自明一日起，決心轉移真面目之攻擊，午後十時三十分，在東烟台所下之命令如次，第一軍應將包圍運動擴張，對於敵之左翼，須完成脅威，且間接援助鴨綠江軍之前進，第四軍，向萬寶山之敵，第二軍，向二台子，長灘間之敵，第三軍，向四方台子之敵攻擊，並須由西方及西北方作攻擊之部署。

俄軍此日僅在陣地抗戰，而其第三軍之正面萬寶山，及其西方本道方面，因受日軍二十八公分榴

糧砲，與其他軍砲之射擊，正在終夜修築被毀之堡壘，又第二軍之右翼，哥列靠夫支隊，因林年空普中將，調任濱河城支隊指揮軍，故以哥列靠夫少將代之，雖欲妨日軍之北進，但因其全正面受日軍壓迫，遂向東北方退却。

芒魯巴金上將，以在荒山子總預備隊之步兵一團，砲兵一連，由鐵道運送撫順，爲援助達尼洛夫支隊，使之急行，其後知其右翼前，有絕大之日軍，向其前進中，此時已判斷爲日之第三軍，因欲擊攘此軍，乃于奉天附近，集結強大之預備隊，並先派在奉天南方預備隊中之步兵一旅，騎兵一連，砲兵一營，向高力屯急行，以拒日軍之迂回前進，此部隊，（由畢哥兒中將指揮）由夜行軍到達奉天西北方大石橋附近宿營。

四、三月一日之狀況。

日方鴨綠江軍依然續行攻擊，但未成功，僅其第十一師之中央隊，已得奪取五百牛祿堡子北方高地之最高點，此種結果，可使俄軍中止對於日軍之左翼包圍運動，第一軍第二師，雖將大釘子山東北方俄軍障地攻略，然其東北方高臺嶺以西俄軍障地，尙未能佔領，其第十二師因受俄軍自車頭嶺側射，攻擊未有進步，僅以一部在其他之正面，佔領前蘇麻堡子姚千戶屯。

其第四軍對於萬寶山，沙河堡調俄軍障地，且行砲戰，且整理攻擊準備。

其第二軍雖向金山屯，長灘線俄軍陣地，開始攻擊，然亦未達到目的而時已入夜矣，又其鑾三軍，以前作第二縱隊之後備步兵第十五旅，及砲兵第二旅爲預備，（使步兵第七團主力歸復原隊）作三縱隊前進，而任第一縱隊之第九師，攻擊四方台俄軍，入夜時，始將該地佔領，第二第三縱隊，將微弱俄騎兵驅逐後，已達小新民屯前大河泡之線，田村支隊，以主力佔領大民屯，以一部佔領新民府。

大山元帥，此日午後十時，下攻擊督促之命令，又以秋山支隊，自二日起，歸鑾三軍司令官之轄下。

俄軍約仍保持舊有之位置，雖失若干地點，亦無甚大變化，但最右翼四方台支隊，步兵六營，砲兵一連，到達雙樹屯，騎兵到達後三台子附近，哥列靠夫支隊之主力，到達前胡台，畢哥兒支隊，到達高力屯。

在此之先，俄軍第一軍，已得到強大增加隊，步兵四十二營，砲百二十門，以作攻擊轉移之準備，然自二十五以來，因高台嶺方面，受日軍第二師之猛烈攻擊，（二十七日，失陷重要之一角面堡，三月一日，又失三角面堡，）又馬羣鄂方面，受日軍鴨綠江軍之猛烈攻擊，因而致使握有步兵百七十餘營之第一軍進攻機勢，爲之頓挫，三月一日，乃決定中止攻擊。

俄軍第二軍，既被減去步兵三十二營，騎兵六連，砲百二十門，又因解散遼河支隊之區域，使哥列嶽夫支隊負擔監視，更以步兵二團，砲兵一連，爲軍之預備，由是四方台之西南方，已無有步兵之狀況，因而反使日本之第三軍行動，更爲容易也，軍司令官知日軍之逐漸繞回右翼，乃以前作預備之步兵二團，增援於抽編軍團，又由戰線調回軍團預備之一部，以作軍之預備，因此，第二軍司令官暫時亦無一兵爲預備隊，（在被抽調部隊未回以前，）又苦魯巴金上將只有十六營爲戰路預備，於是日本第三軍之包圍，殆告成功，俄軍至此，已自陷於窘境，無論如何，已難挽回其既定之命運矣，其原因不外苦魯巴金上將於戰線中抽回第二軍之預備隊而使用於東方也。

又苦魯巴金上將，三月一日，以步兵第二十五師第十六軍團之半部，（向沙嶺堡方向派遣，又由其第二軍抽出步兵三十二營，編成一個軍團，派至沙嶺堡方向，使軍司令官親自指揮第十六軍團諸隊，）二十八日，曾由第十六軍團步兵第四十一師，派出一旅，向高力屯出發，（以當日軍之繞回運動，使前在第三軍左翼行動之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回白塔鋪，爲總預備。

此日，俄軍第二軍正面及四方台方面，在激戰中，無一兵之預備隊，然苦魯巴金上將欲一舉由戰線中抽拔三十二營，殊屬難事，因此該軍司令官，于一日夜，使由第十軍團之兩師各以一旅向後撤退，又使第八軍團由戰線後退，其正面以抽編軍團，將此守備線擴張之，似此在激戰中之軍團

幾全部抽去，其空隙乃欲以其他正激戰中之軍團於正面延長以填補之，殆爲全不可能之事，於是再變更方法，由第八軍團之各旅中，抽出步兵四團，編成一師，命第十五師之一旅長指揮，二日，使其守備彰驛站朴堧子之間，以防止日軍之迂回，此部隊前進中，正與日軍第九師遭遇於彰驛站附近。

五、三月二日之狀況。

三月二日，鴨綠江軍方面之戰況，未有發展。

日軍第一軍第二師，曾奪取高台嶺之一部，但未能將該處俄軍陣地全部攻略，第十二師已達俄軍本陣地前方七百乃至一千五百公尺處，爲前面之險崖深谷所阻，未能如意前進。

其第四軍晨來開始攻擊前進，雖進至柳匠屯沙河堡近處，然爾後之攻擊，未克發展。

其第二軍右翼，以富崗支隊牽制敵兵，夜來自左翼方面續行前進，業得進出於李大屯周官堡三台子之線。

又其第三軍之第一縱隊（第九師），與第二軍之左翼方面部隊協力，與約一師向小新民屯彰驛站近迫之俄軍相對峙，第二縱隊（第七師），以一部到德勝營子西北方丘阜，以主力到四方首子附近第三縱隊。

第三縱隊（第一師），在沙嶺堡也什牛藤之線，拒止約一師之俄軍前進，田村支隊，壓迫俄軍，數騎兵，逐漸到達曹家台，秋山支隊，調至曹家附近。

大山元帥，顧慮俄軍據渾河之線，作頑強之抵抗，欲待擊退沙河右岸之俄軍後，準備將滿洲軍之主力，進至渾河右岸，此夜命其第三軍自三日起中止運動，爾後以馬三家子附近，該軍之右翼，準備向東北面運動。

俄軍第一、第三軍方面之狀況，無大變化，第二軍司令官，擬將第八軍團之主力，派至沙嶺堡，但因晨來受日軍攻擊，未能實施，遂編成抽編一師，（抽撥第八，及西伯利亞第五軍團之一部，）使向沙嶺堡前進，然軍之右翼，逐漸被日軍壓迫，又因抽編軍團，遠向東方退却，第八軍團之右翼（在頭台子附近），亦陷於危險，因之乃使抽編師採取攻勢，日沒後，佔領彰驛站附近，（軍司令官以抽編軍團，在頭台子附近集合，以作軍之預備。）

苦魯巴金上將判斷日本第三軍之兵力，約有四師，急使第十六軍團之主力，由奉天向沙嶺堡前進。為免除畢哥兒支隊（第十六軍團之混成一旅），在高力屯之孤立，命令招回奉天，又為拒止由老邊附近將向東方迂回之日軍一師，使西伯利亞第一軍團，于三日晨前，到北陵附近，旋將其招致於停車場。

已向沙嶺堡前進第十六軍團之主方，並第十軍團之抽編師，（此抽編師，係由第十團分割，今晨始由總司令官命作總預備），已先後到達沙嶺堡附近，但該地已爲日軍佔領，（第一、第七、師，）雖施攻擊，未達目的，截止於東方舊鐵道堤之線，與日軍相持。

此日夕刻，苦魯巴金上將以第三軍第十七軍團之步兵三團抽編師，（由魏特少將指揮，）使佔領自北陵至新民府大道之間，又使第二軍之正西，退守大祝三堡——修羅堡之線，由抽編軍團之內，抽出步兵九營，砲兵三連，編成一支隊（由秋林少將指揮）隸屬於喀烏爾巴斯上將之下。

六、三月三日之狀況。

三月三日，日方以綠江軍，經連續數日攻擊之結果，認爲有恢復戰鬥方之必要，此日維持現狀以圖恢復。

其第一第四軍方面之攻擊，依然未見進步。

其第二軍續行追擊，以敏捷之動作，將據守村窪防禦工事抵抗之俄軍逐次擊退，軍主力且進出于三家子——小倭金堡之線，最右翼之富崗支隊，以主方向萬家園子附近前進。

又其第三軍第七、第一師，晨來向達子堡，沙嶺堡西，楊家荒之線攻擊，將前來之俄軍擊退後，即停止於前夜來之線，第九師到達林家台附近，秋山支隊，向曹家台前進，田村支隊，更向其北

方大房身前進，與回村北方之敵軍交戰中，又與由新民屯到來之俄軍畢哥兒支隊激戰，結果將其擊退，而田村支隊，此夜撤至曹家台子附近宿營，（田村支隊與秋山支隊會合於此。）大山元帥將沙河右岸之俄軍擊退後，策定作戰計畫，命令各軍按照施行，其大要如左。

一、鴨綠江軍，以救略撫順爲目的而策動。

二、第一軍，以其一部（至多一師）佔領德勝抽至常家灣子與榆橋寨附近之線，以其主力在興隆屯附近，渡過渾河，遮斷奉天撫順中間之連繫。

三、第四軍，佔領自長嶺子至萬家嶺，蘇家屯停車場之線，以強大之豫備隊（至少須一師半），配置於荒山塔山間之地區。

四、第二軍，集結于在渾河舊鐵道橋至沙河泡（奉天西方二十四公里）之地區，由奉天西方或由奉天北方，攻擊敵兵爲目的，準備以軍之左翼，向大石橋前進。

五、第三軍，以馬三家子爲軍之右翼，而東北方，計畫向敵之退路，作進出之運動。

六、滿洲軍總豫備隊，應將其位置移至蘇胡堡（舊鐵道橋下六公里），撥建台間之地區，跟隨第三軍運動。

俄軍第二軍，晨來因受日軍之壓迫，非常混亂，至四日拂曉，向王秀莊子，二台子，下沙坨子車

官屯之線退却，因而第三軍亦將其右翼後退而成鉤形守勢，第一軍，此日尙確實維持其舊有陣地，此日拂曉起，第十六軍團及抽編師，雖曾向達子嶺堡之線攻擊，因未奏功而半途中止攻擊，第十六軍團，自向於洪屯退却，而抽編師則向大黃桂屯退却。

畢哥兒支隊，午前二時由高力屯出發，向奉天前進，途中與秋山支隊在大房身附近衝突，日沒後，已自行退却，四日，苦魯巴金上將，命該支隊到石虎台守備鐵道線路，因此，致使步兵八營，砲二十四門之有力支隊，至會戰終局，一無表現矣。

苦魯巴金上將此日午後，命令第三軍司令官峯島爾巴上將，自明四日起，集結所屬步兵約百二十營，砲三百六十六門，向日本第三軍採取攻勢，然上將因未能將全部集結，故將攻擊計劃延至五日實施，四日竟日專謀集結兵力。

七、三月四日之狀況。

三月四日，鴨綠江軍方面戰況，未見發展。

日軍第一軍方面，此日爲使鴨綠江軍攻擊容易起見，命混成一旅，（小原少將指揮之步兵五營，山砲二連）向馬羣鄂方向前進，因該旅集合費時，故此日只在集合地附近，（門家堡子、道溝間）宿營，又第十二師主力，以攻擊邊牛堡子北方高地之敵爲目的，自日沒起，使在上平台子附近集合

（殘置步兵四營於達貝勻附近。）以對當面之敵，第四軍終日僅施砲戰，未得前進之機，午後，日使富岡支隊及第四師，歸第四軍隸下，第四軍令富岡支隊屬第六師指揮，更增加該師步兵二營，砲兵一營，並將攻擊重點移于左翼，於是與第四師共同企圖向左翼逐次攻破俄軍之陣地。

其第二軍，欲以多數兵力，進出渾河右岸，乃使第四師及富岡支隊，面東而與第四軍協力攻擊，爾餘使作轉進渾河右岸之部署，此日以第五師向大榆樹堡附近前進，以第八師向吾良堡寧官屯之線前進。

此日，第四師及富岡支隊，轉屬於第四軍作總預備隊，以第三師增加於軍，該師夕刻，到達小青堆子附近。

又其第三軍奉到訓令，以馬三家子爲右翼，應向東北前進，認定於洪屯附近，俄軍有退却之兆，但依然續行前進，第九師進至甯官屯張士屯之線，第七師進至李官堡姚家屯之線，對於據守楊士屯，于洪屯，牛心屯之線，俄軍準備攻擊，又第一師到達大轉灣橋，造化屯之線，秋山支隊到達郎三家子附近，已逐漸達到繞回之目的矣。

大山元帥此日，知其第一軍方面之情況，在有利進步中，正午，命令、殘置渾河左岸諸隊（第四師及富岡支隊，）歸第四軍隸下，以總預備隊之第三師歸第二軍司令官指揮，命後備步兵第二旅

長隆歧少將指揮爾除之總豫備隊，（後備步兵三旅），又于此夜，命令第二軍攻擊自舊鐵道橋附近起，至後紅旗台附近地區之奉天附近俄軍，第三軍，由大石橋關家窩棚，情況許可時，則由其東北方道義屯間攻擊奉天附近之俄軍，又使第二軍迅將楊士屯後民屯間之地區，歸於第二軍，並應即著手運動。

俄軍第一軍方面，雙方互相攻擊，戰鬥雖然異常激烈，但無大變化，第三軍之左翼，雖將日軍之攻擊擊退，而其右翼，則向官立屯，王秀莊子之線退却，第二軍之左翼部隊，雖企圖將蘇湖堡奪回，亦未成功，乃與第十六軍團共同佔領二台子、楊士屯、於洪屯、牛心屯之線。

苦魯巴金上將以將到遼奉天停車場之西伯利亞第一軍團，增加于第二軍，五日，更向日軍之左翼，轉移攻勢，又命第一、第三軍將從來之陣地，部署堅守之。

八、三月五六兩日之狀況。

三月五日，日方囑綠江軍方面之攻擊，未有進步，由其第一軍派遣之小原一旅，攻擊據守孤嶺子附近之俄軍，午後八時，佔領該地，第十二師之主攻擊，移至左翼邊牛堡子方向，乘將該村北方高地脚俄軍前進陣地略取，現正偵察俄軍之本陣地中，其他之狀況，無大變化。

其第四軍，在沙河堡以東之攻擊，未見進步，其左翼方面，已進出於英窩，溫盛堡，大蘇家嶺之

線，與俄軍對峙。

第二、第三軍，雖已實施作戰地境之交代轉移，爲與俄軍接近，尙未如意，在最左翼之第一師，於翌六日拂曉前，在平羅堡附近集合。

俄軍第一軍方面之狀況，無大變化，第三軍按照總司官之命令，此日將右翼向後撤退，面對西南佔領陣地，使其步兵四團，（缺三營）砲十六門，運至奉天停車場爲預備隊，第二軍，此日雖曾開始轉移攻勢，然因判斷日軍第五師之向下沙坨子、楊子屯之攻擊，爲日軍之主攻，故決定守該地，掩護奉天，其右翼方面亦中止運動，未見何等戰況之發展。

三月六日，日軍第一軍小原旅向夏家堡子前進，已與鴨綠江軍保持連絡，其他鴨綠江軍並第一、第四軍方面之狀況，依然與前日相似，無甚變化。

其第二軍，攻勢莫家堡—牛心屯之線俄軍，亦未成功。

其第三軍，前夜來繼續轉進運動，其右翼第七師，擊退自大轉灣橋方向前來攻擊之俄軍，而軍之主方向高力屯，平羅堡之線轉進，已經完畢，秋山支隊晨來，向三臺子附近前進，掩護軍之左側。俄軍第二軍，現正維持其中央及左翼現狀，使介林哥勞斯中將指揮之步兵三十三營爲基幹部隊，採取攻勢，此隊曾作四縱隊前進，在大轉灣橋被日軍第七師支拒，遂至中止攻勢運動。

苦魯巴金上將聞第二軍之攻勢，忽被日軍阻止，又奉天北方約二十公里之地，有日軍六千之報，午後六時，令其第一第三軍，作向渾河右岸退却之部署，第三軍司令官報告，以退却過早，請暫延期實施，夜半第二軍司令官，又報該軍已部署明七日守備現在陣地之線，而苦魯巴金上將已斷然決意作第一第三軍退却之準備，即命將重砲輜重、其他軍需品、先行向後撤退。

九、三月七日之狀況

三月七日，日方鴨綠江軍方面之攻擊，尙未見如何發展，第十一師至此日止，僅有步槍三千左右，其第一軍之小原旅與鴨綠江軍左翼部隊，協力擊攘黃地西北方高地之俄軍，主力晨來雖在維持現狀，但察知俄軍有退却之徵候，遂即準備追擊。

其第四軍，以右翼第十師及大久保支隊維持現狀，以第六師增援富崗支隊與第四師之右翼隊，協力攻擊韓城堡附近之俄軍，夜半稍過，漸將俄軍擊走。

其第三軍，晨來雖續行攻擊，然因俄軍大量增加，無進展已入夜，第五師始佔領郎家堡吾良堡之線，第八師佔領吾良堡張士屯之線，第三師佔領張士屯李官堡姚家屯之線，因不得已乃停止續攻。又其第三軍，將俄軍擊破後，即進出於轉灣橋、造化屯、四臺子、道義屯之線，珠山支隊，以主

力位置全盛堡附近。

大山元帥此日晨，以總豫備隊中之總備步兵第五十一團，增加於第二軍，又以後備步兵第一、同第十四、同第三十旅，（缺第五十一團）增加於第三軍，並訓令該軍應迅速果敢，攻擊俄軍。苦魯巴金上將見其第二軍之戰況，無何發展，而日軍又逐漸包圍，乃決心退却，午前七時四十分以後，即逐次發下左記要旨之命令。

一、以第一軍佔領福陵及撫順之陣地，其右翼應位置於十里坎東南方堡壘，又使達尼洛夫及麻斯洛夫兩支隊，掩護撫順營盤通於鐵嶺諸道路之線。

由第一軍派步兵二十四營到奉天，爲總豫備隊。

二、以第三軍佔領自第一軍之右翼，起經渾河堡至前狼窩東方渾河左岸之堡壘有設堡之陣地。

派步兵十六營到奉天爲總預備隊。

三、以第二軍及臨時加入之諸團隊，在文官屯、于洪屯楊子屯、下沙坨子之線，拒止日軍，其右翼應頑強防止日軍之攻擊，以掩護第一第三軍之退却運動。

四、第一第三軍諸隊，應殘置強大之後衛於陣地，主力於七日夜，由其陣地撤退，第一第三軍七日晝間，仍然固守其陣地，入夜時，向所命之線開始退却，及至第二軍之右翼，逐漸被日軍壓迫時，苦魯巴金上將乃使集於大韓屯、文官屯線之步兵二十二營，砲三十八門，編成北部支隊，

命拉烏尼茲上將（第三軍團司令部附），指揮，掩護向奉天近接之友軍，並爲防害日兵破壞鐵道，應擊走之，（此文隊之編成，極其複雜，至十日，已有步兵五十餘營，砲百三十餘門。）

俄軍第一軍，於七日夜退却，未受日軍之妨害，八日夜，其大部渡過渾河右岸佔領新陣地，當時該軍約有步兵百四十六營，八日，因普魯巴金上將，分割其步兵四十營爲總預備隊，故祇有步兵百〇六營。

初原擬由四個軍團內，抽調步兵廿四營，派至大窪蒲河，後又追加步兵十六營，（合共四十營，）砲兵十六連，（有抽調步兵十二營，砲兵四連者，亦有抽調步兵十營砲兵二連，或步兵六營，砲兵四連，更有抽調步兵十一營，砲兵四連者，）此隊於九日晨，部署開赴大窪蒲河。

第三軍，亦未受日軍之窮追，八日晨前，大約已退却完畢，該軍以步兵十六營爲總司令官之豫備隊，以殘餘之四十六營，佔領所命之線。

十、三月八日之狀況

三月八日，日方囑緣江軍知俄軍已於夜半退却，第十一師之追擊隊，該師到達腰嶺子，師之主力，集合於馬羣耶附近，後備第一師方面，因尚有俄軍在障室附近，該師即行攻擊，已奪取俄軍陣地之一部。

其第一軍，此日拂曉，開始運動，向渾河之線，追擊俄軍，已進出於六家子前後雙樹子之線。

其第四軍，爲向長嶺子萬家嶺蘇家屯之線，追擊俄軍，自晨開始運動，午前十時許，大概已達該線，是時，大山元帥命令該軍速在此線後方整頓隊伍，準備向鐵嶺作最大之追擊，并命第四師及富岡支隊，歸還第二軍，先是第四軍司令官，以停止現在地爲不利，更欲向舊站英達堡，後陵之線追擊，未幾，因總司令官有前進之命令，故將前進之部署略爲變更，此日，已進出於三家子白塔舖之線。

其第二軍晨來在其陣地牽制當面之俄軍，至正午許，第五師之一部，偵知真家堡附近之俄軍，有退却之模樣，立即前進，將其佔領，然在下沙坨子附近之俄軍，依然固守其地，頑強抵抗，軍司令官午前十時許，因奉總司令官之追擊命令，故將富岡支隊，留置蘇家屯二臺子之線，使第四師迅作向後民屯李官堡轉進之部署，並下各師追擊前進之命令，是時，第五師仍然攻擊下沙坨子附近之俄軍，因損害頗多，攻至夜半，亦未能達其目的，第八、第三師，僅在其陣地砲戰未得前進之機。

又其第三軍，此日前進之目標，轉移於南方，蓋知第二軍昨日以來，在於洪屯附近，正在奮戰苦鬥，軍司令官基於前夜總司令官之命，要求各師須以最猛烈果敢之攻擊，加諸俄軍，而此日，第

七師攻擊小方士屯及小韓屯之俄軍，未獲奏功；第九師攻擊八家子時，曾得砲兵第二旅之援助，激戰數刻，於午後一時半，始將該地奪取，但爾後仍然未能前進，（當時師之兵力，不過二千三百人），第一師攻擊三臺子觀音屯之俄軍，因敵兵逐漸增加，攻擊入夜，亦未奪取。

秋山支隊，依然在大新屯兵俄騎對峙中。

大山元帥，此日午前一時二十分，接第一軍方面俄軍逼却之報，其後又知鴨綠江軍並第一，第四軍前面之俄軍，亦已趨退却，故即下左記要旨之追擊命令。

一、第一軍追擊敵兵，應以其全力在興隆屯附近，到達渾河之線。

二、第四軍（除第四師及富崗支隊，）追擊後，應在長嶺子、萬家嶺、大張爾屯之線後方，整頓隊伍，以作向鐵嶺方向大追擊之準備。

第四師（含富崗支隊）受此命令後，應立時歸復第二軍司令官之隸下。

三、第二軍將奉天附近之敵擊碎後，應在奉天西南方地區集結兵力。

四、第三軍將奉天附近之敵擊碎後，應在奉天北方集結兵力。

至少須以一師之兵力，經渭河向瓢起屯，鐵嶺南方二十六公里，）方向，遮斷敵之退路。

午後一時，更命其第四軍立即出發，由舊站楊官屯間渡過渾河，向鐵嶺追擊，并示以若狀況至必

要時，可參與第二第三軍方面之戰鬥，又在未詳悉渾河堡附近之敵情前，可將後備步兵第二旅殘置之，蓋當時日方難明第二第三軍方面之俄軍已否退却，與第一軍方面之追擊狀態，故認有命第四軍前進之必要也。

苦魯巴金上將欲在第一、第三軍退却中分割作總豫備之部隊，與在手邊之總豫備隊步兵五營，砲八門，編成一支隊，使在東北方木匠屯郭三屯之線，面向西南，佔領陣地，掩護鐵道，兼與北部分支隊協力攻擊日本第三軍，但先將步兵五營，砲八門，派至朱爾屯，守備該地，然由第一、第三軍派來諸隊，於九日夕前，在胡子臺、朱爾屯、大窪浦河之地區，作集結之部署，此等部隊，係由第八軍團長（其部下悉已派至他處，目下祇是虛位，）美勞夫中將指揮。

其後由第二軍調到 爾西曼中將之部隊，（步兵十六營，）到朱爾屯，又命美勞夫中將之部隊，與北 支隊，於明九日晨，互相協力，向圖義屯採取攻勢。

三月九日之狀況

三月九日，日方鴨綠江，擬向撫順追擊，其後備第一師因前面俄軍，已於夜間退却，故於黎明開始追擊，途中因遭俄軍之抵抗，故於鐵道河子之線停止，第十一師，亦於拂曉開始運動，向撫順對岸前進。

其第一軍擬向上臺子、（撫順北方約二十公里，）丁家溝、百官屯之線追擊，第二師繼續前夜之行軍，向撫順西南方渾河左岸之地區前進，與對岸之俄軍相對而止，又第十二師，及近衛師，午前十一時許，到達渾河之線，爲右岸之俄軍拒止，欲乘風塵之際，將俄軍擊破，第十二師之一部，及近衛師，業進出於右岸，而近衛師之先頭部隊，已到達護山堡。

其第四軍，向奉天東北方追擊中，第十師（向百官屯追擊）及大久保支隊（向英達堡子追擊），午前十時前後，到達渾河之線，攻擊對岸之俄軍，至夜半，漸漸將其驅逐，而佔領烟臺上木廠之線，第六師被渾河堡之俄軍支拒，此夜三時，擬再攻擊，然因俄軍已經退却，故將該地佔領，午後五時稍過，大山元帥因俄軍之大兵團已向其第三軍左翼猛進，故促使第四軍迅速前進，又命第十師，及大久保支隊，將其目標轉移左方，且應冒黑夜，向奉天東北方魚鱗堡西二臺子追擊。

其第二軍確信俄軍已退，午前二時，即命第四師停止向後民屯轉進，應由第五師之右翼，向大堡進發，命第五師將俄軍擊破後，佔領大路官堡于洪屯之線，命第八師以主方向北方移動，參與第三軍之戰鬥，又命第三師，佔領熊家崗子，至第四師將參與第五師之戰鬥，因受風塵妨害，僅以一部向莫家堡前進，將其主力停於渾河右岸，又第五師夜來續行攻擊，已陷於苦戰，然因風塵之關係，始得維持現狀，第八師午前六時，開時運動，到胡家荒，與第七師之一部交代，並與其右

翼連繫，第三師，終日維持現狀，不能前進。

第三軍司令官，綜合各方情報，知俄軍主力正向北方退却中，故欲以多數兵力集結於第一師左翼方面，遮斷俄軍退路，午前二時命令第七師，在第二軍之左翼，至第一師右翼之間，向俄軍攻擊，命第九師之主力，迅在道義屯附近集合，（使一部與第七師交代完畢後，留置其地，）命第一師依然作續行攻擊之部署，而第七師於午後二時稍過，以主力與第一師之右翼連繫，攻擊大韓屯之俄軍，未達目的而日已沒，（師以一部留於前日之位置，主力，午前八時，向造化屯進發）第一師前夜，以右翼隊夜襲三臺子，雖曾將其一部奪取，然俄軍尙停止極力奮戰，左翼隊，天明同在觀音屯，又後備步兵第一旅與其左翼連繫，向文官屯攻擊，各部隊咸冒猛烈之砲火亂進，正午許，已迫近俄軍障地，俄方漸將兵力增加於文官屯至郭三屯之間，午後一時稍過，俄軍乘風塵之際向日軍後備旅之左翼突進，因此，該旅開始潰走，第一師之左翼，亦隨之動搖，於師長乃獨斷專行，以在田義屯附近之後備步兵第十四旅，（初屬於第一師，此日午前十時，始歸第九師長之轄下，）及其他諸隊，在同村東方展開，使後備步兵第一旅，担任收容，並防止俄軍之攻擊，此時左翼隊再取攻勢，已得恢復原來之位置，轉瞬又被優勢之俄軍迫近左側，不得已，乃向田義村退却，第九師，晨刻由造化屯出發，正午許，到達道義屯時，奉命向石虎臺前進，午後二

時，開始運動，以主力佔領郭三屯，一部佔領小辛屯與冬常上之俄軍相對峙，入夜，俄軍雖行猛烈之夜襲，但已將其擊退，秋山支隊，依然在前日之位置，大山元帥仍在東烟臺，已知各方之狀況，並知俄方擬乘第三軍正被扣留之機，將其殲滅，午後五時，即命第四軍務以多數之兵力，迅向奉天東北方向前進，次即訓令第一軍，應即開始運動，確實掩護第四軍之右側。

俄軍九日晨，應歸美勞夫中將指揮之第一軍部隊，尙未到達，中將以靜候該隊，徒費時間，更將陷於不利，欲採取攻勢，又自料兵力過單，乃要求北部支隊協助，支隊長以昨夜在三臺子爲日軍夜襲，損失大半，目下正圖恢復，除以砲火之外不能協助答之，於是美勞夫中將決心以目下可以使用之兵力十六營半，自午前十一時許，向田義屯採取攻勢，是時苦魯巴金上將適到其地，大加激勵，於是乘風塵而攻擊，將日本第一師之後備旅，及砲兵第二旅擊潰，然因其損害過多，未能取得充分成果。

俄軍北部支隊、及第二、第三軍，依然固守前日之位置，第一軍命令第一軍團，西伯利亞第四軍團，同第二軍團，自右按序並列退却，而西伯利亞第四軍團因已派至美勞夫中將處，故該軍到達渾河右岸後，即以米香爾道夫中將之寡弱支隊，填補其空隙，而担任廣大之警戒線，而日本第十二師及近衛師，即乘其警備未完，突入齊站附近，於是在其東方之西伯利亞第二軍團，乃將其右

氣曲折，而與渾河成直角之配備，米晉爾道夫中將之支隊，已向西方退却，自九日夕刺起，至十日之間俄軍對於北方鐵嶺方向，已入無警戒狀態中。

此日，苦魯巴金上將已知田義屯之攻擊，未克成功，背後被日軍遮斷之危險，刻刻增加，即命奉天總參謀長，本夜應與各軍開始向鐵嶺退却，且附言令其傳達第一軍，在第二第三軍通過與撫順同緯渡以前，應固守撫順附近，總司令官明日將率總備隊採取攻勢等語，當時苦魯巴金上將不知第一軍之正面已被突破，仍作左之退却部署。

一、第三軍日沒時，由渾河橋頭堡出發，不入奉天而沿奉天—鐵嶺道退却。

二、第二軍在第三軍由橋頭堡退却之前，應拒止敵兵，其後對於由西方敵之攻擊，且掩護第三軍沿鐵嶺線路退却。

三、第一軍，以福陵附近諸隊，掩護第三軍退却後，應由福陵、撫順、營盤之線，向通鐵嶺諸道且掩護且行退却。

及後知其第一軍之正面，已被突破，爲連絡及恢復計，曾研討諸種處置，至十日，始變攻勢企圖，使美勞夫中將之部隊，固守現在陣地，以作全軍之總豫備，（九日夕，美勞夫中將之部隊，有步兵二十三營，砲七十門，此外由第一軍調來步兵三營，砲六十四門，與西伯利亞第二軍團之步

兵十營，砲三十二門，合計有步兵五十六營，砲百六十六門，故總司令官又擬採取攻勢，使以上諸部隊，全歸美勞夫中將指揮，以作全軍之後衛，（但此內尚缺一部之兵）

總之、苦魯巴金上將係先使第三軍退却，在該軍未退至蒲河米爾屯以前，係使其第二、第三軍，各以其部隊，担任掩護收容，爾後再以美勞夫中將之部隊，掩護兩軍退却，該部隊，十日，已在總司令官指揮之下，向西方採取攻勢，以牽制日軍之注意，且欲爲各軍退却擴張所要之地域。

十二、三月十日之狀況

俄軍因第一軍正面被日軍突破，故左側已受威脅，十日正午稍過，日軍不僅將向蒲河東南方高地進出，而俄軍輜重此時大多閉塞道路，（總司令官五日曾命輜重先行後退，但未依照命令實行，）部隊亦全脫離指揮官之掌握，其混亂之狀，非筆墨所能形容，此日，苦魯巴金上將則雖雖定向蒲河米爾屯之線退却，然已知其勢難停止，遂命向茅山屯新台子之線退却。第一軍主力十日午後方領受退却命令，各團開始退却，此時各方面連絡全斷，不能知全軍狀況，此日，三月十日日方囑綠江軍之右翼，雖已到達渾河，然被渾河右岸高地俄軍之阻止，第十一師隨第一軍右翼之攻擊進步，已共同佔領撫順北方高地，第一軍之右翼第二師，面向東北，攻擊撫順方面之俄軍、第十二師擊走當面之俄軍，而集結於護山堡附近，並補師向蒲河方向追擊俄軍，午後，佔領蒲河東南方

地，砲擊由奉天—鐵嶺道及西方地區退却俄之大縱隊而使之潰亂，第四軍大部，午後，進出於
東方高地，以南之高地線，射擊俄軍，第二軍由各方面逐漸向奉天近迫，至夕刻，已全將
奉天包圍，第三軍之各師，晨來再起攻擊，午後，近迫鐵道線路，射擊退却俄之大部隊而使之潰
走，各軍對於退却之俄軍，已與殲滅的大打擊矣。

大山元帥欲於戰後整頓各軍，命第一軍在鴨綠江軍之左翼，至楊士屯線之後方，第四軍在第一軍
之左翼，經懿路至付家窩棚線之後方，第三軍在第四軍之左翼至石佛寺線之後方，各自恢復戰鬥
力，並命各軍在其正面派遣支隊偵察敵狀，第二軍，應在奉天西南地區，集結其兵力，又鴨綠江
軍爾後應在三岔子南方及橫道河子附近，集結兵力。

十三、三月十一日以後之狀況，與日方恢復戰力之處置

日方鴨綠江軍，三月十一日，向三岔子橫道河子之線前進，爾後駐紮該地，以圖戰鬥力之恢復。
其第一軍十一日，使第二師到橫道河子西南方地區，以主力到懿路蒲河之間，爾後使第二師攻擊
張家樓子北方高地，范河右岸之俄軍，使梅澤旅担任奉天大道上之追擊，第二師，於十四日，擊
破范河右岸之俄軍，十五日，與梅澤旅共同佔領鐵嶺，第十二師，尙尾敵前進，十六日，其先頭
到達中固，自十七日起，第一軍於范河河孟集結兵力，以圖戰鬥力之恢復。

第四軍，十一日，在奉天東北方地區集結主力，十四日，向懿路西南方地區前進，以圖恢復其戰鬥力，在此期間，派前田支隊，（以代理步兵第二十旅旅長上校前田喜唯指揮之步兵四營爲基幹），在奉天大道上担任警戒。

第二軍，十一日以後，駐屯奉天西方地區，以圖戰鬥力之恢復，但十一日，第八師曾向奉天北方前進，在第四、第三軍之中間，與兩軍協力驅逐敗殘之俄軍。

第三軍，十一日進出於新臺子石佛寺之線，爾後駐屯同線附近，以圖戰鬥力之恢復，十四日，爲援助第一軍之鐵嶺攻擊，曾遣平佐支隊（以平佐少將指揮之後備步兵六營爲基幹），前進，但十五日，第一軍已將該地佔領，因而十六日即將該支隊歸復原來編制，使秋山支隊遠向北方搜索。大山元陣三月十五日，即佔領鐵嶺之日，由烟臺出發，入奉天城，十七日，因日軍已佔領中固，故以有力之一部，扼制鐵嶺，欲依其掩護而圖恢復全軍之戰鬥力，遂下左記要旨之命令。

一、第一軍，以先進支隊（佔領柴河堡，鐵嶺東方二十六公里）主力在鄭家溝附近集結。

二、第四軍，約以一師之兵力，佔領鐵嶺附近，如狀況許可，再佔領中固附近，主力在懿路附近集結。

三、第三軍，以先進支隊，在老邊附近佔領澧河點，主力在石佛寺附近集結。

四、第二軍於現在地（奉天西方地區）附近集結。

滿洲軍於二十日前，大概已照前記命令，配置就緒，爾後祇命第一軍（除第二師）向范河左岸撤退。

其第四軍，以第十師向鐵嶺前進，派前田支隊，向開原前進，二十二日，前田支隊，即將開原佔領。其第三軍，由秋山支隊，調回騎兵第二旅，歸軍直轄，使馬場支隊（以少將馬場英命指揮之步兵第一團爲基幹），向老邊進發，而秋山支隊於二十二日進入昌圖，騎兵第二旅，二十三日，進入金家屯爾後各以其地爲根據，從事搜索，秋山支隊，十九日，以其一部進入開原。

又其鴨綠江軍，三月十六日，與大山元帥商議，關於爾後作戰方針，結果，決定向吉林方面策動，遂著手準備向新兵堡（撫順東方約百〇四公里），營盤（鐵嶺東方二十公里）之線移動。

苦魯巴金上將使各軍繼續退却，以有力之部隊，停止後方佔領陣地拒止日軍前進，並以主力沿范河右岸佔領陣地，而舊站附近陣地被日軍突破時，與第一軍之連絡，已中斷，至十一日始得恢復，十二日，其第一第二軍在范河右岸地區，整頓隊伍，第三軍之大部，在鐵嶺集合，苦魯巴金上將命令各軍迅速恢復秩序與疲勞，爲使其潰亂之輜重，得有通過隘路之充分時間又使全軍給養補充便利將鐵嶺貯藏之糧秣，向後運送，因此，擬在鐵嶺以南地區，拒止日軍前進，若至不得已時

，再向鐵嶺之設堡障地退却，鉄嶺附近之障地，不僅地域過於狹小，且有被日軍迂回之虞，爲防此迂回，使第三軍遠向北方後退，使第一第二軍努力長駐范河障地，然因日軍之追擊不急，已得恢復秩序，十三日決定堅守是地，使第三軍位置中固，至十四日其左翼，第一軍因受日軍之攻擊已彼奪取要地，苦魯巴金上將判斷日軍以一部牽制中央，以主力企圖向一翼或兩翼迂回，遂決心向四平街附近退却，十四日，即下關於退却之命令，第一、第二軍，應以強大之後衛，殘置范河障地，以主力逐漸退却，自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三日，向小三臺、四平街停車場、四平街之線退却，使第三軍在開原北方高地收容，第一、第二軍退却後，即作全軍之後衛，二十四日，向半拉山門二道河子之線退却。

在此之前，三月十六日，苦魯巴金上將特請辭職，改在第一軍司令官李尼維齊上將爲總司令官，苦魯巴金（即苦魯巴金與李尼維齊對調）上將爲第一軍司令官。

李尼維齊上將詳細研究四平街之障地結果，三月二十六日，改正各軍之編成，並命各軍佔領如左之障地。

一、以第一軍（第一軍團，西伯利亞第二、第三、第四軍團，及林年空普支隊，）佔領鐵道以東地區，應以強大之支隊，警戒鐵嶺—吉林道，使林年空普支隊，在海龍城附近，保持通吉

林之道路。

二、以第二軍(西伯利亞第一軍團，第八、第十六，及步兵抽編軍團，)佔領鐵道以西太平嶺橋木林子之線，米司淺靠支隊，至八面城，對南方及西方警戒。

三、以第三軍(第十七，第四軍團，西伯利亞第五、第六軍團，獨立步兵第三、第四旅，)爲總豫備隊，位置於那家堡—那家店之間。

似此，已爲奉天會戰之終局，而兩軍已遙遙相對峙矣，參與本戰兩軍之兵力並損害如左。

日軍，步兵二百十三營，騎兵五十七連， 砲九百五十二門。

俄軍(除對第三軍者，)步兵三百〇六營，騎兵百〇九連， 砲一千〇三十門。

日軍，約二十三萬。
戰鬥員。

俄軍，(除對第三軍者，)約二十六萬。

損害，

日軍，約七萬。
俄軍，軍旗三面，砲四十
八門，被俘二萬二千，失
蹤六萬，死傷不明。

第二款 本會戰之觀察

一、本會戰與從前之會戰殊異其趣，俄軍以其所有之兵力，集中於奉天附近，以期必勝，所謂爲豫定退却之總決算也，而日軍亦舉所有國軍與俄軍主力以殲滅的打擊，以期澈底覆滅其極東軍

之基礎，而作空前之大會戰也，戰捷之結果，俄軍非由其本國經長期間之補充，不能再起。而歐美議論亦必主張恢復和平且使俄人喪失其戰爭意志勃發革命運動。

二、本會戰日軍得將俄軍包圍，而與以殲滅之打擊者，雖有種種原因，日方統帥之優越指揮，而使俄軍立於被動與日軍之素質較優以致之，如日本之鴨綠江軍及第一軍於險要地形而排除俄軍之頑強抵抗，並將俄軍牽制於該方面，致使其指揮官誤斷日軍三軍之前進。又如日第三軍之長驅北進，擊破優勢俄軍之攻擊，而將其退路全行遮斷，即在中央正面之各日軍，亦因善於攻擊而使兩翼方面之包圍容易，種種皆由於卓越之統帥，與軍隊之精銳，及全軍一致之結果，有以致此。

由是觀之，統帥之卓越，固屬緊要，然若軍隊不能隨統帥之要求，亦徒歸畫餅。

三、本會戰日軍對於優勢之俄軍敢行澈底的包圍，而得將其擊破者，實因日軍能用神速之機動，出敵不意，將其包圍，而收莫大戰捷之效果也。

四、觀乎俄軍之統帥，當初決意對日軍右翼方面轉移攻勢，後知日方第三軍之前進，對此方面之攻勢，亦有變更，然終未澈底施行其統帥無確切之信念，放棄主動地位，卒至自招失敗，由此可知指揮官之決心，應如鐵石，且須常立主動地位，使敵追隨於我，是為至要。

第七節 奉天會戰後滿洲日俄兩軍之狀況（附奉天會戰後日俄兩軍之配置圖）

一、一九〇五年四月之狀況

四月，日方鴨綠江軍將其佔領地向東北方擴張，以後備第一師，在興京之南方新兵堡集結，第一師，在營盤集結，以前進部隊，對英額城及其東方警戒而將通化佔領，滿洲軍之主力騎兵部隊，向橫道河子四平街及八面城方向前進搜索，第三軍，四月中旬，移至遼河右岸，在法庫門附近，及其東方地區宿營，第二軍，四月下旬，在奉天西北地區擴張宿營地，第六師離團第二軍戰鬥序列，轉入第四軍司令官隸下，而將第五師轉入第二軍戰鬥序列，又鴨綠江軍，四月十五日，離開韓國駐屯軍司令官之統屬，而轉入滿洲軍總司令官之隸下。

俄軍自火石嶺子附近起，至八面城附近，將其陣地正面擴張，共約五十八公里，四月下旬，又向開原昌圖方面，各派一支隊，以威力搜索之目的，曾向該地日軍守備隊攻擊。

二、五月之狀況

天山元帥，以全軍之戰鬥力，殆已恢復，為準備爾後之前進，作左記之部署。

二、鴨綠江軍在現在之姿勢，至少須派混成一旅，至英額城附近，更應以前進支隊占領年魚嶺三道背嶺。

二、第一軍，在清河左岸地區開進。

三、第四軍，在開原東方新家屯及開原之線以南開進，並遣前進支隊佔領威遠堡門。

四、第二軍，在小西家子及八家子之線以南開進，應使前進支隊佔領昌圖。

五、第三軍，在平安堡及大恆道子以南之線開進，應以前進支隊佔領大小屯附近。

各軍自五月三、四、兩日起，咸按前記部署，開始行動，五月十日前，大概已照新配備施行完畢。

五月中旬，屬於俄國第二軍之米西真哥中將，以騎兵四十五連，攻擊康平附近之日軍而被擊退，

繼而又進出於法庫門及其南方，脅威日第三軍之背後。

日方滿洲軍已在前進準備之陣地，五月下旬，日本海戰大捷，此時日方滿洲軍之戰鬥力，雖已恢復，然因交通之設備，尚須多少時日，故大山元帥特將此意訓示各軍，當時大本營以後備第二師駐脅海參威方面，又以第十三師使攻塔庫頁島，此外全圖增設新師，滿洲軍業將佔領地域之工事加強，確立俄軍來攻時應取之各種計畫，六月下旬，防禦陣地，已全完成，大山元帥於六月下旬判斷俄軍因駐屯地之關係，須經過若干時日，其增加兵力應不可能，日軍如欲一舉前進將俄軍擊破，亦屬困難，故於雨季之前，暫不前進，徐待戰局之變化，在此期間，俄軍若來攻，則乘機轉移攻勢，故各軍均駐其陣地，僅囑綠江軍任前方前進，並整頓與其他各軍並進之準備，此間各軍

，咸以小支隊向前方地域搜索，俄軍亦在加強其陣地，並圖增加兵力，以補其損害之缺額，其前方亦常派騎兵團搜索，小戰時起，狀況無大變化，迄九月十六日，均在休戰之中。

第八節 庫頁島之佔領（參閱附圖第一）

奉天附近之會戰後，日方大本營乃決定攻降庫頁島之作戰方針，以新增之第十三師任之，當時守備庫頁島之俄軍，北部，約有步兵四營，南部步兵一營，此外尚有義勇兵，乘馬兵若干，砲八門至十二門，北部之守備兵，約有六千人，南部之守備兵，約有一千三百人。

第十三師師長原口中將，按其大本營訓令，於一九〇五年六月下旬派遣駐青森第二十五旅爲基幹，（旅長，少將竹內正）爲南面上陸之部隊，該隊於七月二日，在大湊集合，依賴北遣艦隊之援助，未受俄軍抵抗，同七日，在女麗上陸，此夜即佔領大泊，俄軍曾由大泊附近，向日上陸地及拋錨地射擊，然因日艦隊之猛烈還射，將俄砲破壞，其殘餘火砲，且行破毀後，即向北方退却，南部上陸部隊，立即北進，十一、十二兩日，曾擊潰佔領豐原西北方軍川附近之俄軍（該俄軍係由步兵一千，砲六門編成，其所占陣地，亦極堅固），爾後因該方面無須多數兵力，故以步兵一團，機關砲隊，編入北面上陸部隊，主力則位置於小沼、豐原、軍川附近，從事南部敗殘兵之掃蕩，八月三十日，掃蕩工作終了，庫頁島南部，亦已平定。

第十三師之主力，即任北部上陸部隊，七月二十四日，在第一阿爾圖上陸，連續將阿列基三套爾之俄守備兵擊退，遂佔領該地。

爾後師之主力，作二縱隊，向俄軍根據地爾雅濶夫前進，二十七日，左縱隊占領爾雅濶夫，左縱隊佔領其西方部落，八月一日，俄國庫頁島軍務知事，兼同島軍司令官里牙布羅夫中將以下，約四千四百餘名，投降，於是庫頁島北部已全為日軍佔領矣。

第九節 北韓之作戰（參閱附圖第一）

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韓交涉之結果以來，日本根據條約，得以小部隊駐屯韓國之權，謂之韓國駐屯隊，一八九六年以後，則根據日俄協約，在開戰當時，有日步兵第三十八團第三營（缺二連）駐屯京城，該營之另外二連，則分駐元山釜山。

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韓國已與日另締盟約，為安定該國內之治安，及綏靖後方之施設，以及防衛由吉林海參威方面之俄軍進入，同年三月十一日，遂將韓國駐屯軍之編成，略行變更，（以少將原口兼濟為司令官，）其兵力亦逐漸增加，四月二十五日，俄艦襲擊元山，將日方運送一部部隊之金州丸擊沉，六月三十日，俄艦又來砲擊元山，七月後，其陸軍亦增加兵力，於八月，略取鏡城，近迫元山，於是與日方守備隊時時衝突。

遼陽會戰後，日駐韓師隊，亦漸擴張，九月七日，首先改定司令部之編成，任上將男爵長谷川好道爲司令官，任少將落合直三郎爲其參謀長，使多數之部隊，入其隸下，沙河會戰後，乃將軍警備延至鴨綠江右岸，編成後備第一師，充實賽馬集方面之防衛，其次旅順攻陷後，又以第十一師編入而成鴨綠江軍，任上將男爵川村景明爲該軍司令官，任少將內山小二郎爲該軍參謀長，鴨綠江軍曾與滿洲軍協力擊破奉天之俄軍，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五日，始編入滿洲軍總司令部之隸下。又對於進入北韓之俄軍，以後備諸隊增派元山，八月八日，在元山附近有小戰鬥，俄兵退據咸興，日軍再增兵力，於九月十五日將俄軍擊走，十月，日方軍政命令，已將布得告於咸鏡道全境喪失，十一月三十日，以步兵上校池田正介爲咸鏡道諸隊之司令官，日方大本營，一九〇五年一月，欲將咸鏡道之俄軍，擊攘於圖門江以北，一月二十七日，又編成後備第二師，以後備步兵第三、第三十二、第四十七團爲後備步兵第十七旅，在此期間，駐屯咸鏡道之後備步兵第十七旅之部隊，一月二十二日，因北青之俄軍退出城津，旋亦撤退，故於二月上旬，以一支隊派至北青及洪原，鎮撫民心，並任警戒搜索。

日軍司令官長谷川上將，欲將北韓日之佔領地域，擴張至城津附近，因使鏡起之諸隊，向城津附近進發，該隊未與俄軍遭遇，於二月二十七日前，到達該地，警戒北方，而後備第一師之第一次

輸送部隊，自三月一日起，已在城津開始上陸，當時在威鏡道俄軍主力，駐屯鏡城。

在此之前，日方本營，曾編成一軍與海軍協力略取海參威及其附近之提議，因月初，雖擬將後備第二師之殘餘，派至北韓，然因當時俄方第一太平洋艦隊，（即波羅的海艦隊之東航者，）已到新嘉坡附近，故而中止，後察俄艦尚無出航之狀況，又因烏蘇里方面之俄軍，似已南進，故決以師之殘餘部隊，迅速渡韓，四月二十七日，已逐次到達元山上陸，軍司令官使該部遂自五月十五至二十一日，在城津附近集結，師長三好中將，二十日，到達城津北方廳溟驛，兵站機關，亦繼之到達，六月上旬，已完成前進備。

在此期間，鏡城附近之俄軍，尙無增加兵力之徵候，且因日方艦隊，已將俄方艦隊殲滅，故軍司令官以師之前進，不生危險，故命後備第二師，蔣佔領地域，向鏡城附近擴張，如於十日開始前進，十九日，佔領鏡城，在此期間，後備第十六旅，（由鴨綠江軍轉屬，）由安東縣經海道，於廿日到達元山，旋由陸路向鏡城前進，當時對於北韓之俄軍，計有集威哥薩克騎兵旅，（約有十四連，騎砲七門，）及其支援之東徂兵二團，砲兵二連，威駐黑龍江，富居，茂山。會黨間之地區，此等諸隊，於七月七日，改稱韓國支隊，以阿利西處夫少將指揮之，其任務在妨害日軍之前進，而永遠領有北韓之地，至不得已時，則向諾阿基耶斯或斯拉屋養卡退却，日軍若在其背

隊上陸，則速向渾春退却。

日軍後備第二師長，七月中旬因察俄軍兵方，有逐漸增加之象徵，故於二十四、五兩日，佔領富寧北方之線，爾後，因天雨，河水漲溢，交通斷絕，祇得暫停現狀，雖督勵各部隊努力恢復交通，至八月下旬，仍未復舊，八月二十六日，師長聞軍司令官有應速佔領富寧之意圖，遂決定俟河川可以渡涉時，即向會寧進發，並使富居方面之部隊，掩護師之右側，三十一日，以主方向會寧方向前進，九月一日，即將佔領會寧南方昌斗嶺附近陣地之俄軍向北方擊退，日軍追擊，俄軍則作步步防戰，三日，日軍擬佔領會寧東南高地，然因大雨如注，未能前進，故而中止戰鬥，在此期間，俄軍已向北方退却，該師因交通斷絕，暫在會寧南方宿營，俟交通恢復，再行前進，在此休戰期間，已將爾後前進之準備，整頓完畢。

第五章 戰役之終局並結果

第一節 戰役之終局

本戰役開始以來，日方陸海軍戰無不勝，尤以一九〇五年三月奉天之大勝，次為同年五月日本海海戰之大捷時，於是美方出而調和，六月十日，美將此意旨勸告日本當時，日方滿洲軍已將北進準備，整理完畢，但滿韓之地，既歸日方，而制海權亦全在日方掌握，日方戰爭之目的既達，故

政府應其勸告，八月九日，日俄全權委員，於朴次茅斯會見，二十九日，媾和條約協定終了，九月一日，休戰議定書，互相蓋印，由是滿洲軍即自九月十六日，正午，實施休戰，惟北韓方面，因雙方佔領地域之協定未妥，故尙未至休戰。

海軍於九月十七日，在羅津浦港外，雙方會商劃定中立地帶。

十月十六日，公佈媾和條約，此爲一九〇四年三月以來經二十個月之大戰役於斯終局媾和條約之主要條項如左。

- 一、俄國認承日本在韓國政事，軍事，及經濟上，有卓絕之利益。
- 二、俄國在一定期限內，由滿洲全部撤兵。
- 三、俄國得中國之承諾，將遼東租借權讓與日本。
- 四、俄國將長春（寬城子）旅順口間之鐵道，及其附屬之一切權利，財產，且得中國之承諾，後無條件讓與日本。
- 五、俄國將庫頁島南部，讓與日本。

第二節 戰役之結果

本戰役日本之消費及主要之喪失者大概如左

一、人員——約十二萬。

死亡及免除兵役者，約十一萬八千人。

其他。 約二千人。

二、馬匹。 二萬八千三百五十頭。

三、艦船。 九十一隻。

軍艦。 十二隻。

水雷艇、假裝砲艦、閉塞船、二十五隻。

運送船、其他五十四艘。

四、臨時軍事費。 約十五億二千三百二十一萬四千二百〇九元。

陸軍。 約十二億八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三十三元。

海軍。 約二億三千九百九十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元。

俄國之消費喪失，雖然不詳，然其喪失人員，約十一萬五千，軍事費似不在二十億八千萬元以下，主要之俘虜及兵器艦船之數如左。

一、俘虜。 七萬九千四百五十四人，（內准尉以上者，二千二百三十六人。）

二、鹵獲馬匹。 三千九百八十三頭。

三、軍旗。 三面。

四、火砲。 九百五十七門

五、步騎槍。 十四萬九百〇四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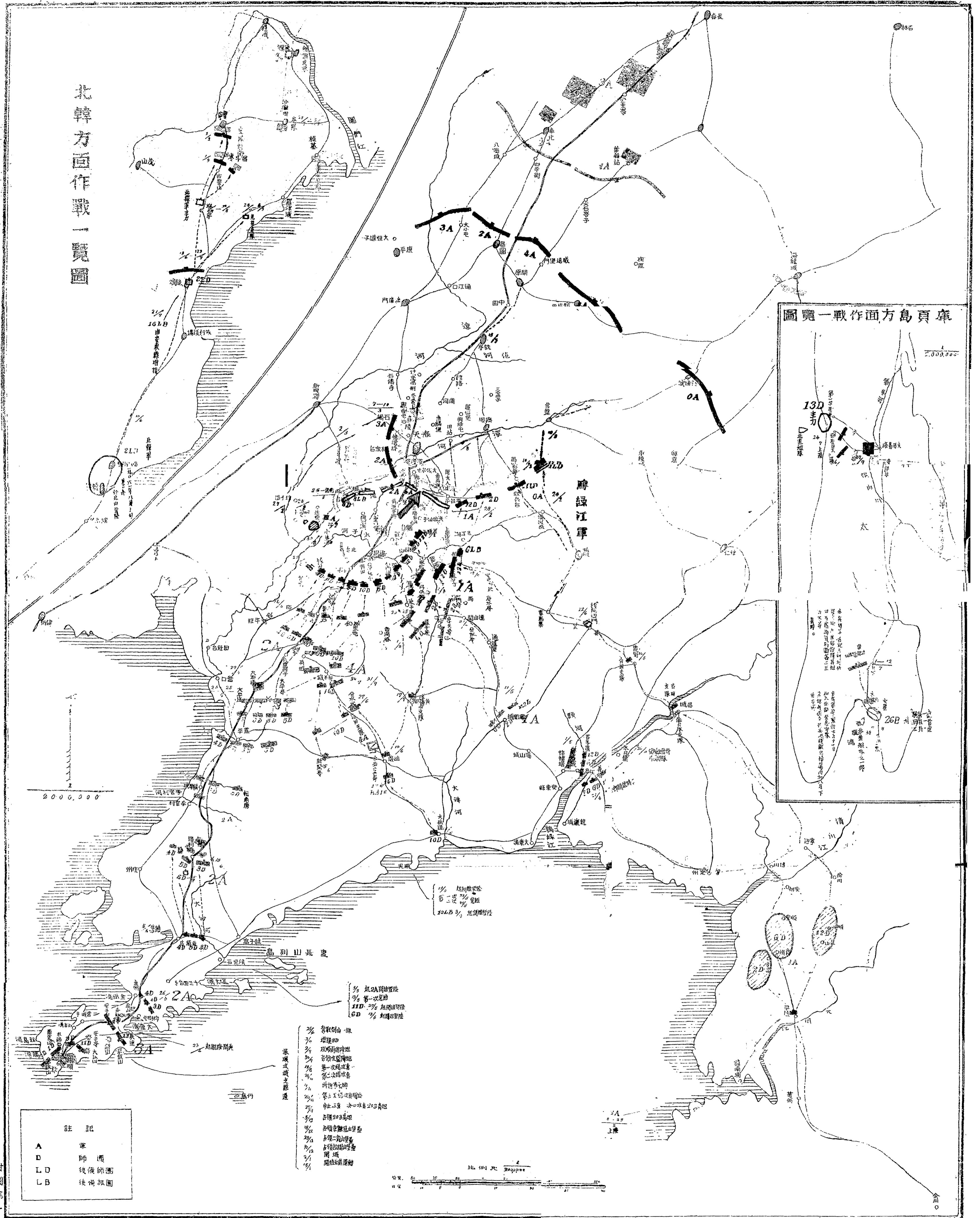
六、擊沈或鹵獲之艦船，九十八隻。

七、扣留或解除武裝之軍艦，七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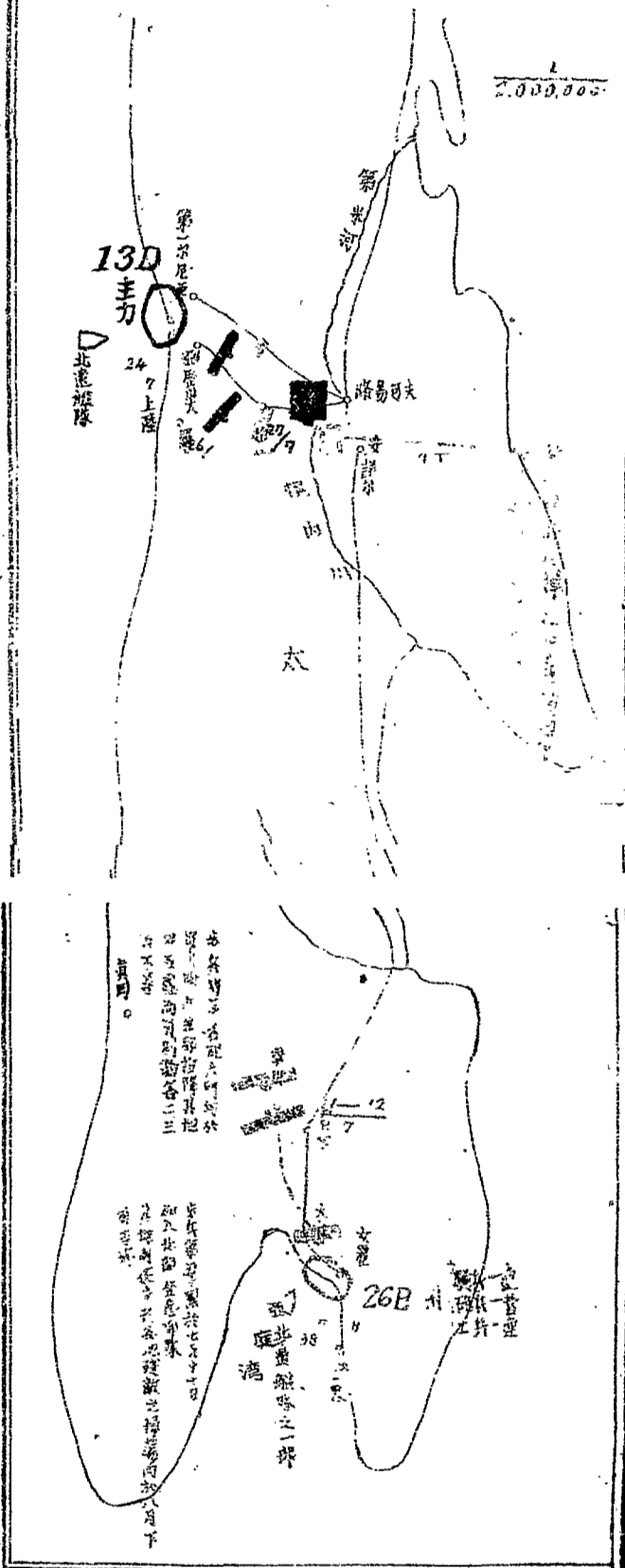
其鹵獲之武器、彈藥、器具、材料及船艦等，當時爲日方利用者，其數甚多，本戰役於一九〇四二月，由仁川之海戰開端，至靈（一九〇五）年十月，恢復和平，計經過十閱月，陸軍作戰之地域，北起韓國北部，南迄滿洲南部，此外，則波及庫頁島，海軍則遍及日本海黃海全部，並中國海阿塞克海及太平洋之一部。

日俄戰役作戰一覽圖

北韓方面作戰一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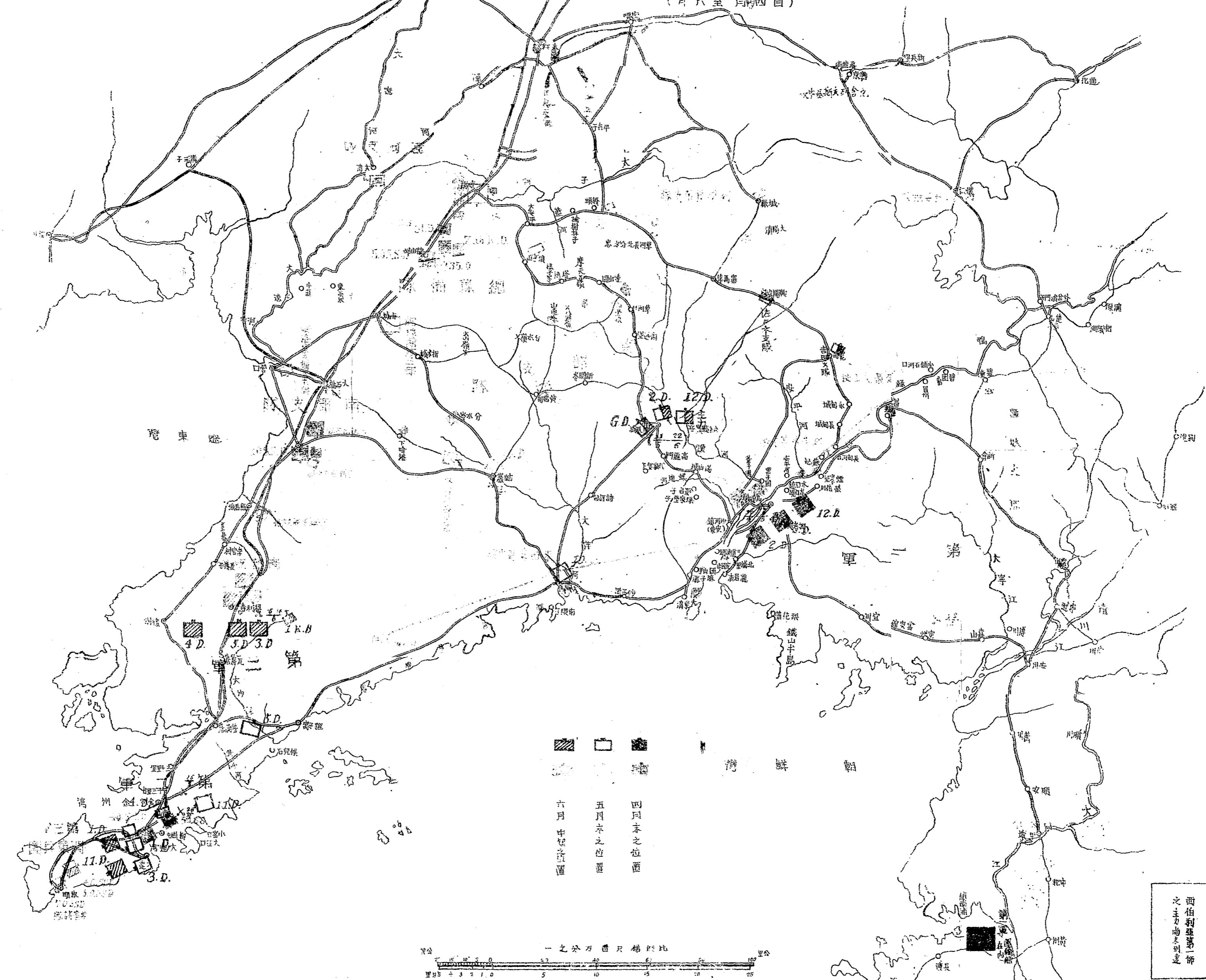


北韓方面作戰一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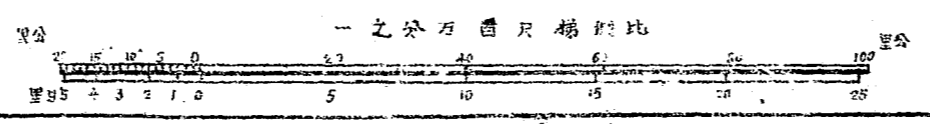


日俄兩軍之配置

(自四月至六月)



四月末之位置
 五月末之位置
 六月中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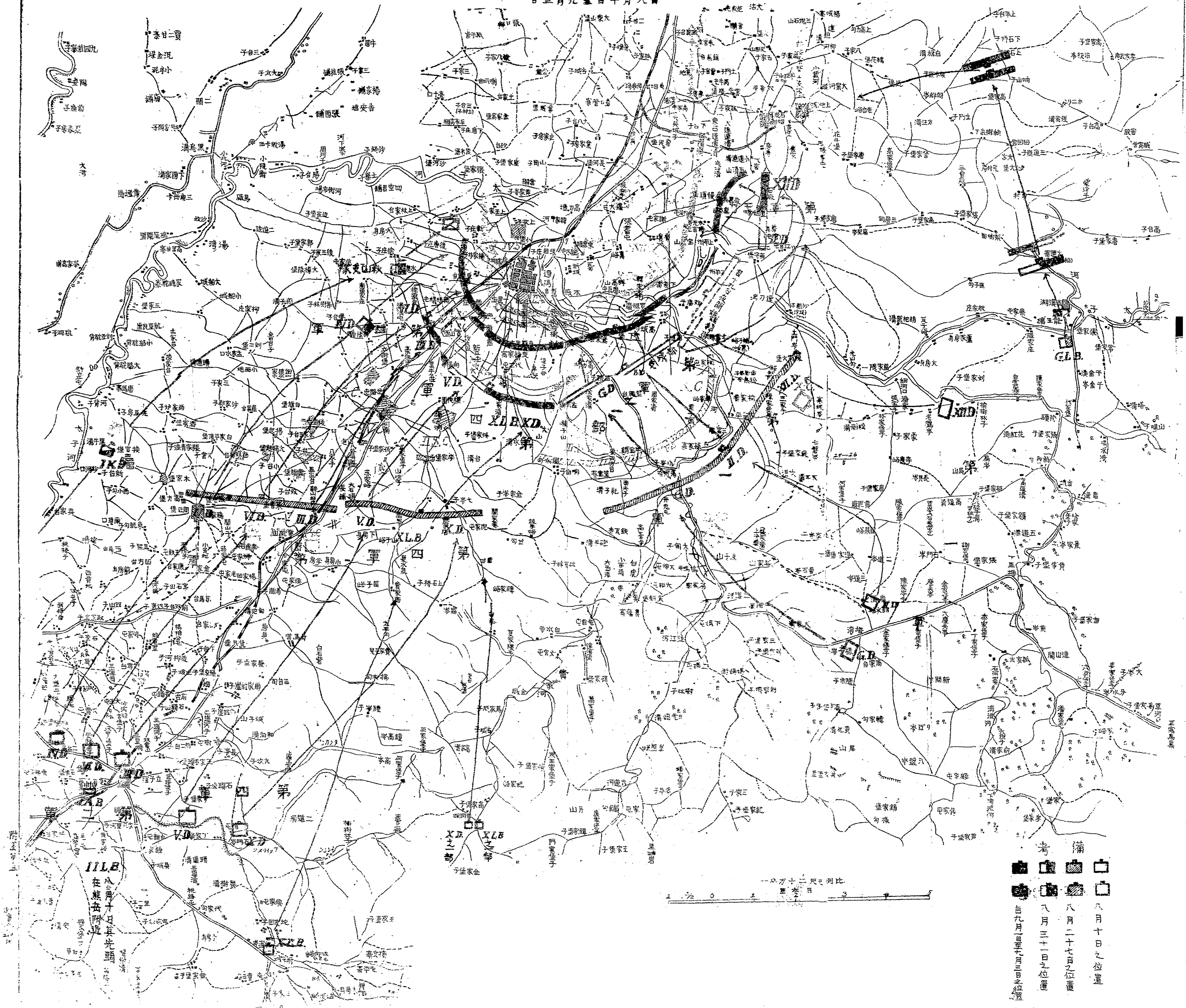
西伯利亞第一師
之主力尚未到達

附圖第一

傳 廣 益 錄

遠陽會戰作戰經過圖覽一覽

日三月九日十月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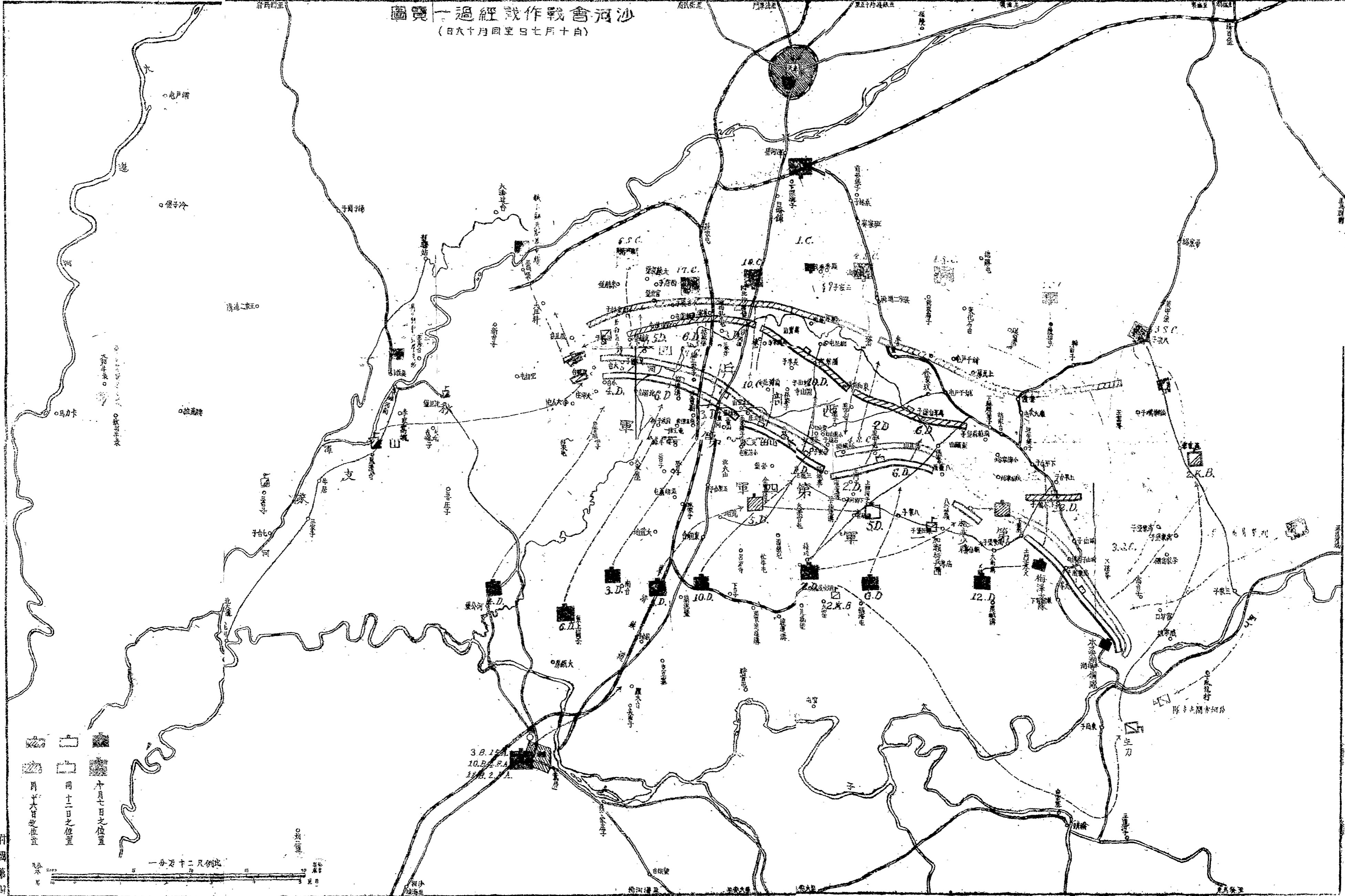


備考
八月十日之位置
八月二十七日之位置
九月三十一日之位置

一〇方十二尺之比例
1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1LB
在能去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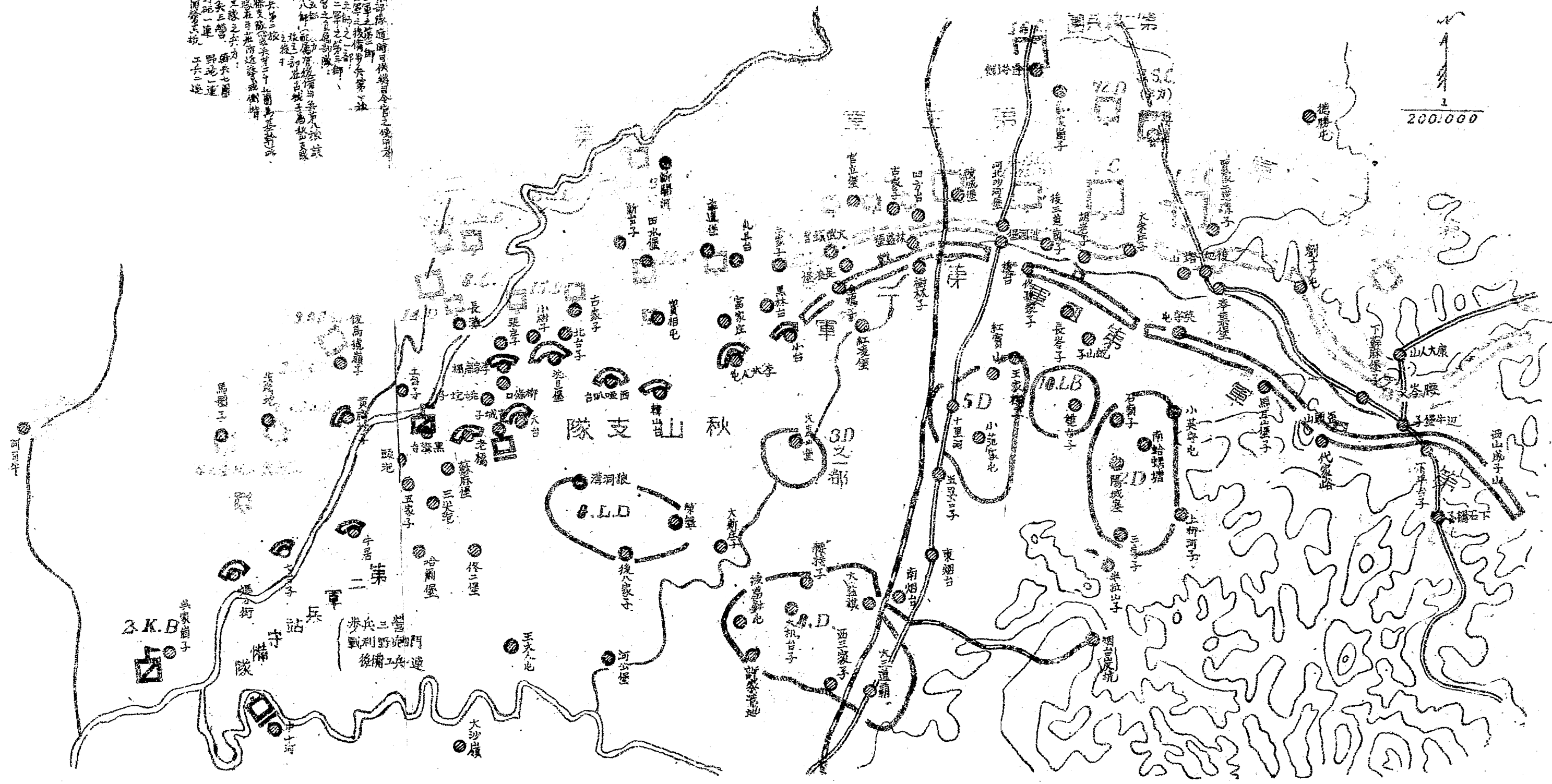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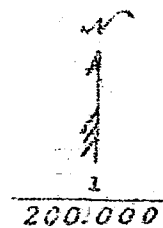
圖覽一過經戰作戰會河沙
(日九月十月至日七月十月)



十月七日之位置
 十月十二日之位置
 十月十六日之位置

一分五十二尺比例

黑溝臺會戰前沙河方面日軍之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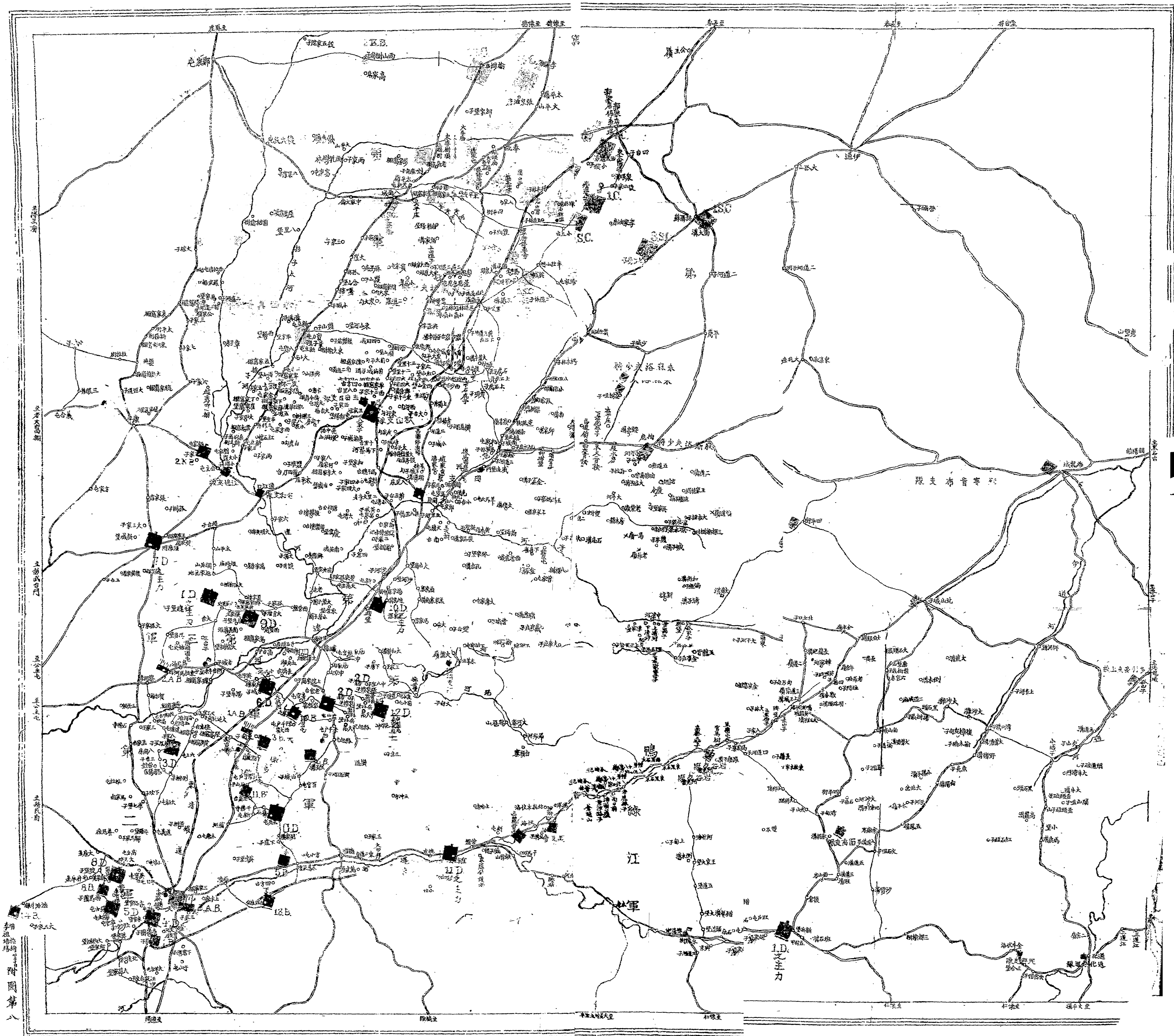


備考
 一、第一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二、第二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三、第三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四、第四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五、第五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六、第六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七、第七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八、第八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九、第九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第十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一、第十一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二、第十二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三、第十三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四、第十四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五、第十五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六、第十六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七、第十七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八、第十八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十九、第十九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二十、第二十師團司令部之使用

野戰圖

日俄兩軍之配置

四月三十日



一公里 一英里

圖第八

57
152915
(2)